通考

自九十七至百二

十九

112
100
19

イ12
100
19

昌平坂學問所

文獻通考卷之九十七

宋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明蘄陽馮天馭應鳳校刊

宗廟考　祭祀時享

漢惠帝時叔孫通曰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熟可獻遂獻宗廟諸果之獻由此興

孝景帝元年詔高廟酎張晏曰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酎侯廟中出金助祭所謂酎金也師古曰酎三重釀醇酒也故以薦宗廟酎直救反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孟康曰武德高祖所作也文始舞舞也五行周舞也武德者其舞人執干戎文始舞執羽籥五行舞冠冕衣服法五行色見禮樂志孝惠廟酎奏文始五行之舞惟孝文廟爲昭德之舞

武帝元鼎五年九月列侯坐獻黃金酎祭宗廟不如法奪爵者百六人如淳曰漢儀註諸侯王歲以戶口酎黃金於漢廟皇帝臨受獻金金少火不如斤兩色惡王削縣侯免國

宣帝本始二年尊孝武廟爲世宗廟奏盛文始五行之舞

漢時宗廟在郡國者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六十八者郡國之廟之數百六十七者宗立廟并爲百七十六又園中各有寢便殿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廟歲二十五祠如淳曰月祭朔望如臘爲二十五晉灼曰漢儀註宗廟一歲十二祠五月嘗麥六月七月三伏立秋貙婁又嘗粢八月先夕饋殮皆一太牢酎祭用九太牢十月嘗稻又飲蒸二太牢十一月嘗十二月臘二太牢又每月一太牢如閒加一祀與此上十二爲二十五祠師古曰晉說是也便殿歲四祠又曰一游衣冠而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孝文太后孝昭太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各有寢園與諸帝合凡三十所一歲祠上食一萬四千四百五十五用衛士四萬五千一百二十九人祝宰樂人萬二千一百四十七人養犧牲卒不在數中至元帝時貢禹奏言古者天子七廟今孝惠皇孝景廟皆親盡宜毀及郡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天子是其議未及施行而禹卒永光四年乃下詔罷郡國廟詳見宗廟門

既罷郡國廟議者又以爲清廟之詩言文神之禮無不清靜今衣冠出游有車騎之衆風雨之氣非所謂清靜也祭不欲數數則瀆瀆則不敬宜復古禮四時祭於廟諸寢園日月間祀皆可勿復修上亦不改也

漢舊儀宗廟入月飲酎用九太牢皇帝侍祠　寢廟月一太牢四上食　十二月一太牢餽食與閏月十三　常祠正月嘗薤又嘗羔　六月嘗黍　七月歲事　八月嘗酎特牛九月嘗鴈　十月嘗稻　十一月歲事又塞禱　凡正祠一歲十二祠有閏加一祠皆用太牢月游衣冠以廟餽事之曰歲凡十二祠立秋貙婁又嘗麻八月先夕餽食皆一太牢皇帝會諸侯酎金廟中以上計儀設九賓陪位它祠無有　十月嘗稻又飲蒸二太牢　十一月嘗文臧未詳　十二月臘二太牢　十二月擊牛飲酎無飯故先夕

餽飯文帝所加以正月日作酒八月成名曰酎　酒園廟一歲四祠皆太牢七月歲事　十二月歲事臘以亥日初歲椒酒凡四祠皆太牢凡一歲大祠五十二小祠十一百八月酎車駕夕牲牛以繡衣之皇帝親牲以鑑燧取水於月以火燧取火於日爲明水火左袒以水沃牛右肩手執鸞刀以切牛毛血薦之而即更衣中侍上熟行禮齋日四法食丈二尺拒按以陳三十六肉六氣穀飯賛饗一人秩六百石主賛天子太祝令主薦酒太宰令主饌陳太常主道賛丞舉廟中非法八月諸侯王酎金助祭以九太牢用豚八百枚鉶羹三百鷄鳧鴈魚皆千枚賜中都官吏卒以下廟旁牛四十頭助供樂用三千四百二十八人祠立九旗於庭下功臣四十人食堂下西階南凡上堂後上房中婦子祠用禾梭長八尺廣八寸深四十凡八十一祭御僕滕公祭於廟門外塾上

用壺酒四脛骨藥西廂歌奉海龜龍舞武德文始五行永光四年御史大夫貢禹奏罷祖宗皇后位坐獨祭皇帝而已

漢興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大祝迎神于廟門奏嘉至（許訓曰嘉善也善神之至）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門奏永至以爲行步之節猶古采薺肆夏也乾豆上奏登歌（乾豆脯也獨上之屬）獨上歌不以筦弦亂人聲欲在位者徧聞之猶古清廟之歌也登歌再洛下奏休成之樂（服虔曰叔孫通所奏作也）美神明既享也皇帝就酒東箱坐定美禮已成也又有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高帝姬也姓唐山）周有房中樂至秦名曰壽人凡樂樂其所生禮不忘本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至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簫筦更名曰安世樂

安世房中歌十七章

大孝備矣一章八句　七始華始一章八句
我定歷數一章八句　玉侯秉德一章七句
海內有姦一章八句　大海蕩蕩三章六句
安其所一章八句　豐草葽一章八句
靁震震一章十句　都荔遂芳一章十句
桂華一章十句　美芳一章八句
嘉薦芳矣一章八句　皇皇鴻明一章六句
浚則師德一章四句　孤客之常一章八句
承帝明德一章八句

光武建武二年立高廟于洛陽四時祫祀高祖爲太祖文帝爲太宗武帝爲世宗如舊餘帝四時春以正月夏以四月秋以七月冬以十月及臘一歲五祠

十九年詔曰以宗廟處所未定且祫祭高廟其成哀平且祠祭長安故高廟其南陽舂陵歲時各且因故園廟祭祀園廟去太宇治所遠者在所令長行太守事侍祠於是雒陽高廟四時加祭孝宣孝元凡五帝其西廟成哀平三帝主四時祭於故高廟東廟京兆尹侍祠冠衣車服如太常祠陵廟之禮南頓君以上至節侯皆就園廟在所郡縣侍祠

東漢制正月上丁祠南郊禮畢次北郊明堂高廟世祖廟謂之五供安帝即位竇太后猶臨朝七年正月初入太廟齋七日庚戌謁宗廟率命婦羣妾相禮儀與皇帝交獻親薦成禮而還因下詔曰凡供薦新味多非其節或鬱養強熟或穿掘萌芽味無所至而夭折生長豈所以順時育物乎自今當奉祠陵廟及給御者皆須時乃上凡所省二十三種本紀永初五年劉珍言皇太后宜入廟與陛下交獻祭于公卿僉如珍言六年正月皇太后親祭于宗廟與皇帝交獻大臣命婦相禮儀

靈帝時京都四時所祭高廟五主世祖廟七主成帝三陵追后

三陵用牲用十八太牢

魏文帝黃初二年以洛京宗廟未成乃祠武帝於建始殿親執饋奠如家人禮

高堂隆云按舊典天子諸侯月有祭事其孟則四時之祭也三牲黍稷時物咸備其仲月季月皆薦新之祭也大夫以上將之以羔或加以犬而已不備三牲也士以豚庶人則唯其時宜魚鴈可也皆有黍稷禮器曰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太牢而祭不必有餘羔豚則薦新之禮也太牢則時祭之禮也詩云四月其蚤獻羔祭韭周之四月則夏之二月也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開冰季春之月天子始乘舟薦鮪仲夏之月天子乃嘗魚咸薦之寢廟此則仲月季月薦新之禮也（鄭譙周禮祭集想曰天子之廟始祖及高曾祖考皆門朝北薦以像平生朔食地謂之月祭二祧之廟無月祭也凡五穀新熟珍物新成天子以薦宗廟礼未嘗不敢食新孝敬之道也其月朝薦及鵝薦薦新皆黃無以故羣廟皆一廟之間盡卑）

晉孝武帝太元十六年改作太廟遷神主于行廟設脯醢之奠及新廟成神主還室又設脯醢之奠（餘見禘祫門）

晉祠廟夕牲歌一首　祠廟迎送神歌一首

祠征西將軍登歌一首　祠豫章府君登歌一首

祠潁川府君登歌一首　祠京兆府君登歌一首

祠宣皇帝登歌一首　祠景皇帝登歌一首

祠文皇帝登歌一首　祠廟饗神歌二首

宋四時祭祀將祭必先夕牲皇帝散齋七日致齋三日百官掌事者亦如之致齋之日御太極殿幄坐著絳紗袍黑介幘通天金博山冠祠之日車駕出百官應齋從駕留守填先置者各依宣攝從事上水一刻皇帝著平冕龍衮服升金根車到廟北門理禮謁者各引太樂令太常光祿勳三公等皆入在位皇帝降車入廟脫舄盥及洗爵訖升殿初獻奠爵樂奏大祝令跪讀祝

文訖進奠神座前皇帝還本位博士引太尉亞獻訖謁者又引
光祿勳終獻皇帝不親祠則三公行事而太尉初獻太常亞獻
光祿勳終獻
齊武帝永明九年詔太廟四時之祭薦宣皇帝起麪餅鴨臛孝
皇后筍鴨卵高皇帝肉膾葅羹昭皇后茗糊炙魚皆所嗜也先
時帝夢太祖謂已宋氏諸帝常在太廟從我求食可別爲吾致
祠乃命豫章王妃庾氏四時祠二帝二后於清溪故宅牲服章
皆如家人禮
司馬氏曰昔臣到嗜芰屈建去之以爲不可以私欲干國
之典況子爲天子而以庶人之禮祭其父違禮甚矣衛成
公欲祀相甯武子猶非之而況降祀祖考於私室使庶婦
尸之乎
帝制春祠夏礿秋嘗冬烝并臘一歲凡五謂之時祭

都令史王景之列自江左以郊廟祭祀帝已入齋百姓尚哭
以爲乖禮修之等奏案禮國門在皐門外今之籬門是也今
古殊制若禁凶服不得入籬門爲太遠宜以六門爲斷詔曰
六門之內士庶甚多四時烝嘗俱斷其哭若有死者棺器須
來既許其大而不許其細也致齋日宜去廟二百步斷哭四
年何修之議案禮未祭一日大宗伯省牲鑊祭日之晨君親
牽牲麗碑後代有冒暗之防而人主猶必親奉故有夕牲之
禮頃代人君不復躬牽相承冊陽尹牽牲於占無取宜依以
未祭一日之暮太常省牲視鑊祭日之晨使太尉牽牲出入
也少牢饋食殺牲於廟門外今儀註詣廚烹牲謂宜依舊帝
可其奏修之又曰鄭玄云天子諸侯之祭禮先有祼尸之事
乃迎牲今儀註乃至薦熟畢太祝方執珪瓚祼地違謬若斯
又近代人君不復躬行祼禮太尉既攝位寔宜親執其事而

越使甲賤太祝甚垂舊典愚謂祭日之晨宜使太尉先行祼
獻乃後迎牲帝曰祼尸本使神有所附今既無尸祼將安設
修之曰如馬鄭之意祼雖獻尸而義在求神今雖無尸求神
之義恐不可闕帝曰此本因尸以祀神今若無尸則宜立寄
求之所祼義乃定修之曰祭統云獻之屬莫重於祼今既存
尸卒食之獻則祼鬯之求實不可闕又送神更祼經記無文
宜依禮革奏未報而修之卒後明山賓復申其理帝曰修之
既不復存宜從其議也自是始使太尉代太祝行祼而又牽
牲太常任昉又以未明九刻呈牲加又太尉祼酒三刻施饌
間中五刻行儀不辨近者臨祭從事實以二更至未明三刻
方辨明山賓議謂九刻已疑太早況二更非復祭旦帝曰夜
半子時即是晨始宜取三更省牲餘依儀註又有司以爲三
牲或離杙依制埋瘞猪羊死則不埋請議其制司馬聚等議

以爲牲死則埋必在滌矣謂三牲在滌死悉宜埋帝從之五
年明山賓議樽彝之制祭圖雖有三樽一曰象樽周樽也二
曰山罍夏樽也三曰著樽殷樽也徒有彝名竟無其器直酌
象樽之酒以爲珪瓚之實竊尋祼重於獻不容共樽宜循彝
器以備大典案禮器有六彝春祠夏礿祼用雞彝鳥彝王以
珪瓚礿祼后以璋瓚亞祼故春夏兩祭俱用三彝今古禮殊
無復亞祼止循其二春夏雞彝秋冬斝彝庶禮物備也帝曰
雞是金禽亦主巽位但金火相伏用之通夏於義爲疑山賓
曰臣愚管不奉明詔則終年垂舛按鳥彝是南方之物則主
火位木生於火宜以鳥彝春夏兼用帝從之七年舍人周捨
以禮玉輅以祀金輅以賓則祭日應乘玉輅詔下其議左
丞孔休原議玉輅既有明文而儀註金輅當由宋齊垂謬宜
依捨議帝從之

天監十六年詔曰天神無常饗饗于克誠所以西鄰礿祭寔受其福宗廟祭祀猶有牲牢無益至誠有累冥道自今四時丞嘗外可量代八座議以大脯代一元大武八座又奏既停牢殺無復省牲之事請立省饌儀其衆官陪列並同省牲帝從之十月詔曰今雖無復牲腥猶有脯脩之類卽之幽明義爲未盡可更詳定悉薦時蔬左丞司馬筠等參議大餅代大脯餘悉用蔬菜帝從之又舍人朱异議二廟祀相承止有一鉶羹蓋祭祀之禮應有兩羹相承止於一鉶卽禮爲乖請加麥油蓴羹一鉶帝從之於是起至敬殿景陽臺立七廟座月中再設淨饌自是訖於臺城破諸廟遂不血食

陳制一歲五祠謂春夏秋冬臘也每祭共以太牢始祖以三牲首餘唯骨體而已

後魏孝文皇帝太和六年十一月將親祀七廟有司依禮具儀於是羣官議曰昔有虞親虔祖考來格殷宗躬謁介福攸降大魏七廟之祭依先朝舊事多不親謁今陛下孝誠發中思親執祀稽合古義禮之常典臣等謹案舊章并採漢魏故事撰祭服冠履牲牢之具罍洗簠簋俎豆之器百官助祭位次樂官節奏之引升降進退之法別集爲親拜之儀制可於是帝乃親祭其後四時常祀皆親之十六年詔曰夫四時享祀人子常道然祭薦之禮貴賤不同故有邑之君祭以首時無田之士薦以仲月況七廟之重而用中節者哉自頃烝嘗之禮頗違舊義今將仰遵遠式以此孟月特禴於太廟但朝典初改衆務殷湊無遑齋絜遂及於今又接神饗祖必須擇日今禮律未宣有司或不知此可勑太常令尅日以聞

又詔罷寒食饗

致堂胡氏曰四時之祀天子用孟月禮之正也若寒食其

始既不出於先王其節或跨乎仲季非天子之所宜行也
苟以爲祖宗常行有其舉之莫敢廢也盍亦擇禮之中否
而行之歟寒食之祀始於晉人思介之推之焚死爲之不
火食然則有天下國家者以是日祀其祖考可謂不經之
禮雖祖考行之而未暇革今而革之去非以從是何不可
之有魏孝文斷然行之不謬者卓矣

北齊制春祠夏禴秋嘗冬烝皆以孟月凡四祭每祭室一太牢
武成帝始以皇后亞獻河清中定令四時祭廟及元日廟庭並
設庭燎二所

後周之制其四時祭各於其廟亦以皇后亞獻其儀與北齊同
所異者皇后亞獻訖后又薦加豆之籩其實菱芡芹葅兎醢冢
宰終獻訖皇后親徹豆降還板位然後太祝徹焉

隋四時之祭各以太牢四時薦新於太廟有司行事而不出神
主附祫之禮並奄時享

唐四時各以孟月享太廟室各用一太牢若品物時新堪進御
者有司先送太常令尚食相知簡擇務令潔淨仍以滋味與新
物相宜者配之太常卿及少卿一人奉薦太廟（卿及少卿有故則差五品以上攝行事不出神主仲春薦氷亦如之）

玄宗開元十五年勑享宗廟差左右丞相尚書嗣王郡王攝三
公行事若人數不足通取諸司三品已上長官自餘祭享差諸
司長官及五品以下清官

二十三年令今後有大祭宜差丞相特進少保少傅尚書賓客
御史大夫攝行

二十五年勑太廟每至五饗之日應攝三公令中書門下及丞
相師傅尚書御史大夫嗣王郡王中棟擇德望高者通攝餘司
在不差限

二十七年制宗廟致敬必先於如在神人所依無取於非族其應太廟五享宜於宗子及嗣郡王中揀擇有德望者令攝三公行事其異姓官更不差攝

二十三年正月敕文宗廟致享務在豐潔禮經沿革必本人情遵豆之薦或未能備宜令禮官學士詳議具奏太常卿韋縉奏宗廟之奠每座籩豆各加十二又酒爵制度全小僅無一合執特甚難請稍令廣大付尚書省集衆官詳議兵部侍郎張均等議曰案舊制一升曰爵五升曰散禮器稱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此明貴小賤大示之節儉豈可捨先王之遺法徇一時之所尚廢棄禮經以從流俗裂冠毀冕將安用之太子賓客崔沔議曰祭禮之興肇於太古人所飲食必先嚴獻未有火化茹毛飲血則有毛血之薦未有麴糵污樽杯飲則有玄酒之奠施及後王禮物漸備作爲酒醴伏其犧牲以致馨香以極豐潔故有三牲八簋之盛五齊九獻之殷然以神道至玄可存而不能測也祭禮至敬可備而不可廢也是以毛血脂燭玄鐏犧象靡不畢登於明薦矣然而薦貴於新味不尚褻雖則備物猶存節制故禮云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備物之情也又曰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以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此節制之文也鉶俎籩豆簠簋罇罍實皆周人之時饌也其用通於讌享賓客而周公制禮咸與毛血玄酒同薦於先晉中郎盧諶近古知禮者也著家祭禮皆晉時常食不復純用舊文然則當時飲食不可闕於祀祭明矣是變禮文而通其情也我國家由禮立訓因時制範考圖史於前典稽周漢之舊儀清廟時享禮饌畢陳用周制也而古式存焉園寢上食時膳具設遵漢法也而珍味及焉職貢來祭致遠物也有新必薦順時令也苑囿之內躬稼所收蒐狩之時親發所中莫不

割鮮擇美薦而後食盡誠敬也若此至矣復何加焉但當申勑祭如神在無或簡忽增勗虔誠其進珍羞或時鮮美考諸祠典有所漏略皆詳擇名目編諸甲令因宜而薦以類相從則新鮮肥膿盡在是矣不必加於籩豆之數也至於祭器隨物所宜故大羹古食也盛於甕甕古器也和羹時饌也盛於鉶鉶時器也亦有古饌而盛於時器故毛血盛於盤玄酒盛於罇未有薦時饌而追用古器者古質而今文便於事也雖加籩豆十二未足以盡天下美物而措諸清廟有兼倍之名近於侈矣又據漢書藝文志墨家之流出於清廟是以貴儉由此觀之清廟之不尚於奢舊矣太常所請恐未可行又稱酒爵全小須加廣大竊據禮文有以小爲貴者獻以爵貴其小也小不及制敬而非禮是有司之失其傳也固可隨失釐正無待議而後革未知今制何所依准請兼詳令式據文而行止日享祀實思豐潔不膺法制者亦不可用於是更令太常量加品味章紹又請每室加籩豆各六每四時異品以當時新果及珍羞同薦制可之又酌獻酒爵上令用藥汁一升合於古義而多少適中自是常依行焉

二十四年勑宗廟祭享籩豆宜加麞鹿鶉兎野雞等料夏秋供腊春冬供鮮仍令所司祭前十日具數申省准料令殿中供送

天寶三載詔頃四時有事于太廟兩京同日告享雖卜吉辰俱遵上日而義深如在禮或有乖自今以後兩京宜各別擇吉日告享

五載詔祭神如在傳諸古訓以多爲貴著自禮經膟膋之儀蓋昔賢之尚質甘旨之品亦孝子之盡誠既切因心方資變禮其以後享太廟宜料外每室加常食一牙盤仍令所司務盡豐潔

貞元九年太常博士韋彤裴堪等議曰謹按禮經前代故事

宗廟無朔望祭食之儀園寢則有朔望上食之禮國家自正

觀至開元修定禮令皆遵舊典至天寶十一年三月初別令
尚食朔望進食於太廟自太廟已下每室奠饗其進奠之禮
內宮主之在臣禮司並無著令或云當時祀官王璵不本禮
意妄推緣生之義請用宴私之饌此則可薦於寢宮而不可
瀆於太廟一時之制久未變更至今論禮者貶王璵之議伏
奉今月八日進止其朔望進食令宗正與太常計會辦集者
謹按禮祭統云夫祭者非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也怵而
奉之以禮由是牲牢有定制籩豆有定數罄天生地長之物
極昆蟲草木之異可薦者莫不咸在先王以此饗宗廟交神
明全孝敬也若生之食飲膳羞八珍百品可嗜之饌隨好所
遷美脆旨甘皆爲褻味先王以此宴賓客接人情示慈惠也
則知薦饗宴會於文已殊聖人別之以異爲敬今若以熟食
薦太廟恐違禮本又祭義曰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
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是故約知孟嘗感時致饗此聖人備
就之中制也今園寢每月二祭不爲疏也太廟每歲五享不
爲數也則人臣執事在疏數之間得盡其忠也若令生牢俎
豆之司更備膳羞盤盂之饌朔日月半將以爲常環四時之
中雜五享之禮爲數既甚黷亦隨之雖曰不然臣不信也夫
聖王之制必師於古訓不敢以孝思之極而過於禮不敢以
肴膳之多而褻於味伏願陛下遵開元萬代之則省天寶權
宜之制園寢之上得極珍羞宗廟之中請依正禮臣等忝司
禮職敢罄愚衷上令宣示宰臣等曰此禮已經先帝所定朕
未敢遽有改移待更商量期於允當至元和十四年太常丞
王涇上疏請去太廟上食曰伏以太廟之享籩豆牲牢三代
之通禮是貴誠之義園寢之奠改用常饌秦漢之權制乃食
味之道也今朔望上食於陵寢循秦漢故事斯爲可矣若朔

望上食於太廟豈非用常褻味而貴多品乎且非禮所謂至
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況祭器不設俎豆祭官不命三公執
事者唯宮闈令與宗正卿而已謂之上食可也安得以爲祭
乎且時饗于太廟有司攝事祝文曰孝曾孫皇帝臣某謹遣
太尉臣名敢昭告于高祖神堯皇帝祖妣太穆皇后竇氏時
惟孟春永懷罔極謹以一元太武柔毛剛鬣明粢薌合薌萁
嘉蔬嘉薦醴齊敬脩時饗以申追慕尚享此祝詞也前饗七
日質明太尉誓百官於尚書省曰某月某日時享于太廟各
揚其職不供其事國有常刑凡倍饗之官散齋四日致齋三
日然後乃可以爲祭也宗廟之禮非敢擅議雖有知者其誰
敢言故六十餘年行之不廢今聖朝以弓矢既櫜禮樂爲大
故下百僚使得詳議臣等以爲貞觀開元禮並無太廟上食
之禮以禮斷情罷之可也至若陵寢上食採國語禮記曰祭

月祭之詞因秦漢之制循而存之以廣孝道也如此則經義
可據故事不遺大禮既明永息異論中書舍人武儒衡議曰
臣謹按開元禮太廟九室每年惟五饗六告祭用牲牢俎豆
而已劉歆祭議曰大禘則終王壇墠則歲貢二祧則時享曾
高則月祀祖禰則日祭國語云王者日祭月享類歲祀此則
往古之明徵國朝之顯據蓋日祭者薦新也言物有可薦則
薦之不必卜擇時也故叔孫通云古有嘗果今櫻桃方熟可
以爲獻由是惠帝取以薦宗廟是不卜日矣當叔孫通之言
且曰有嘗果足明古禮非漢制也月享者告朔也論語子貢
欲去告朔之餼羊孔子以爲不可則告朔必具牲牢明矣春
秋又譏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此則月祭殷周已降皆有之
也薦園寢者始於秦代漢氏因之而又改人君三年之制以
日易月喪紀既已二十七月而除則朔望奠酹不復親執故

既葬之後移之園陵又諸陵祠殿月遊衣冠取象平生務從
豐潔所以陵寢朔望上食與太廟日祭月享本旨不同今王
涇所引太廟同日時設祭以爲越禮臣竊謂王涇但宜論太
廟陵寢朔望奠祭可廢之旨不當以用日時爲議何者漢宗
廟園陵一百六十七所郡國祠祝豈不與宗廟同日同時者
乎在禮既祭於室又繹於祊蓋廣乎求神者也則宗廟陵寢
嘗祠同時理固無害又韓皐引漢官儀古不墓祭臣據周禮
冢人之職凡祭墓則爲之尸古亦墓祭但與漢家陵寢不同
耳安得謂之無哉臣以爲陵廟近也親親也朔望奠獻尚潔
務豐宜備常膳以廣孝也宗廟遠也尊尊也禘祫時享告朔
薦新宜崇古制以正禮也唯太廟望祭無所本據蓋異時有
司因陵寢有朔祭望祭以爲宗廟亦合行之不知宗廟朔祭
乃告朔也臣以爲宜罷此耳事竟不行

九載制曰承前有事宗廟皆稱告享茲乃臨下之辭頗虧尊上
之義靜言斯稱殊未爲允自今以後每親告獻太清太微宮改
爲朝獻有司行事爲薦獻親告享廟改爲朝享有司行事爲薦
享親巡陵改爲朝拜有司行事爲拜陵應緣諸事告宗廟者並
改爲奏其郊天后土及諸祝文云敢昭告者並改爲敢昭薦乾封
元年詔曰每惟宗廟至敬虔誠祼享而二等一奠惟有未安思
革舊章用崇嚴配自今以後宗廟薦享爵及簠簋鐏鉶各宜別
奠其餘牢饌並依恒典貞元九年十二月九日詔太廟有物至
廟行禮不得施裨至敬之所自合履地而行南郊亦宜准此

唐諸帝親饗廟

太宗二貞觀元年正月十日親謁太廟謝承乾之過十七年四
月十一日親謁太廟

蘇冕曰貞觀六年監察御史馬周上言陛下踐祚以來宗
廟之饗未曾親事遂使大唐一代之史不書皇帝入廟之
事將何以貽厥孫謀垂則末葉且三年已親饗廟矣未知
何事致此不同

高宗四 永徽三年正月十八日 乾封元年四月八日
總章元年十二月十九日 儀鳳二年正月十四日
中宗一 神龍元年十一月六日
睿宗一 景雲三年正月一日
玄宗七 先天元年十月四日 開元六年十月六日
十七年十一月四日 天寶元年二月十八日
十年正月九日
六年正月十七日
十三年二月八日
肅宗二 乾元元年四月十三日 元年建子月二十九日
代宗一 廣德二年二月二十七日
德宗四 建中元年正月四日 貞元元年十一月十日
六年十一月七日 九年十一月九日
憲宗一 元和二年正月
穆宗一 長慶元年十月
敬宗一 寶曆元年正月
文宗一 大和三年十一月
武宗二 會昌元年正月 五年正月
宣宗一 大中七年正月
懿宗二 咸通元年十一月
僖宗一 乾符二年十一月
昭宗二 龍紀元年十一月 天復元年四月
開元禮皇帝時享於太廟儀 凡乙歲五享謂四孟月及臘宗廟三年一祫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及諸享攝事並附

齋戒

前享有司卜日如常儀皇帝散齋四日於別殿致齋三日於太極殿服通天冠絳紗袍結珮並如圓丘儀應享官齋具序例儀祫禘儀同

陳設

前享三日尚舍直長施大次廟東門之外道北南向尚舍奉御鋪御座行宮設文武侍臣次於大次之後文官在左武官在右

俱南向設諸享官次於齋坊之內（攝事右校清掃內外守宮設享官公卿以下次於齋坊）九廟子孫於齋坊內近南西向北上文官九品以上於齋坊之南東方南方朝集使於文官之南東方南方蕃客又於其南俱每等異位重行西向北上介公酅公於廟西門之外近南武官七品以上於介公酅公之南西方北方朝集使於武官之南西方北方蕃客又於其南俱每等異位重行東向北上（其褒聖侯於文官三品之下諸州使人分方各於朝集使之後攝事無大次及九廟子孫以下）

前享二日太樂令設宮懸之樂於廟庭如圓丘儀（所異者樹路鼓及設歌鐘）

（歌鐘於廟堂上前）右校清掃內外

前享一日奉禮設御位於廟東陛東南西向（攝事御位下放此）設享官公卿位於東門之內道南執事者位於其後每等異位俱重行西向以北為上（攝則公卿位於道南執事位於道南設御史位於廟堂之下一位於西南東向一位於東北西向令史各陪其後設奉禮位於樂

懸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面設協律郎位（於廟堂之前極之間近西東向設太樂令位於北懸之南北向設從享之官位九廟子孫於享官公卿之南昭穆異位（雖有貴者以齒）文官九品以上位於子孫之南東方南方朝集使於文官之南東方南方蕃客又於其南俱每等異位重行西面北上介公酅公位於西門之內道南武官九品以上於介公酅公之南少西當文官西方北方朝集使於武官之南西方北方蕃客又於其南俱每等異位重行東面北上（其褒聖侯於文官三品之下諸州使人分方各位於朝集使之後）設門外位享官公卿以下皆於東門之外道南每等異位重行北面西上子孫之位於享官公卿之東少南文官九品以上於子孫之東東方西方朝集使於文官之東東方南方蕃客又於其東俱每等異位重行北面西上設介公酅公位於西門之外道南武官九品以上於介公酅公之西少南西方北方朝集使於武官

之西西方北方蕃客又於其西俱每等異位重行北面東上其寮聖医於文官三品之下諸州使人分方位於朝集使之後攝無九廟子孫以下至此儀

設牲榜於東門之外當門西向以南爲上設廩犧令位於牲西南史陪其後俱北向設太祝位於牲東各當牲後祝使各陪其後俱西向設太常卿省牲位於牲前近北又設御史位於太常卿之西俱南向設罇彝之位於廟堂之前楹間各於室戶之左北向春夏每室雞彝一鳥彝一犧尊一象罇二山罍二秋冬每室斝彝一黃彝一著罇一壺罇二山罍二皆加勺冪凡宗廟冪皆以黼

皆西上各有坫焉

祫享設樽彝於廟堂上下每座斝彝一黃彝一犧罇二象樽二著樽二山罍二在堂上皆於神座之左鬱鬯太祖高祖高宗樽彝在戶外南向其壺樽二太祫二山罍四在堂下階間北向西上禘享則雞彝鳥彝餘同祫享

設簠簋鉶籩豆之位於廟堂上俱東側皆之北每座四簠居前四簋次之次以六鉶次以六鉶籩豆爲後每座異之祫禘攝之簠簋甗鉶與正數半之

皆以南爲上屈陳而下

設御洗於東陛東南亞獻之洗又於東南俱北向罍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篚實以生蘋巾爵執罇罍篚冪者各位於罇罍篚冪之後祫禘儀享日未明五刻太廟令服其服布昭穆之座於戶外自西序以東皇入代祖獻祖宣帝皇六代祖太祖景皇帝皇高祖高祖神堯皇帝皇祖高宗天皇大帝座皆北面南面皇七代祖懿祖光皇帝皇五代祖元皇帝皇曾祖太宗文武聖皇帝皇伯考中宗孝和皇帝皇考睿宗大聖真皇帝座於南廂北向每座皆設黼扆莞席紛純藻席畫純次席黼純左右几

省牲器

省牲之日午後十刻廟所禁斷行人太廟令整拂神幄祝史各取毛血每座共實一豆祝史又洗肝於爨鼎又取膟膋共實一豆俱置饌所餘並如圓丘儀膟膋腸間脂祫禘祝史洗肝於爨鼎餘並同圓丘儀

鑾駕出宮

前出宮三日本司宣攝內外各供其職守宮設從享官五品以上次於承天門東西朝堂如常儀○前二日太樂令設宮懸之樂於殿庭如常儀駕出懸而不作享日未明七刻搥一鼓爲一嚴三嚴時節

稱享爲異耳

前一上侍中奏哉 侍中奏開宮殿門及城門餘並與圓丘儀同唯祭官

晨祼

享日未明四刻諸享官各服其服太廟令良醞令各帥其屬入實罇罍雞彝斝彝及犧尊壺尊之上樽皆實以明水山罍之上象尊壺樽實以玄酒鳥彝黃彝實以鬱鬯犧樽者罇實以醴齊山罍實以玄酒黃彝實以鬱鬯犧尊實以沈齊上樽皆實明水山罍上尊實以玄酒黃彝實以鬱鬯犧尊實以沈齊象尊實以醴齊者樽實以沈齊山罍實以清酒 太官令帥進饌者以醍齊太樽則實以沈齊壺樽則實以清酒實諸籩豆簠簋未明三刻奉禮帥贊引引御史博士太廟令史太祝宮闈令及令史祝史與執罇罍篚冪者入自東門當階間重行北面西向立定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 凡奉禮有詞贊者皆承傳御史以下皆再拜訖執罇罍篚冪者各就位贊引引御史詣太祝詣東陛升堂行掃除於上令史祝史行掃除訖引就位 祫祫則令帥其屬陳瑞物於廟庭大階之西上瑞爲前中下祖次及伐國所得寶器上自先後亦然俱藉以席攝事不陳瑞物寶器 未明二刻贊引引太廟令太祝宮闈令詣東陛升堂詣獻祖室入開增室太祝宮闈令奉出神主置於座 祫祫則未明二刻陳腰輿於東陛之東每室各二皆西面北上立定贊引引太廟令太祝宮闈令帥內外執事者以腰輿自東陛升詣獻祖室入開增室太祝宮闈令奉出神主各置於輿出詣座前奉神座次奉出懿祖以下如獻祖儀 訖以次奉出太祖次奉出代祖次奉出高祖次奉出太宗次奉出高宗次奉出中宗次奉出睿宗神主置於座如獻祖之儀 皇祖妣以下神主皆宮闈令奉出俱並而處右 訖引太廟令以下降還本位 攝事贊引各引享官俱就門外位無駕將至下至從享官位儀也 駕將至謁者贊引享官通事舍人分引九廟子孫從享羣官諸方客使先至者俱就門外位駕至大次門外輅右侍中進當鑾駕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請降輅俛伏興還侍位皇帝降輅乘輿之大次繖扇華蓋侍衛如常儀太廟令以祝版奉御署訖近臣奉出太廟令受各奠於坫通事舍人引文武五品以上從享之官皆就門外位太

樂令帥工人二舞入就位文舞入陳於懸內武舞立於懸南道西其升堂座者皆脫舄於下降納如常謁者引司空入就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司空再拜訖謁者引司空詣東陛升堂行掃除於上降行樂懸於下訖引復位礿司空行樂懸通事舍人謁者贊引各引享官及九廟子孫從享羣官諸侯客使入就位攝事無九廟子孫以下至皇帝再拜儀但享官再拜耳皇帝停次半刻頃太常博士引太常卿立於大次門外當門北向侍中版奏外辦皇帝出次華蓋侍衛如常儀侍中負寶陪從如式博士引太常卿太常卿引皇帝凡太常卿前導皆博士先引至廟門外殿中監進鎮珪皇帝執鎮珪華蓋仗衛停於門外近侍者從入如常皇帝至版位西向立每立定太常卿與博士退位於左太常卿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奏禮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其先拜者不拜太常卿前奏攝事謁者進太尉之左白請行事凡攝事皆太尉初獻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協律郎跪俛伏舉麾凡取物者皆跪俛伏而取以興奠物則奠訖俛伏而後興鼓柷奏永和之樂乃以黃鐘爲宮大呂爲角大簇爲徵應鐘爲羽作文舞之舞樂舞九成黃鐘三奏大呂太簇應鐘各再奏偃麾鼓樂止凡樂皆協律郎舉麾工鼓柷而後作偃麾戛敔而後止太常卿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奉禮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太常卿引皇帝詣罍洗太和之樂作皇帝每行皆如常樂皇帝至罍洗樂止侍中跪取匜興沃水又侍中跪取盤興承水皇帝搢鎮珪凡受物則搢珪奠訖執珪俛伏興皇帝盥手黃門侍郎跪取巾於篚興進皇帝帨手訖黃門侍郎受巾跪奠於篚黃門侍郎又取瓚於篚興進皇帝受瓚侍中酌罍水又侍中奉盤皇帝拭瓚訖侍中奠盤匜黃門侍郎受巾奠於篚皆如常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升自阼階樂止侍中中書令以下及左右侍衛量人從升以下皆如之攝事皆太尉升陛盥洗酌獻太常卿引皇帝詣獻祖罇彝所執罇者舉冪侍中贊酌鬱鬯訖登歌肅和之樂以圜鐘之均自後登歌皆歌圜鐘太常卿引皇帝入詣獻祖神座前北向跪以鬯

祼地奠之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出戶（設備火退攝事同）北向再拜訖
太常卿引皇帝次祼懿祖次祼太祖次祼代祖次祼高祖次祼
太宗次祼高宗次祼中宗次祼睿宗並如上儀訖登歌止太常
卿引皇帝樂作皇帝降自阼階還版位西向立樂止初羣官拜
訖祝史各奉毛血及肝膋之豆於東門外齋郎奉爐炭蕭稷黍
各立於肝膋之後於登歌止祝史奉毛血肝膋與奉爐炭蕭稷
黍者以次入自正門升自太階諸太祝各迎取毛血肝膋於階
上俱入奠於神座前祝史退立於罇所齋郎奉爐炭皆置於室
戶外之左其蕭稷黍各置於爐炭下降自阼階以出諸太祝俱
取肝出戶燔於爐炭還罇所

饋食

皇帝既升祼太官令出帥進饋者奉饌陳於東門之外重行西
向以南爲上謁者引司徒出詣饌所司徒奉獻祖之俎皇帝既

至位樂止太官令引饌入自正門俎初入門雍和之樂作以無
射之均（自後接神之樂堂下皆奏無射）饌至太階樂止祝史俱進徹毛血之豆（乃升簋簠既奠却其蓋於下）設訖謁者引司徒以下降自阼階復位諸太祝
降自阼階以出饌升諸太祝迎引於階上各設於神前（罇豆蓋冪先徹）
各取蕭稷黍濡於脂燔於爐炭還罇所太常卿引皇帝詣罍洗
樂作皇帝至罍洗樂止皇帝盥手洗爵侍中黃門侍郎贊洗如
晨祼之儀訖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升自阼階訖樂止太常
卿引皇帝詣獻祖罇彝所執罇者舉冪侍郎贊酌醴齊訖光大
之舞作太常卿引皇帝入詣獻祖神座前北向跪奠爵少東俛
伏興太常卿又引皇帝出取爵於坫酌醴齊訖太常卿又引入
詣神座前北面跪奠爵少西興太常卿引皇帝出戶北面立樂
止（祫享樂終入節止諸座皆然）太祝持版進於室戶外之右東面跪讀祝文
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孝曾孫開元神武皇帝諱敢昭告于

獻祖宣皇帝攝事云謹遣太尉封臣名下倣此祖妣宣莊皇后張氏氣序流邁時惟孟春孟夏孟秋永懷罔極伏增遠感謹以一元大武柔毛剛鬣明粢薌合薌萁嘉蔬嘉薦醴齊恭修時享以申追慕尚饗讀訖興以下諸室祝文義亟同祫禘祝云敬受環周歲序云及永懷追慕伏增遠感謹以一元太武柔毛剛鬣明粢薌合薌萁嘉蔬嘉薦及齊肅雍明獻恭備祫享祭字並同祫享祝云祇薦神事太祖以下並倣臣皇帝再拜訖又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入奠版於神座出還罇所皇帝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詣懿祖罇彝所執罇者舉冪攝事太尉詣罇彝所取爵於坫執罇者舉冪太尉酌醴齊他放此侍中取爵於坫進皇帝受爵侍中贊酌醴齊訖長發之舞作太常卿引皇帝入詣懿祖神座前北向跪奠爵少東俛伏興太常卿又引皇帝出取爵於坫酌醴齊訖太常卿引皇帝入詣神座前北面跪奠爵少西興太常卿引皇帝出戶北向立樂止太祝持版進於戶之右東向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孝曾孫開元神武皇帝諱敢昭告于懿祖光皇帝祖妣光懿皇后賈氏讀祝文訖奠版於神座出還罇所皇帝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詣懿祖罇彝所如上儀太政之舞作祝文曰孝曾孫開元神武皇帝臣諱敢昭告于太祖罇彝所如上儀次代祖大成之舞作祝文曰孝曾孫開元神武皇帝諱敢昭告于代祖元皇帝祖妣元貞皇后獨孤氏獻訖太常卿引皇帝詣罇彝所皇帝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詣高祖罇彝所如上儀太明之舞作祝文曰孝曾孫開元神武皇帝臣諱敢昭告于皇高祖神堯皇帝祖妣大穆后竇氏訖次太常卿引皇帝詣太宗罇所如上儀崇德之舞作祝曰孝曾孫開元神武皇帝臣諱敢昭告于皇曾祖太宗文武聖皇帝皇曾祖妣文德聖皇后長孫氏訖次太常卿引皇帝詣高宗罇彝所如上儀鈞天之舞作祝文曰孝孫開元神武皇帝臣諱敢昭告于皇祖考高宗天皇大帝皇祖妣大聖天后武氏訖次太

常卿引皇帝詣中宗罇彝所如上儀酌醴齊文和之舞作祝文曰孝姪開元神武皇帝臣諱敢昭告于皇伯考中宗孝和皇帝和思皇后趙氏訖次太常卿引皇帝詣睿宗罇彝所如上儀景雲之舞作祝文曰孝子開元神武皇帝臣諱敢昭告于皇考睿宗大聖真皇帝皇妣昭成皇后竇氏訖興皇帝再拜訖又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入奠版於神座出還罇所皇帝拜訖曲終樂止太常卿引皇帝詣東序西向立壽和之樂作　皇帝獻訖謁者引司徒詣東階升立於楹間北面東上皇帝獻訖諸太祝各以爵酌上罇福酒合置一爵一太祝持爵授侍中侍中受北向進皇帝再拜受爵跪祭酒啐酒奠爵俛伏興諸太祝各帥齋郎持俎進太祝各帥齋郎持俎進太祝減神座前三牲胙肉各取前脚第二骨加於俎又於籩豆取稷黍還罇所以胙肉各置一俎上以飯共置一籩以飯授司徒司徒奉進皇帝受以授左右太祝又以胙肉授司徒司徒授俎以次進皇帝每受以授左右謁者引司徒降復位皇帝跪取爵遂飲卒爵侍中進受虛爵以授太祝太祝受爵復於坫皇帝俛伏興再拜樂止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降自阼階還版位西向立樂止文舞出鼓祝作舒和之樂出訖戛敔樂止武入鼓祝作豨之樂立定戛敔戛敔樂止初皇帝將復位謁者引太尉升自阼階攝事則太尉將復位謁者引太常以下倣此詣獻祖罇彝所執罇者舉冪太尉酌盎齊武舞作謁者引太尉入詣獻祖神座前北向跪奠爵少東興謁者引太尉出戶北向再拜謁者又引太尉取爵於坫酌盎齊訖謁者引入詣神座前北向跪奠爵少西訖興謁者引太尉出戶北向再拜諸者引大尉次詣懿祖罇彝所取爵於坫執罇者舉冪太尉酌盎齊謁者引太尉入詣懿祖神座前北向跪奠爵少東興謁者引太尉出戶北向再拜謁者又引太尉取爵於坫酌盎齊訖謁者引入詣神

座前北向跪奠爵少西訖興謁者引太尉出戶北向再拜訖謁者引太尉次獻太祖次獻代祖次獻高祖次獻太宗次獻高宗次獻中宗次獻睿宗並如上儀訖謁者引太尉詣東序西向立諸太祝各以爵酌罍福酒合置一爵一太祝持爵進太尉之左北向立太尉再拜受爵跪祭酒遂飲卒爵太祝進受虛爵復於坫太尉興再拜謁者引太尉降復位初太尉獻將畢謁者引光祿卿（攝事同）詣罍洗盥洗升酌盎齊終獻如亞獻之儀訖引光祿卿降復位武舞止登歌作雍和之樂諸太祝各入室徹豆還罇所（獻者篡豆各一少後於故處）登歌止奉禮曰賜胙贊者唱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祀飲福者不拜永和之樂作太常卿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奉禮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樂一成止太常卿前奏禮畢太常卿引皇帝還大次樂作皇帝出門樂止殿中監受鎮珪華蓋衛如常儀通事舍人謁者贊引各引享官及九廟子孫從享羣官諸方客使以次出贊引御史太祝以下俱復執事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御史以下皆再拜贊引引出工人二舞以次出太廟令與太祝宮闈令納神主如常儀其祝版燔於齋坊

薦新於太廟儀

薦新之日太廟令帥齋郎灑掃廟之內外太官先饌所薦之物于神廚（若有酒者顧司設導坫罍洗如式）謁者引太常卿入立於東門之內道北面向謁者贊引稱再拜太常卿再拜進饌者奉饌入自正門升自太階各詣於神座前（簠豆蓋器徹之如式）訖降自東階以出謁者引太常卿升自東階詣獻祖室（前盥洗酌獻訖再拜又再拜無酒即俱再拜）訖謁者引太常卿復位謁者贊拜訖謁者引出

薦新物

冬魚蕨筍蒲白韭堇小豆豌豆襄荷菱仁　薑菱索春酒桑落

酒竹根黃米糯米粱米稷米茄子甘蔗芋子雞頭仁苜蓿蔓菁
胡瓜冬瓜瓠子春魚水蘇枸杞芙蓉子藕大麥麪瓜油麻麥子
椿頭蓮子栗冰甘子李櫻桃杏林檎橘椹蔗蘿果棗兎脾麞鹿
野雞凡薦新皆所司白時新堪供進者先送太常令尚食相與
簡擇仍以滋味與新物相宜者配之以薦皆如上儀
梁太祖親饗廟二開元三年正月二十二日其年十月三十日
後唐莊宗親饗廟一同光二年正月二十九日
明宗親饗廟一長興元年二月二十九日
周太祖親饗廟一廣順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文獻通考卷之九十八

宋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明蘄陽馮天馭應房校刊

宗廟考 祭祀時享

宋制太廟歲以四孟月及季冬凡五享朔望薦食薦新三年一
祫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
開寶初上親享太廟見所陳籩豆簠簋問曰此何物也左右
以禮器對上曰吾祖宗寧識亟命徹去進常膳如平生既而
曰古禮不可廢也命復設之於是判太常寺和峴言按唐天
寶中享太廟禮料外每室加常食一牙盤五代以來遂廢其
禮今請如唐故事乃詔別設牙盤食禘祫時享皆用之
太宗端拱二年七月詔以今年八月二十四日親享太廟會有
彗出東井詔罷其禮

仁宗慶曆時四孟臘時享太廟攝事用羊豚各二祈報象尊一別廟增黃彝壺尊二親享則加犢

三年御史蔡襄言周制四時享親之禮有九今寺觀則車駕一歲再臨未有薦獻宗廟非奉先教民意帝謂輔臣曰三歲一祠郊廟而奔及天下若歲親行之則人有覬賞之心朕朝夕奉三聖御容於禁中未嘗敢怠也

太廟舊唯薦冰景祐二年趙良規請薦新如通禮宗正寺禮官參定正月韭菘卯二月冰三月筍含桃四月麥瓤五月瓜來禽六月菱芡七月粟稌雞棗梨八月酒稻菱九月小豆蕎麥十月兎栗諸薑十月鴈麞十二月魚增二十六種禮院因奏禮有薦新如朔奠自頃有司言宗廟則后廟可兼遂上前廟帝主薦冰請后主奉慈后廟四時薦新如朔望牙盤食例宗正寺官充攝行禮詔可

神宗元豐三年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所言祠禴烝嘗之名春夏則物未成而祭薄秋冬則物盛而祭備故許慎以品物少文詞多爲祠而王弼以禴爲祭之薄何休謂祈穀成者非一黍先熟可得薦故曰嘗冬萬物畢成所薦衆多故曰烝故禮記以嘗爲大嘗周禮以烝爲大烝孔安國亦以烝嘗爲大享今廟四時雖有薦新而孟享禮料無祠禴烝嘗之別伏請春加韭卵夏加麥魚秋加黍豚冬加稻鴈當饋熟之節薦於神主其籩豆於常數之外別加時物之薦豐約各因其時以應古禮從之

又言薦血之器禮所不載唐崔沔議曰毛血盛於槃宋書志南郊以二陶豆盛毛血開元開寶通禮及今儀註皆以豆盛之禮以豆盛菹醢登盛羹其薦毛血當以槃親享太廟但有三牲骨體俎而無腸胃膚俎不應古義請於三牲骨體俎之外加以牛羊豬胃及豕膚俎各一古者祭祀無迎神送神之

禮其於祭之末皆不拜案少牢饋食禮主人朝服即位于阼階東西面鄭氏曰爲將祭也即不言拜及祝告禮成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南亦不言拜近代事神拜而迎送殊非禮意請改定儀註聖王之事宗廟禮如事生故饌則薦四時之和氣與四海九州之美味貢則陳金璧龜帛以明共天下之財其餘無常必致國之所有以明遠物無不至自秦漢以來奉宗廟者不本先王之經訓有司奉行充其位而已故天下常貢入王府者未嘗陳於太廟良爲闕略請親祠太廟並令戶部陳歲貢以充庭實仍以龜爲前金次之玉帛又次之餘居後

太常禮院言舊儀親祠太廟車駕未至大次太祝宮闈令奉出帝后神主置於座行禮畢已還齋殿方納神主今親祠皇帝至阼階太祝宮闈令始奉神主置於座行禮畢皇帝俟納神主然後降阼階舊八室帝主各以太祝還納其后主止命太廟宮闈令二員恐致遲緩請權差七員同奉從之

詳定禮文所言古者宗廟九獻王及后各四諸臣一自漢以來爲三獻后無入廟之事相循至今若時享則有事於室而無事於堂禘祫則有事於堂而無事於室室中神位不在奧堂上神位不當扆有饋食而無朝踐度今之宜以備古九獻之意請室中設神位于奧東面堂上設神位于戶外之西南面皇帝立于戶內西面祼鬯是爲一獻出戶立于扆前北向行朝踐薦腥之禮是爲再獻皇帝立于戶內西南行饋食薦熟之禮是爲三獻詔並候廟制成取旨又言王制祭宗廟之牛角握周禮小司徒凡小祭祀奉牛牲天子之祭無不用牛者唐郊祀錄稱宗廟社稷等祭悉用太牢今三年親祠而八室共用一犢及祫享盛祭有司攝事而不用太牢則爲非稱

請三年親祠并時享有司攝事太廟每室並用太牢詔親祠
并祫享每室用太牢
又言古者人君臨祭立于阼阼者主階惟人君涖之行事示
繼體祖考親親之義且以尊別於臣庶也今朝享太廟設小
次於殿下褥位之東西向設皇帝版位於廟東階之東南西
向乃是古者大夫士臨祭之位殊失禮義請自今太廟行禮
並設皇帝版位于東階之上西向更不設殿下版位及小次
又曾子問曰歛幣玉藏諸兩階之間聘禮卷幣埋于西階東
舊制宗廟燔其幣未合於禮請凡禮神之幣皆埋之西階東
冊再藏諸有司之匱
五年詔自今太廟祠祭前廟初獻差親王宗室使相節度使郡
主后廟初獻宗室節度觀察留後觀察使歲以序差不赴者罰
餘祠祭敕差行事者准此

六年十一月帝親祠南郊前期三日奉仁宗英宗徽號冊寶于
太廟是日齋于大慶殿翌日薦享于景靈宮禮畢帝服通天冠
絳紗袍乘玉輅至太廟宰臣百僚班迎于廟門侍中跪請降輅
帝却乘輿步入廟趍至齋宮翌日帝服韡袍至大次有司奏中
嚴外辦禮儀使跪奏請行事帝服衮冕以出至東門外殿中監
進大圭帝執以入宮架樂作升東階樂止登歌樂作至位樂止
太祝宮闈令奉諸室神主于座禮儀使贊曰有司謹具請行事
帝再拜詣罍洗登歌樂作降階樂止宮架樂作至南北向樂止
帝搢圭盥帨洗瓚拭瓚訖執圭宮架樂作升堂樂止登歌樂作
殿中監進鎮圭帝搢大圭執鎮圭詣僖祖室樂止登歌奏瑞安
之曲至神座前北向跪奠鎮圭于繅藉執大圭跪三上香執瓚
祼地奠瓚捧幣奠訖執圭俛伏興出戶外北向再拜內侍舉鎮
圭以授殿中監至次室行事皆如前儀帝還位登歌樂作至位

樂止宮架興安之樂作文舞九成止禮部戶部尚書以次官奉
逐室俎豆宮架豐安樂作奠訖樂止帝再詣罍洗登歌樂作降
階樂止宮架樂作至洗南北向立樂止帝搢圭盥帨洗爵拭爵
訖乾圭宮架樂作帝升東階樂止登歌樂作至僖祖室樂止宮
架樂作帝搢圭跪受爵祭酒三奠爵執圭俛伏興出戶外北向
立樂止太祝讀冊文帝再拜詣次室皆如前儀帝還位登歌樂
作至位樂止文舞退武舞進宮架正安之樂作亞獻以次行事
如前儀樂止帝詣飲福位登歌樂作至位樂止宮架僖安樂作
帝再拜搢圭跪受爵祭酒三啐酒奠爵受組奠組受搏黍奠黍
豆再受爵飲福酒訖奠爵執圭俛伏興再拜樂止帝還位登歌
樂作至位樂止太常博士編祭七祀享功臣戶部禮部尚書徹
俎豆登歌豐安樂作徹訖樂止禮直宮曰賜胙行事陪祠官皆
再拜宮架興安樂作一成止太祝宮闈令奉神主入諸祏室禮

儀使跪奏禮畢登歌樂作帝降階樂止宮架樂作出東門殿中
監受大圭歸大次樂止有司奏解嚴轉仗赴南郊自元豐初命
陳襄等詳定郊廟禮文至是始用新儀
七年詔舊制薦新米麥之屬皆取於市今後宜令玉津瓊林宜
春瑞聖諸園及金明池後苑供具其所無者乃索之雜買務
詳定郊廟禮文所言古者薦新于廟之寢無尸不卜日不出
神主奠而不祭近時擇日而薦非也天子諸侯物熟則薦不
以孟仲季爲限月令孟夏薦麥孟秋薦黍季秋薦稻呂氏月
令一歲之間八薦新物開元禮加以五十餘品景祐中禮官
建議以謂呂紀簡而近薄唐令雜而不經於是更定四時所
薦凡二十八物除依詩禮月令外又增多十有七品雖出於
有司一時之議然歲時登薦新物自祖宗行之已久今欲稍
加刊定取其間先王所嘗享用膳羞之物見於經者可依舊

制存之其不經者去之庶幾不失禮意請自今孟春薦韭以卵羞以葶仲春薦冰李春薦笋羞以含桃孟夏以彘嘗麥仲夏嘗雛以黍羞以瓜季夏羞以芡以菱孟秋嘗粟與稷羞以棗仲秋嘗麻嘗稻羞以蒲季秋嘗菽羞以兎以粟孟冬羞以鴈仲冬羞以麋季冬羞以魚今春不薦鮪實爲闕典請季春薦鮪以應經義無則闕之如林檎蕎麥藷蕷之類及季秋嘗酒皆不經見宜刪而去之新物及時出者即日登獻既非正祭則於禮不當十日漢儀嘗韭之屬皆於廟而不在寢故韋玄成傳以爲廟歲二十五祠而薦新在焉自漢至于隋唐因仍其失薦新雖在廟然皆不出神主今出神主則出禮尤甚請依韋彤五禮精義但設神座仍俟廟成薦新于寢庶合典禮詔依所定如鮪魚闕即以鮒鯉代之

八年太常寺言治平四年故事山陵前宗廟輟祭享遇朔望以內臣行薦食之禮俟祔廟畢仍舊今景靈宮神御殿已行上食太廟朔望薦食自當請罷從之

哲宗元祐七年詔太廟復用牙盤食舊制並於禮饌外設常食一牙盤元豐中罷之禮官呂希純嘗建議曰先王之於祭祀皆備上古中古及今世之食所設古器禮饌即上古中古之食也牙盤常食即今世之食也而議者乃以爲宗廟牙盤原於秦漢陵寢上食殊不知三代以來自備古今之食請依祖宗舊制薦一牙盤及是始從希純之議云希純又嘗奏開元開寶禮每廟室薦獻帝后各奠一爵其后爵謂之副爵每堂室只奠一爵帝后共享慢神瀆禮莫此之甚請帝后各奠一爵亦如其儀

徽宗大觀四年議禮局言按太廟儀註春夏用犧尊象尊秋冬用著尊壺尊各二已應周禮司尊彝之義又每享各用大尊二則是以追享朝享之尊施之於禴祠烝嘗矣其爲失禮明甚請

自今四時享太廟不用大尊禮記郊特牲曰灌以圭璋用玉氣也周禮典瑞祼圭有瓚以肆先王說者謂天地有禮神之玉而無鬱鬯宗廟有鬱鬯而無禮神之玉然則宗廟之玉祼圭而已圭瓚之制以圭爲柄其長尺有二寸黃金爲勺青金爲外朱中央其容五升其徑八寸其勺之鼻爲龍首所以出鬱鬯也其槃徑一尺所以承瓚也今親祀太廟以塗金銀瓚有司行事以銅瓚其大小長短之制皆不如禮請改製以應古制

十一月大常光祿寺言禮制局新定太廟陳設之儀盡依周制籩豆各用二十有六簠簋各八以籩二十有六爲四行以右爲上羞籩二爲第一行朝事籩八次之饋食籩八又次之加籩八又次之豆二十有六爲四行以左爲上羞豆二爲第一行朝事豆八次之饋食豆八又次之加豆八又次之簠八爲二行在籩之外簋八爲二行在豆之外籩豆所實之物悉如周禮籩人醢人之制惟簠以稻粱簋以黍稷而芹菹以蓴蚳醢以蜂子代之十二月禮制局言太廟祭器鉶用三登用一竊考鉶與登皆盛羹之器祭祀享牲於鼎升肉於俎其湆芼以醢鹽蔬實之於鉶則謂之鉶羹不致五味實之於登則謂之大羹周官饗人祭祀共大羹鉶羹是也且宗廟之祭用大牢而三鉶實牛羊豕之羹固無可論者至於大羹止設一登以少牢饋食禮考之則少牢者羊豕之牲也佐食羞兩鉶司士進湆二豆三牲之祭鉶既設三則登亦如其數請太廟設三登實牛羊豕之湆以爲太羹明堂亦如之

政和四年比部員外郎何天衢言先王建祭祀之禮必得疏數之中未聞一日並行兩祭者也今太廟薦新有與朔祭同日者夫日祭之禮行於一月之首不可易也若夫薦新則未嘗卜日一月內皆可薦也新物未備猶許次月薦之亦何必同朔祭之

日哉詔薦新與朔祭同日即用次日
高宗建炎二年上幸揚州行南郊禮時太廟神主奉于壽寧寺
前一日上親詣寺行朝享謝禮禮成恭謝如儀時景靈宮神御
奉安于温州乃差官詣温州行禮
三年上幸杭州太廟神主併奉安于温州祭享皆差官攝事以
禮器未備五享權用酒脯行禮太廟朔祭每室例用一羊建炎
初務省約初用酒脯紹興五年復用羊
紹興七年上祀明堂于建康時有徽宗之喪先是太常少卿吳
表臣乞於大祀前二日朝見景靈宮前一日朝享太廟及是援
熈寧元年故事謂是時英宗喪未除不廢景靈宮太廟之禮請
如故事翰林學士朱震以爲不然謂王制喪三年不祭唯天地
社稷得越紼行事監察御史趙渙言非祔以後宗廟常祭皆不
當喪享廟亦有顯據左氏傳曰烝嘗禘於廟閔子問曰

已葬而祭此不當廢也詩頌成王即位諸侯來助祭春秋文公
四年十一月成風薨六年十月猶朝于廟此顯據也疏奏詔侍
從臺諫議吏部尚書孫近等十五人謹按春秋三十三年傳凡
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寢則宗廟四時常祀自當如舊又按景德三年明德
皇后之喪改易而服除真宗遂享太廟合祭天地於圜丘熈寧
元年神宗居諒闇復用景德故事躬行郊廟之禮則是攷古及
今居喪得見宗廟將來明堂大禮已在以日易月服除之後前
一日皇帝合詣太廟朝享從之
禮部太常寺言將來明堂大禮依已降旨前一日朝享太廟檢
照景德熈豐南郊故事皆在諒闇之中當時親行郊禮除郊廟
景靈宮合用樂外所有鹵簿鼓吹及樓前宮架諸軍音樂皆備
而不作其逐處巡警場止鳴金鉦鼓角而已今臣僚欲議罷宗

祀奏樂受胙故事即無去奏樂受胙之文兼祖宗故事三載大
饗明堂蓋亦爲民祈福奏樂受胙合依祖宗累朝已行故事從
之

先是監察御史趙渙言春秋有事于武宮叔弓卒去樂卒事
以鄉佐之喪而猶去樂況天王后之喪而可用備樂乎載祀
既殯既葬而祭五祀則尸入三飯不侑不酢以五祀之祭猶
廢侑酢況宗廟之祭而可享受福釐乎故晉制國有大喪天
地明堂皆去聲樂且不受胙有唐祭日遇忌亦備樂而不奏
此皆得禮之體也陛下雖在喪服而猶宗祀者用王制之言
不敢以卑廢尊也今唯聲樂受胙於未安者蓋拜跪受釐既
爲嘉慶之事而虞祔既畢則廟加先帝之坐陛下薦祼饋奠
進詣徽室必將想像平生悲哀感愴而乃金石絲竹雜然並
奏豈不違神靈之至意而傷陛下之孝心哉將來明堂大禮
前一日乞依列聖故事躬詣宗廟行朝享之禮其奏樂受胙
二事乞寢庶合禮有旨令本部太常寺討論故也

紹興三十年六月時孝宗已即位禮部太常寺言皇帝登極擇日詣太
廟行朝享之禮祭酌紹興十三年親享禮例牲牢禮料酒齊等
並如每歲五享施行從之

淳熙十六年二月光宗受禪詔以四月六日親享太廟

紹熙五年閏十月時寧宗已即位浙東提舉李大性言切觀紹興七年
侍從臺諫禮官詳定明堂典禮其大略云居喪皆得見宗廟近
者合展祀陛下止詣明堂殿然臣之愚切謂與淳熙十五年事
體不同又況漢文以來皆即位而謁廟陛下龍飛已三越月未
嘗一至宗廟行禮鑾輿屢出過太廟門不入探之人情似爲闕
典乞與二三大臣議之早行擇日恭謝太廟少見祗肅宗廟之
意於是詔遵用三年之制其朝謁太廟委有妨礙

明年吏部員外郎李謙言事莫重於登極禮莫急於告廟蓋
即位必告廟示敬親也告廟必於歲首大其事也舜正月上
日受命于文祖禹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皆行告廟之禮也
然禮以變而或殊事隨時而亦異有不可以一例觀者議禮
之家各持一說不致其辨禮意無自而明夫嘉禮之與凶禮
不可以並行舉一必廢一故在禮經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
社稷爲越紼而行事蓋不敢以卑而廢尊也夫天地以尊而
不廢宗廟以親豈獨可廢乎況王制三年不祭之說諸儒之
論亦自不同杜預之說以爲既祔以後宗廟得四時常祭蓋
杜氏之意不以三年不祭宗廟爲是也今姑置常祭之說而
論即位踰年告廟之禮庶幾禮簡而易明虛言無證則論不
定請質事以明之且太甲之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奉嗣
王祗見厥祖百官猶總已以聽冢宰則是太甲居仲壬之喪

而告廟也漢呂后以八年七月即世九月大臣迎立代王元
年十月辛亥文帝即祚謁高廟則是文帝居呂后之喪而告
廟也唐代宗以大曆十四年即世德宗建中元年正月庚午
朝享于太廟其後穆宗長慶之元年敬宗寶曆之元年武宗
會昌之元年懿宗咸通之元年皆以正月朝享于太廟徧觀
歷代之制雖小節不同大槩居喪雖權住祭踰年正月必告
于廟載諸經史可考而知漢昭宣元成哀平六世皆以即位
謁廟不待踰年則失之速唐太宗貞觀三年正月方事于太
廟馬周得以爲言則失之緩皆非禮之正也以歷代之事而
求其當其惟踰年正月告廟乎共惟陛下自登極以來已享
帝矣大行梓宮發引在即來年正月盍行告廟之禮禮官未見
申明者豈非以王制爲據乎切謂即位之後已嘗謁廟國有
大故可以未祭與居喪之後即位未經謁廟者事體不同考

歷代已行之事宜於來年正月一日陛下躬行告廟之禮庶幾立一王之制示萬世之規乞下禮官指定施行詔令禮部太常寺討論聞奏至是禮寺看詳乞俟皇帝從吉日討論典禮施行從之

禮部太常寺修立郊祀大禮前一日朝享太廟行禮儀註

陳設

前享三日儀鸞司設大次於太廟東神門外道北南向小次於阼階東稍南西向又設文武侍臣次於大次之前行事助祭官宗室及有司次於廟之內外設東方南方客使次於文官之後西方北方客使次於武官之後各隨地之宜設饌幔於南神門外每室饌幔各一又設七祀次於殿下橫街之北道西東向又設配享功臣次於殿下橫街之南東西相向每室功臣配享各為一次前享二日宮闈令帥其屬掃除廟之內外開瘞坎於殿西階之東南方深取足容物南出陛大常設七祀燎柴於南神門外光祿牽牲詣所太常陳登歌之樂於殿上前楹間稍南北向設宮架於庭中立舞表於鄧綴之間戶部陳諸宮歲貢於宮架之南神門外隋地之宜東西相向前享一日奉禮郎禮直官設皇帝位版於阼階上飲福位於東序俱西向贊者設亞終獻位於小次南稍東助祭親王宗室使相在其南進幣爵酒官受爵酒官奉幣官薦牛俎官薦羊俎官實鑊水官薦豕俎官增沃鑊水官受幣官盥洗奉爵官奉贊槃官進搏黍官奉冊官七祀獻官在助祭宗室使相之南並西向北上太禮使位於西階之西稍南與亞終獻相對行事光祿卿讀冊官光祿丞功臣獻官在其西太常光祿以下皆稍却執事官位於其後助祭宰臣使相位在大禮使之南執政官在其西又設監察御史位二於西階下俱東向北上奉禮郎太祝太官令於東階下西向北上協律郎位二一於殿上磬簴西北一於宮

架西地俱東向押樂太常丞於登歌樂簴北押樂太常卿宮架之北北向良醞令位於尊彝所俱北向薦香燈官宮闈令於室內北向西上又設助祭文武羣臣宗室位於橫街之南東西相向諸方客位廟門之外隨其方國光祿陳牲於東神門外當門西向以南爲上祝史各位於牲後太常設省牲位於牲西太禮使進幣爵酒官受爵酒官奉幣官盥洗奉爵官奉瓚槃官位於道南北向西上七祀配享功臣獻官在其後監察御史二位在西東向薦牛俎官氓條濯官實鑊水官氓腥熟節官增沃鑊水官押樂太常卿光祿卿讀冊舉冊官太常丞光祿丞奉禮協律郎太祝太官宮闈令位在東西向北上禮部帥其屬設祝冊案於室戶外之右司尊彝帥其屬設幣篚於酌尊所次設籩豆簠簋之位每室左二十有六籩右二十有六豆俱爲四行俎三二在籩前一在豆前又設俎九在豆右爲三重登一在籩豆間鉶三皆有柶在登前簠八簋八在籩豆外三俎間簠在左簋在右設爐炭於室戶外之左稍前設尊彝之位每室罇彝一黃彝一皆有舟著尊二壺尊二皆罍加勺冪爲酌尊太尊二山尊二雲尊二[illegible]加勺冪設而不酌俱北向西上太常設七祀位於殿下橫街之北次內司命戶竈門國門行之南次內韓王趙普濟陽王曹彬位於橫街之南道西東向太師薛居正太師石熙載鄭王潘美位在其西太師李沆太師王旦太師李繼隆位又在其西太師王曾呂夷簡侍中曹瑋位又於其西又設司徒韓琦太師曾公亮位於橫街之南道東西向太師富弼位在其東太師司馬光位又在其東太師韓忠彥位又在其東俱北上皆設神席太廟設神位版於座首司尊彝設祭器每左二籩右二豆俎一在籩豆前簠一簋一在俎前簠在左簋在右爵一次之象尊一在籩前加冪又設俎三於南神門外每室饌幔內設進盤匜帨巾內侍位於皇帝版位之後分左右奉盤者北向奉匜及執巾者南向又設亞終獻盥洗爵洗於其位之北盥洗在東爵洗在西罍在洗東加

勺篚在洗西南肆實以巾若爵洗之篚則又實以爵太官令盥洗於西階下七祀配享功臣獻官盥洗各於神位之前七祀及配享功臣位前盥罍勺篚巾各設於左右執罍篚者位其後享日未行事前宮闈令開室帥其屬整拂神幄如常儀司尊彝入設祭器太府卿帥其屬入陳幣於篚幣以白光禄卿帥其屬入實籩豆簠簋籩四行以右爲上第一行饘餌在前粉餈次之第二行糗在前黄白黑形塩鮑魚鱐次之第三行乾棗在前濕棗濕桃乾桃濕梅乾橑榛實又次之第四行蔆在前芡卓鹿脯次之豆四行以左爲上第一行酏食在前糝食次之第二行韭菹在前醢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茆菹麋臡又次之第三行葵菹在前嬴醢脾析鹿醢蜃蚳醢豚拍魚醢又次之第四行芹菹在前兎醢深蒲醢醓笋菹鴈醢筍菹醞又次之簠簋以稻粱粱在稻前簋實以黍稷稷在黍前登實以大羹鉶實以和羹芼滑大官令帥其屬入實俎邊前之俎爲二重以北爲上第一重實以牛羊七脊在中第二重實以羊腥七體其載如牛豆前之用實以豕腥七體其載如羊豆右之俎九爲三重以北爲上第一重實以牛羊豕首各一第二重實以牛腥牛腥腸胃肺雜在上端刌肺三次之羊腥腸胃肺其載一生一實以豕腥腸三胃三又次之一實以羊腥肺一實以牛熟腸胃肺一實以羊熟腸胃肺一實以豕熟膚其載右腥皆牛在左羊在中豕在右良醞令帥其屬入實彝及尊罍罕彝實以明水黄彝實以鬱鬯著尊二一實以玄酒一實醴齊皇帝酌之壺尊二一實玄酒一實盎齊亞獻酌之太尊二一實泛齊一實醴齊山尊二一實盎齊一實醍齊犧尊二一實沈齊一實事酒象尊二一實昔酒一實清酒並設而不酌凡罍之實各視其尊又實七祀及配享功臣位禮饌每位左二遍桌在前鹿脯次之右二豆籩實以稷簋實以黍爵一象尊一實以清酒太常設燭於神位前設大禮使以下行事乾事官揖位於東神門外如省牲之位設望瘞位於瘞坎之南如省饌之位儀鑾司設冊幄於南神門外隨地之宜前朝享一日學士院以祝冊授通御書訖降赴尚書禮部

車駕詣太廟

前享一日皇帝於景靈宮朝獻畢既還大次禮部郎中奏解嚴
訖皇帝入齋殿文武侍祠行事執事助祭之官（非從駕者）宗室先詣
太廟祠所其日禮直官贊舍人引禮部侍郎詣大次前奏請
中嚴少頃又奏外辦皇帝服袞袍自齋殿詣大次出行門禁衛
諸班親從等諸司祗應人員以下迎駕奏聖躬萬福次知客省
事以下樞密都承旨以下知內侍省以下帶御器械官應奉祗
應通侍大夫以下武功大夫以下及幹辦庫務文臣一班迎駕
奏聖躬萬福俟皇帝即御座從駕宰執使相一班次管軍臣寮
並奏聖躬萬福皇帝乘輿出景靈宮櫺星門將至太廟御史臺
太常寺閤門分引文武侍祠行事執事助祭之官宗室于太廟
櫺星門外立橫班再拜奏迎訖退皇帝乘輿入櫺星門至大次
降輿以入簾降侍衛如常儀宣贊舍人承旨敕羣臣及還次

省牲器

足日未後二刻宮闈令帥其屬掃除廟之內外司尊彝帥執事
者以祭器入設於位凡祭器皆藉以席又加巾蓋太府卿入陳
幣於篚（告絜畢權徽）未後三刻禮直官贊者分引大禮使以下並服
常服詣東神門外省牲位光祿卿丞與執事者牽牲就位禮直
官贊揖贊者引押樂太常卿入行樂架（凡亞終獻行事皆禮直官太常博士引太禮使官皆贊者引次引眡滌濯官及升自西階眡滌濯九行事執事官升降皆自西階內應奉官并執事隨應奉人各隨應奉階升降）次引申視滌濯官申視滌濯
執事者皆舉冪曰絜俱退復位禮直官稍前曰告絜畢請省牲
前引省牲官稍前省牲訖退復位次引光祿卿出班巡牲一匹
西向躬曰充曰備次引光祿丞出班巡牲一匹西向躬曰腯俱
復位禮直官稍前曰省牲訖請就省饌位揖訖引大禮使以下
各就位禮直官贊揖有司省饌俱畢禮直官贊省牲畢揖訖俱
還齋所光祿卿丞及執事者以次牽牲詣廚授太官令次引省

鼎鑊官詣厨省鼎鑊視濯溉次引實鑊水官詣厨實鑊水次引
增沃鑊水官詣厨增沃鑊水協律郎展視樂器乃還齋所晡後
一刻太官令帥宰人以鸞刀割牲祝史各取毛血實於槃又取
膟膋實于登俱置饌所遂烹牲宮闈令帥其屬掃除廟之內外

晨祼

享日丑前五刻行事用丑時十刻宮闈令開室帥其屬掃除禮部奠冊
於案太府卿入陳幣光禄卿入實籩豆簠簋太官令入實俎良
醞令入實彝及尊罍樂工帥工人二舞以次入與執尊罍篚冪
者各就位執事官各入就位次御史臺太常寺閤門官贊舍人
分引文武助祭官及宗廟客使贊者引薦羊俎官以下宗室各
入就位禮直贊者分引大禮使以下行事執事官詣廟東門外
揖位立禮直官贊揖訖先引監察御史按視殿之上下糾察不
如儀者陪階就位次引大禮使以下各入就位皇帝服通天冠

絳紗袍至大次禮儀使樞密院官太常卿閤門官太常博士禮
直官分立於大次外之左右引禮部侍郎詣次前奏請中嚴少
頃又奏外辦符寶郎奉寶陳於宮架之側隨地之宜禮儀使當
次前俛伏跪奏禮儀使臣某言請皇帝行事奏請俛伏興還侍
立禮儀使奏祀儀准此簾捲皇帝服衮冕以出侍衛如常儀禮儀使以下
前導至東神門外跪中監跪進大圭禮儀使奏請執大圭前導
皇帝入自正門侍衛不應入者止於門外協律郎跪俛伏舉麾興工鼓柷宮
架乾安之樂作皇帝升降行止皆奏乾安之樂至阼階下偃麾戛敔樂止升自
阼階大禮使從凡樂皆協律郎跪伏俛舉麾興工鼓柷而後作偃麾戛敔而後止升自阼階皇帝升降大禮使
皆從左右侍衛之宮量人數從之登歌樂作樂止禮儀使以下分左右侍立祀
禮禮儀使樞密院官太常卿閤門官太常博士禮直官前導至位則分立於左右次引奉瓚官升詣僖
祖室神位前西向立奉瓚槃官升詣皇帝版位前西向立奉瓚槃北向
立次引奉神主官詣皇帝版位前俛伏跪奏奉神主奏訖俛伏

興退祠祭官於殿上承傳曰奉神主次引薦香燈官搢笏於祏室內奉帝尊主設於座（奉神主詣神幄內於几後啓匱設于座及以白羅巾覆之執笏退復位）次引宮闈令奉后神主如上儀（以青羅巾覆之）退復位次引奏奉神主官詣皇帝版位前伏跪奏奉神主訖俛伏興退禮儀使前奏有司謹具請行事又奏請再拜皇帝再拜贊曰再拜在位官皆再拜訖次內使各執槃匜帨巾以進宮架樂作禮儀使奏請皇帝搢大圭盥手內侍進槃匜沃水皇帝盥手又奏請帨手內侍進巾皇帝帨手訖又奏請皇帝洗瓚奉瓚槃官進瓚內侍沃水皇帝洗瓚又奉請拭瓚內侍進巾皇帝拭瓚訖樂止又奏請執大圭奉瓚槃官奉瓚槃詣僖祖室尊彝所西向立以瓚泣鬯執彝者舉冪酌醞令酌鬱鬯訖先詣次室尊彝所北向立禮儀使前道登歌樂作皇帝入詣祖室北向立樂止禮儀使奏請搢大圭跪奉瓚槃官奉瓚槃西向以瓚授奉瓚官奉瓚官西向跪以

進禮儀使奏請執瓚（皇帝執瓚以鬯祼地奠瓚官受瓚以授奉瓚槃官奉瓚槃官以槃受瓚訖俱詣次室以俟禮儀使奏請執大圭俛伏興前道皇帝出戶外北向立又奏請再拜訖禮儀使前道皇帝詣翼祖室次詣宣祖室次詣太祖室次詣太宗室次詣直宗室次詣仁宗室次詣英宗室次詣神宗室次詣哲宗室次詣徽宗室祼鬯並如上儀奉瓚官奉瓚槃官俱降復位良醞令還尊所禮儀使前導皇帝還版位登歌樂作至位西向立樂止宮架作興安之樂文德文之舞九止太官令取肝以鸞刀制之洗於鬱鬯貫之以膋燎于爐炭薦香燈官以肝膋入詔神於室又出以隨祭于室戶之左三祭於茅苴俱降詣盥洗位盥手帨手升復執事位

饋饌

享日有司陳鼎三十有三於神廚各在鑊右太官令帥進饌者

詣廚以七升牛於鑊實于一鼎（有脊膺肫胳正脊一直脊一横脊一長脊一短脊一代脊一背二骨以正）次升羊如牛升豕如羊各實于一鼎（每室牛豕各一鼎）皆設扃鼏祝史對舉入設於每室饌幔內次引視腥熟節官詣饌所視腥熟之節俟皇帝晨祼畢還位樂止祝史抽扃委于鼎右除鼏加匕畢于鼎太官令以匕升牛載于一俎（肩臂膺在上端肫胳在下端脊脅在中）次升羊豕各載于俎其載如羊（每室牛羊豕各一俎）次引薦牛薦羊薦豕俎官搢笏奉俎以入太官令引入正門宮架豐安之樂作由宮架東至横街折方進行陳於西階下北向北上薦俎官搢笏奉俎以升執事者各迎於階薦官奉俎室神位前北向跪奠先薦牛次薦羊次薦豕各執笏俛伏興有司設牛羊豕俎於腸胃膚之前（牛在左羊在前豕在右）詣次室奉奠並如上儀樂止俱降復位（內執官降西階出西神門入南門歸執事班）次引薦香燈官取蕭合黍稷擩於脂燎於爐炭又當饋孰之時取菹擩於醢祭于豆間三又取黍稷肺祭如初藉用茅各還尊所次引奉幣官進幣官受幣官受爵酒官進爵酒官升詣僖祖室受幣官進幣官受爵酒官進爵酒官室東西向北上受幣官在西東向次引奉爵酒官升殿詣皇帝版位前奉爵北向立內侍各執盤匜帨巾以進宮架樂作禮儀使奏請皇帝搢大圭盥手內侍進槃匜沃水皇帝盥手又奏請帨手內侍進巾皇帝帨手訖又奏請皇帝洗爵奉爵酒官進爵內侍沃水皇帝洗爵又奏請拭爵內侍進巾皇帝拭爵訖樂止又奏請執大圭奉爵酒官受爵奉爵詣僖祖室酌尊所西向立執尊者舉冪良醞令酌著尊之醴齊訖先詣次室酌尊所北向立禮儀使前導登歌樂作殿中監進跪進鎮圭禮儀使奏請搢大圭執鎮圭前導皇帝入詣僖祖室樂止宮架作基命之樂（翼祖定大順之樂宣祖室天立之樂太祖室皇武之樂太宗室大定之樂眞宗室照大之樂仁宗室美成之樂英宗室治隆之樂神宗室大羽之樂哲宗室重光之樂徽宗室元之樂）文舞作內侍先設繅藉於地禮儀使奏

請跪奠鎮圭於繅藉執大圭俛伏興又奏請搢大圭跪次內侍
跪取幣於篚以授奉幣官奉幣官進幣官西向跪以
進禮儀使奏請受幣皇帝受奠訖受幣官東向跪受以興進奠
於僖祖神位前次奉爵官以爵授受爵酒官受爵酒官授進爵
酒官進爵酒官西向跪以進禮儀使奏請執爵皇帝執爵祭酒
三祭於茅苴奠爵受爵官以爵復於坫禮儀使奏請執大圭俛伏興
前導皇帝出戶外北向又奏請少立樂止奉幣官進幣官受幣
官奉爵酒官受爵酒官進爵酒官俱詣次室內侍舉鎮圭授殿
中監又以繅藉詣次室先設於地次舉冊官搢笏跪舉祝冊讀
祝官搢笏東向跪讀訖奠冊各執笏興先詣次室戶外東向立
禮儀使奏請再拜皇帝再拜訖禮儀使前導皇帝詣母室奠圭
幣酌獻並如上儀次奉幣官進幣官受幣官奉爵酒官受爵酒
官進爵酒官俱降復位內侍舉鎮圭繅藉以鎮圭授殿中監以

授有司讀冊官以下俱降復位禮儀使前導皇帝還版位登歌
樂作至位西向立樂止禮儀使奏請還小次登歌樂作前導皇
帝降自阼階樂止宮架樂作將至小次禮儀使奏請釋大圭殿
中監跪受大圭皇帝入小次簾降樂止文舞退武舞進宮架正
安之樂作舞者立定樂止

亞終獻

禮直官太常博士引亞獻詣盥洗位北向立搢笏盥手執笏詣
爵洗位北向立搢笏洗爵拭手以爵授執事者執笏升詣僖祖
室酌尊所西向立宮架作正安之樂武功之舞執事者以爵授
亞獻亞獻進笏跪執爵執尊者舉冪太官令酌靈樽之盎齊訖
先詣次室酌尊所北向立亞獻以爵授執事者執笏興入詣僖
祖室神御前北向立搢笏跪執事者執笏興入詣僖
酒三祭於茅苴奠爵執笏俛伏興出戶外北向再拜次詣母室

酌獻並如上儀樂止降復位初亞獻行禮將畢禮直官太常博士引終獻詣洗及升殿酌獻並如亞獻之儀降復位（唯七祀先詣司命立奠爵訖與少立次引大祝進詣位前北向跪讀祝文訖退獻官再拜復位）

皇帝飲福

初皇帝既晨祼光祿以牛左臂一骨及長脅短脅俱二骨以並載于胙俎升設於僖祖室戶外俟終獻既升獻次引進俎官搏黍太祝太官令詣飲福位北向立奉俎豆爵酒者各立於其後禮儀使奏請詣飲福位簾捲出次宮架樂作殿中監跪進大圭禮儀使奏請執大圭前導皇帝至阼階下樂止升自阼階登歌樂作將至飲福位樂止登歌信安之樂作皇帝至飲福位西向立尚醞奉御執尊詣酌尊所良醞令酌上福酒合置一尊尚醞奉御奉尊詣飲福位殿中監奉爵尚醞奉御酌福酒殿中監北向捧以立禮儀使奏請再拜皇帝再拜殿中監跪以爵酒進禮儀使奏請搢大圭跪受爵祭酒于地（祭酒卒酒奠爵殿中監跪受爵以興）太祝帥執事者持胙俎進減神位前正脊二骨橫脊加於俎上內侍受俎以授進俎官進俎官南向跪以進皇帝受俎奠之進俎官受俎以興以授內侍退詣殿上稍西東向立太官令取黍于簋搏以授搏黍太祝太祝受以豆北向跪以進皇帝受訖奠之搏黍太祝受豆以興降復位次殿中監再跪以爵酒進禮儀使奏請再受爵飲福酒奠爵殿中監受虛爵興以授奉御執事者俱降復位禮儀使奏請執大圭俛伏興又奏請再拜皇帝再拜樂止禮儀使前導皇帝還版位登歌樂作至版位西向立樂止次引徹牛俎官徹（遣豆及俎遣豆俎各一但火後故處）登歌豐安之樂作卒徹樂止徹牛俎官降復位禮直官曰賜胙行事助祭官拜賛者承傳曰賜胙再拜在位官皆再拜送神宮架興安之樂作一成止

神主入室

次引奏奉神主官詣皇帝版位前俛伏跪奏奉神主入室奏訖俛伏興退祠祭官於殿上承傳曰奉神主入室次引薦香燈官搢笏奉帝主入祏室訖薦香燈官先奉匱於神座納神主於匱訖捧入祏室執笏退復位次引宮闈令奉后主如上儀退復位次引奉神主官詣皇帝版位前俛伏跪奏奉神主入室訖俛伏興退禮儀使奏禮畢前導皇帝降自阼階昼歌樂作至阼階下樂止宮架樂作出門樂止禮儀使奏請釋大圭殿中監跪受大圭以授有司皇帝還大次禮部郎中奏請解嚴訖皇帝入齋殿宮闈令以黍稷肺祭祭藉用白茅束而埋之於西階東有司各取幣置於坎大禮使以下就望瘞位禮直官曰可瘞寘土半坎太廟宮闈令監視次引大禮使以下詣東神門外揖位立禮直官賛禮畢揖訖退文武助祭官及宗室以次出次引七祀獻官詣南神門外七祀望燎位南向立有司置祝版於燎柴焚訖退太官令帥其屬徹禮饌監察御史詣殿監視收徹訖宮闈令闔戶以降乃退太常藏祝冊於匱

文獻通考卷之九十九

宋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明蘄陽馮天馭應房校刊

宗廟考 祭祀時享

親饗太廟別廟行禮儀註

誓戒

如紹興修立郊祀誓戒儀註惟不置郊社令誓文曰今年七月十四皇帝爲登寶位親行朝享太廟別廟各揚其職其或不恭國有常刑

致齋

皇帝散齋七日於別殿致齋三日於齋殿至行禮日自齋殿詣太廟餘如郊祀儀註

陳設

並同郊祀前一日朝享太廟禮惟不設四方客使次及陳諸州歲貢并實俎不以牛止用羊豕

省牲器

儀註如紹興十三年親享唯舊用未後二刻掃除廟內外陳設祭器幣篚三刻省牲饌鼎鑊樂器等今用其日質明

車駕自齋殿詣太廟

其日文武侍祠行事執事助祭官宗室先詣太廟祠所其從駕臣僚並服常服就次有司進輦於齋殿其從駕臣僚並俟從駕次禮直官宣贊舍人引禮部侍郎奏請中嚴少頃又奏外辦皇帝自內服履袍詣齋殿即御座鳴鞭行門禁衛諸班親從等諸司祗應人員以下各自贊常起居次知客必自事以下樞密都承旨以下入內內侍省都知以下帶御器械宮苑應奉祗應通侍大夫以下武功大夫以下及幹辦庫務文臣一班常起居宣贊舍人贊從駕臣僚並常起居（凡起居者奏聖躬萬福）次管軍臣僚並常起居該宣名即宣名（若得旨免起居更不起居）皇帝乘輦降自西階稱警蹕侍衛如常儀出和寧門將至太廟御史臺閤門引文武助祭官　宗室禮直官贊者引行事執事官俱詣廟櫺星門外立班再拜奉迎訖退（內祀奏起居止奏聖躬萬福）皇帝乘輦入櫺星門至大次侍衛如常儀皇帝降輦入大次簾降舍人承旨敕羣官各還次以俟立班行禮

晨祼

並同郊祀前朝享太廟禮但諸帝室既祼鬯後禮儀使引皇帝至別廟后室前祼鬯如上儀

饋食（並同郊祀前朝享太廟礼惟無牛鼎俎）

亞終獻

皇帝飲福

神主入室

並同紹興十三年儀註唯飲福不用牛俎

車駕還內

臣僚禁衛等起居迎駕奏聖躬萬福訖以俟從駕還內並如來儀禮部郎中奏解嚴宣贊舍人承旨敕羣官各還次將士各還其所

太廟時享儀註

時日

太常寺預於隔季以孟春擇日享太廟別廟關太史局（孟夏孟秋孟冬）並准此若臘享則預於隔季以季冬臘日享太廟別廟）太史局擇日報太常寺（臘享則以其日報太常寺）太常寺參酌訖具時告散告

齋戒

前享十日受誓戒於尚書省其日五鼓贊者設位版於都堂下初獻官在左刑部尚書在右並南向亞終獻位於其南稍東北向西上（若冬享臘享則又設禮官位於終獻之東其揖位省牲位准此）監察御史位於其西稍北東向兵部工部尚書押樂太常卿光祿卿押樂太常丞光祿丞於其南稍西北向東上（九設太常丞光祿丞位皆稍却）奉禮協律郎太祝太官宮闈令位於其東西向北上捧俎官薦香燈官位其後質明贊者引行事執事官就位立定禮直官引初獻降階就位禮直官贊揖在位者對揖初獻搢笏讀誓文云某月某日孟春薦享太廟別廟（夏云孟夏秋云孟秋冬云孟冬臘享云季冬臘享）各揚其職不共其事國有常刑讀訖執笏禮直官贊奉禮協律郎太祝太官宮闈令以下先退餘官對拜乃退散齋七日治事如故宿于正寢不弔喪問疾作樂判書刑殺文書決罰罪人及與穢惡致齋三日（光祿卿丞太官令齋一日）二日於本司（宗室及職親宅都廳如相妨即於宗學所齋餘官無本司者並於太廟齋坊直明至）唯享事得行其餘悉禁前享一日質明俱赴祠所齋宮官給

酒饌享官已齋而闕者通攝行事

陳設

前享三日儀鸞司設饌幔於東神門外別廟饌幔於本廟每室饌幔各一若冬享則設配享功臣次於殿下橫街之南東西相向每室配享功臣各爲一次若臘享則設七祀次一於橫街之北道西東向前二日有司牽牲詣祠所前一日宮闈令帥其屬掃除廟之內外太常設祭器九設祭器皆藉以席遵豆又加巾蓋以俟告潔既畢權徹有司陳牲於東神門外當門西向祝史各位於牲後太常設省牲位於牲西三獻官在道南北向兵部工部尚書押樂太常卿光祿卿押樂太常丞光祿丞奉禮協律郎太祝太官宮闈令在道北南向俱西上九設押樂太常丞以下位皆捐却若享日則不設光祿卿丞宮闈令位監察御史於兵部尚書之西少北太常陳禮饌於東神門外却東道北南向設省饌位版於禮饌之南三獻官在南北向西上監察御史在西東向兵部尚書押樂太常卿光祿卿押樂太常丞光祿丞奉禮協律郎太祝太官宮闈令在東西向北上捧俎官薦香燈官在其後太常設登歌之樂於太廟別廟殿上前楹間却南北向設宮架於太廟庭中立舞表於鄰綴之間享日丑前五刻禮直官贊者諸司職掌各服其服宮闈令入殿開室整拂神幄帥其屬掃除鋪筵在室內北墉下南向几在筵上如常儀太常陳幣篚各於神位前之左白幣以祝版各於神位之右置於坫次祭器實之每室左二十有六籩爲四行以左爲上右二十有六豆爲四行以左爲上俎二一在籩前實以羊腥七體一在豆前實以豕腥七體其載如羊又俎六在豆右爲三重以北爲上第一重實以羊腥腸胃脾肉肺一在上端刌肺三次之腸三胃三又次之一實以豕腥膚九橫載第二重一實以羊熟腸胃肺一實以豕熟實其載如腥皆羊在左豕在右登一在籩豆間實以大羹鉶三在登前實以羹如羹滑簠八簋八在籩豆外二俎間簠在左簋在右簠實以稻粱粱在稻前簋實以黍稷稷在黍前登一在籩之左實以肝膋槃一在室戶外稍東毛血爐炭於室戶外之左稍前

置蕭蒿於篚設尊罍於殿上爲二重著尊二加勺冪爲上尊一實玄酒一實醴齊亞終獻酌之壺尊二加勺冪一實玄酒一實盎齊春夏設雞彝一并冊在著尊之右實以鬱鬯秋冬臘亨則設斝彝加勺冪又設雞彝一并冊在著罍之右實以明水秋冬臘亨則設黃彝太尊二一實泛齊一實醴齊山尊二一實盎齊一實玄酒齊犧尊二一實清酒一實事酒象尊二一實昔酒罍皆實以明水俱北向西上皆加冪設而不酌爵坫三在尊之前太常設燭於神位前若冬享設配享功臣位於殿下橫街之南次內若臘亨則設配享七祀司命户竈中霤門厲行於橫街之上次內皆太常設神位席本廟設神位版太常設祭器實之又設俎二於東神門外每室饌幔內洗二於東階下直東霤北向盥洗在東罍在洗東加勺篚在洗西南肆實以巾若爵洗之篚則又實以圭執罍篚者位其後若冬臘二亨則又別潔則實以璋瓚又設禮官監洗一於從事神位前又設揖位於東神門外如省牲位惟不設光祿卿永祿官俎官薦香燈官宮闈令位開瘞坎於太廟別廟殿西階之東方深取足容物瘞坎之南如省饌之位惟不設光祿卿丞太官令南出陛設望瘞位於太廟瘞坎之南如省饌之位惟不設光祿卿丞太官令俎官薦香燈官宮闈令若臘亨則積七祝燎柴於西神門外又設三獻官席位於殿下東階之東南西向南立若冬享臘亨則又設兵部工部尚書於其南西向北上監察御史押樂太常丞席位於殿庭之南北向奉禮郎太祝太官令位其後俱西上光祿卿席位於監察御史之東北向又設監察御史位於殿上前楹西架東向奉禮郎太祝在東西向北上押樂太常丞於樂虡之北太官令於酌尊所俱北向協律郎位二一於太廟殿上前楹間稍西一於宮架西北俱東向押樂太常卿位於宮架北北向

省牲器 同郊祀前期享太廟禮

晨祼

享日丑前五刻 行事春冬用丑時七刻夏秋用丑時一刻 祠祭官引宮闈令入詣殿庭北向立祠祭官曰再拜宮闈令再拜升殿開室整拂神幄帥其屬掃除退就執事位次引薦香燈官入詣殿庭北向立宮闈令

薦香燈捧俎官行事告祠祭官引祠祭官曰再拜薦香燈官再拜升殿各就執事位次樂正帥工人二舞入就位太廟別廟登歌工人俟監察御史點閱訖升西階各就位次太官令光禄丞帥其屬實饌具畢光禄丞還齋所次引光禄卿入詣殿庭席位北向立贊者曰再拜光禄卿再拜升殿點視禮饌畢次引監察御史升殿點閱陳設糾察不如儀者凡點視及點閱皆先詣僖祖室以至次室及別廟光禄卿還齋所餘官各服祭服次引行事執事官詣東神門外揖位立定禮直官贊揖次引押樂太常卿太常丞協律郎次引監察御史奉禮郎太祝太官令入就殿下席位北向立次引初獻兵部工部尚書亞終獻入就殿下席位西向立若冬享臘享則引禮官祠祭官於殿上贊奉神主次引薦香燈官入室搢笏於祏室內奉帝主設於座奉神主詣神幄內於几後啓匱設于座以白羅巾覆之執笏退復執事位次引宮闈令奉后主奉別廟宮闈令奉后主如上儀以青羅帕覆之退復執事位祠祭官於殿上贊奉神主訖禮直官稍前贊有司謹具請行事贊者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次引監察御史押樂太常卿太常丞奉禮協律郎太祝太官令各就位立定太官令就僖祖位尊彝所次引初獻詣盥洗位北向立搢笏盥手帨手執笏詣爵洗位北向立搢笏洗爵授執事者執笏升殿詣僖祖室尊彝所西向立執事者以爵授初獻初獻搢笏跪執爵彝者舉冪太常令酌鬱鬯訖先詣宣祖室尊彝所北向初獻以爵授執事者執笏興詣僖祖室神位前北向立搢笏跪次引奉禮郎搢笏西向跪執事者以爵授奉禮郎奉爵授初獻初獻執爵以鬯祼地奠訖以爵授執事者次執事者以幣授奉禮郎奉禮郎奉幣授初獻執笏興先詣宣祖室神位前西向立初獻受幣奠訖執笏俛伏興出戶外北向再拜次詣宣祖室太祖室太宗室真宗室仁宗室英宗室神宗室哲宗室徽宗室欽宗室次降西側階詣別室升西階詣懿節皇后室安穆皇后室安恭皇

后室祼鬯奠幣並如上儀訖降東側階由東廊俱復位立協律郎跪俛伏舉麾興工鼓柷宮架作興安之樂孝熙昭德之舞九成偃麾戛敔樂止（凡樂皆協律郎跪俛伏舉麾興工鼓柷而後作偃麾戛敔而後止）既晨祼薦香燈官入取毛血奠於神座前別廟以太祝太官令取肝以鸞刀制之洗於鬱鬯貫之以膋燎于爐炭薦香燈官以肝膋入詔神於室別廟以太祝又出以隋祭于室戶外之左三祭于茅苴退復位

饋食

享日有司帥進饌者詣廚以七升羊實于一俎（有膚膈在上端胞胳在下端正脊一直脊橫脊一長脊一短脊一代脊一皆二骨以並在中）次升豕如羊實于一俎（每室羊豕各一俎）入設於饌幔內俟初獻既升祼訖捧俎官及執事者捧俎入詣西階下北向北上次引兵部工部尚書詣西階下搢笏捧俎（兵部奉羊工部奉豕）升殿宮架豐安之樂作詣僖祖神位前北向跪奠先薦羊次薦豕各執笏俛伏興有司入設於豆右腸胃膚之前（羊在左豕在右）次詣每室奉俎並如上儀樂止次詣別廟奠俎如前太廟之儀（唯登歌作肅安之樂）降東側階由東廊復位初奠俎訖次引薦香燈官取蕭合黍稷擩於脂燎於爐炭當饋熟之時薦香燈官取菹擩於醢祭于豆間三又取黍稷肺祭如初俱藉以茅別廟以太祝退復位次引太祝詣僖祖室前東向立次引初獻再詣盥洗位宮架正安之樂作（初獻升降行止皆作正安之樂）至位北向立搢笏盥手帨手執笏詣爵洗內北向立搢笏洗爵拭爵以授執事者執笏升殿上登歌樂作詣僖祖室酌尊所北向立樂止登歌基命之樂作執事者以爵授初獻初獻搢笏跪執爵執尊者舉冪太官令酌著尊之醴齊訖先詣宣祖室酌尊所北向立初獻以爵授執事者執笏興入詣僖祖室神位前北向立搢笏執事者以爵授初獻初獻執爵祭酒三祭于茅苴奠爵執笏俛伏興出戶北向

立樂止次太祝搢笏跪讀祝文讀訖執笏興先詣宣祖室戶外東向立初獻再拜次詣每室及詣別廟行禮並如上儀（初獻詣別廟升降登歌作崇安之樂酌獻行禮登歌並作歡安之樂）初獻將降階登歌作降階樂止宮架樂作復位樂止文舞退武舞進宮架作正安之樂舞者立定樂止次引亞獻詣盥洗位北向立搢笏盥手帨手執笏詣爵洗位北向立搢笏洗爵拭爵以授執事者執笏升殿詣僖祖室酌尊所西向立宮架作武安之樂禮洽儲祥之舞執事者以爵授亞獻搢笏跪執爵執尊者舉冪太官令酌壺尊之盎齊訖先詣宣祖室酌尊所北向立亞獻以爵授執事者執笏興詣僖祖室神位前北向立搢笏跪執事者以爵授亞獻亞獻執爵祭酒三祭于茅苴奠爵執笏俛伏興出戶外北向再拜次詣每室并別廟行禮並如上儀（亞終獻詣別廟酌獻登歌並作嘉安之樂）初亞獻既入太室引終獻詣洗及升殿行禮並如上獻之儀訖俱降復位（若冬享則俟終獻將升次引禮官詣盥洗位搢笏盥手帨手執笏詣配享功臣神位前搢笏跪執爵三祭酒奠爵執笏俛伏興再拜詣次位行禮並如上儀退復位若臘享則俟終獻將升次引禮官詣盥洗位搢笏盥手帨手執笏詣司命神位前搢笏跪執笏三祭酒奠爵執笏俛伏興少立次引太祝進詣神位前北向搢笏跪讀祝文讀訖執笏興退復位禮官再拜詣每位前行禮並如分獻配享功臣之儀退復位）次引太祝徹籩豆（籩豆各一少移故處）登歌恭安之樂作（別廟寧安之樂）卒徹樂止次引宮闈令東茅訖俱復位禮直官曰賜胙贊者承傳曰賜胙再拜在位者皆再拜送神宮架興安之樂作一成止祠祭官於殿上贊奉神主入祏室次引薦香燈官搢笏奉帝主入祏室（薦香燈官先捧匱置於神座納神主於匱訖捧入祏室）執笏退復位次引宮闈令奉后主入祏室並如上儀退復位祠祭官主并引別廟宮闈令奉后主入祏室訖次引初獻兵部刑部尚書亞終獻於殿上贊奉神主入祏室訖次引初獻兵部刑部尚書亞終獻就望瘞位（若冬享臘享則文有司詣室取幣束茅苴於坎次引引禮官就望瘞位）監察御史押樂太常丞奉禮協律郎太祝就望瘞位立定禮直官曰可瘞寘土半坎本廟宮闈令監視（別廟毀下宮闈令監視）次引初獻

以下詣東神門外揖位立禮直官贊禮畢揖訖退若臘享則次引禮官詣西神門外七望燎位立有司置祝版於燎柴焚訖退　太官令帥其屬徹禮饌次引監察御史詣殿監視收徹訖還齋所宮闈令闔户以降太常藏祝版於匱光祿卿以胙奉進監察御史就位展視光祿卿望闕再拜乃退

太廟薦新儀註

陳設

前一日有司設新物於太常卿齋所至日以行事設籩豆於每室户外以新物實之每室孟春豆三實以韭荀卯仲春豆一實以水季春豆三實以筍浦鮪角籩一實以大小麥仲夏豆二實以雞雉黍籩一實以瓜季夏籩二實以羹臑孟冬豆一實以鴈仲冬豆一實以麋鹿季冬豆一實以魚又設盥洗於阼階下直東霤北向罍在洗東加勺篚在洗西南肆實以巾設太常卿席位於殿下東南西向

省饌

前一日祠祭官引宮闈令詣太常卿齋所同眡新物應饌者有司詣厨省鑊以時帥其屬臨造

行事

薦新日祠祭官引宮闈令先入詣殿庭内向立祠祭官曰再拜宮闈令再拜升自西階升行事執事官降詣自西階開室不出神主帥其屬掃除退就執事位次有司實新畢禮直官引太常卿常服入就殿下席位西向立贊再拜太常卿再拜次引詣盥洗位北向立搢笏盥手帨手執笏升殿詣僖祖室户外搢笏執事者以新物授太常卿太常卿受新物奉入詣神位前北向跪奠執笏俛伏興出户外北向再拜次詣宣祖室太祖室太宗室直宗室仁宗室英宗室神宗室哲宗室徽宗室欽宗室別廟懿節皇后室安穆皇后室安恭皇后室行禮並如上儀降復位少立退宮闈令闔户降退

郊祀大禮前二日朝獻景靈宮行禮儀註

陳設

前朝獻三日儀鸞司設大次於齋殿又設文武侍臣次於大次之前隨地之宜行事助祭官宗室及有司次於宮之內外各隨地之宜設東方南方客使次於文官之後西方北方客使次於武官之後又設饌幔於殿門外隨地之宜前二日郊社令帥其屬掃除宮之內外太常設燎爐於殿門之外又陳登歌之樂於殿上前楹間稍南北向設宮架於殿門外隨地之宜立舞表於鄰綴之間前朝獻一日奉禮郎禮直官設皇帝位版於阼階上西向飲福位於聖像之西南北向望燎位於殿下之東南向贊者設亞終獻位於阼階之東稍南西向大禮使左僕射於西階之西稍南東向與亞終獻相對行事戶部禮部刑部尚書吏部刑部侍郎光祿卿讀冊官舉冊官光祿丞於其西光祿丞稍却執事官位又於其後奉禮郎搏黍太祝太官令位於亞獻之北西向稍却監察御史位二於大禮使之北東向俱稍却又設協律郎位二於殿上磬虡之西北一於宮架西北俱東向押樂太常卿位於宮架之北良醞令於酌尊所俱北向又設文武助祭官宗室位於行事執事官之南東西相向諸方客使位於殿門之外隨其方國又設告絜位於殿門之外設大禮使左僕射位於道西東向行事吏部戶部禮部刑部尚書吏部刑部侍郎押樂太常卿光祿卿讀冊官舉冊官押樂太常丞光祿丞奉禮協律郎搏黍太祝郊社太官令位於道東西向北上押樂太常丞以下位稍却監察御史位於尚書之右異位稍却光祿陳禮饌於殿門內在北南后太常設省饌位版於禮饌之南太禮使左僕射在南北向西上監察御史位二在西東向行事吏部戶部禮部刑部尚書吏部刑部侍郎押樂太常卿光祿卿讀冊官舉冊官押樂太常丞光祿丞奉禮協律郎搏黍太祝

郊社太官令在東西向北上禮部帥其屬設祝冊案於殿上之西司尊彝帥其屬設玉幣篚於酌尊所次設籩豆簠簋之位於聖像前左十有一籩右十有一豆俱爲三行俎一在籩前簠一簋一在籩豆外簠在左簋在右又設尊罍之位著尊二壺尊二皆有罍加勺冪設而不酌並在殿上稍南北向西上又設籩豆簠簋俎各一於饌幔內設御盤匜於阼階上并供進盤匜帨巾內侍坐並於皇帝版位之後分左右奉盤者北向奉匜及執巾者南向又設亞終獻盥洗爵洗於其位之北盥洗在東爵洗在西罍洗在東加勺篚在洗西南肆實以巾若洗爵之篚則又實以爵執罍篚者各位於其後朝獻日行事前太常府卿帥其屬陳幣於篚幣蒼璧少府監帥其屬入陳禮神之玉置於聖像前玉以四在前案次之第二行楹實在前乾桃乾榛乾棗次之第三行菱在前芡東乾栗次之豆三行以左爲上第一行芹菹在前筍菹青菹茝菹次之第二行箈在前麵筋松實蒲黍鹿次之第三行箈在前次之蠶實以豆蠶實以稻太官令帥其屬入實俎籩前之俎實以乳餅及齊皇帝酌之壺尊二一實醴齊山尊二一實泛齊一實醴齊沈齊一實事酒象尊二一實清酒並設而不酌凡罍之實各視其尊有司設神御殿禮饌及供奉之物如常儀太常設燭於聖像前又設大禮使以下行事執事官揖位於殿門外如告絜之位儀鸞司設神位版幄又設冊幄於殿門外各隨地之宜

省饌

前朝獻一日質明太社令帥其屬掃除宮壝之內外訖司尊彝帥執事者以祭器入設於位祭器皆籍以蒲蓋豆又設巾蓋太府卿少府監入陳玉幣告絜畢權徹少府禮直官贊者分引大禮使以下並常服詣殿門外告絜位禮直官贊揖贊訖者引押樂太常卿入行樂架俟執政亞終獻行事皆禮直官太常博士引大禮官引餘官皆贊者引次引禮部尚書

入升自西階眡滌濯（凡行事執事官并執事應二人各隨應奉階升降）次引左僕射申眡滌濯執事皆舉冪曰潔俱退復位禮直官（稍前曰告潔畢請就省饌位揖訖引大禮使以下各就位禮直官贊揖有司省饌具畢禮直官贊省饌畢揖訖俱還齊所次引禮部尚書詣廚眡濯溉次引刑部尚書詣廚實鑊水刑部侍郎增沃鑊水協律郎展視樂器乃還齊所晌後太社令帥其屬掃除宮之內外學士院以祝冊授通進司進玉書訖降付尚書禮部

車駕自太慶殿詣景靈宮

朝獻日文武侍祠行事助祭之官宗室（若侍從爲者）先詣景靈宮祠所次禮直官宣贊舍人引禮部侍郎詣大慶殿奏請中嚴少頃又奏外辦皇帝服履袍詣大慶殿鳴鞭行門禁衛諸班親從等諸司祗應人員以下各自贊常起居次知客省事以下樞密都丞旨以下知內侍省事以下御帶器械官應奉祗應通侍大夫以下武功大夫以下及幹辦庫務文官一班當起居俟皇帝即御座從駕宰執使相以下一班次管軍臣僚并並常起居（若內侍旨免起居更不起居）皇帝乘輿鳴鞭出行宮北門將至景靈宮御史臺太常寺閤門分引文武侍祠行事執事助祭之官宗室于宮櫺星門外立班再拜奏御訖退（起居者止奏聖躬萬福皇帝乘輿將及門從駕宰執侍從等繫行事前導者先退各朝祭服）皇帝乘輿入櫺星門至大次降輿以入簾降侍衛如常儀以俟行事

奉玉幣

朝獻日未行事前諸行事及助祭之官各服其服大祝奠冊於案太府卿少府監入陳玉幣光祿卿入實籩豆簠簋太官令入實俎良醞令入實尊罍樂正帥工人二舞以次入與執尊罍篚冪者各就位次御史臺太常寺閤門宣贊舍人分引文武助祭官及宗室客使入就位次禮直官贊者分引大禮使以下行事

執事官詣殿門外揖位立禮直贊揖訖先引監察御史按視殿之上下糾察不如儀者降階就位次引大禮使以下各入就位次禮儀使樞密院官太常卿閤門官太常博士禮直官分立於大次外左右次引禮部侍郎詣次前奏請中嚴少頃又奏外辦符寶郎奉寶陳於宮架之側隨地之宜禮儀使當次前俛伏跪奏禮儀使臣某言請皇帝行事奏訖俛伏興還侍立禮儀使奏禮畢准此監跪進大圭禮儀使奏請執大圭前導皇帝入自正門侍衛不應入者止於門外協律郎跪俛伏舉麾興工鼓柷宮架乾安之樂作皇帝升降行止皆奏乾安之樂至阼階下偃麾戛敔樂止凡樂皆協律郎跪俛伏舉麾興工鼓柷而後作偃麾戛敔而後止升自阼階大樂使從皇帝升降大禮使皆從登歌樂作左右侍衛之官量人數升降至版位西向立樂止禮儀使以下分左右侍立凡行禮皆禮儀使樞密院官太常卿閤門官太常博士禮直郎前導至位分立於左右禮儀使前奏有司謹具請行事

吏部尚書侍郎升詣聖祖座前立左僕射吏部尚書俱西向北上吏部侍郎東向樂作六成樂止禮儀使奏請再拜皇帝再拜贊者曰再拜在位官皆再拜內侍取玉幣於篚立於尊所又內侍各執盤匜帨巾以進宮架樂作禮儀使奏請皇帝搢大圭盥手內侍進盤匜沃水皇帝盥手內侍進巾皇帝帨手訖又奏請皇帝執大圭樂止禮儀使前導登歌靈安之樂作殿中監跪進圭禮儀使奏請搢大圭執鎮圭前導皇帝詣聖祖座前北向立內侍先設繅藉於地禮儀使奏請跪奠鎮圭於繅席執大圭俛伏興又奏請搢大圭跪內侍加玉於幣以授吏部尚書吏部尚書以授左僕射左僕射西向跪以進禮儀使奏請授玉幣皇帝受奠訖吏部侍郎東向跪受以興進奠於聖像前左僕射吏部侍郎權於殿上稍西東向立吏部尚書降復位禮儀使奏請執

大圭俛伏興又奏請再拜皇帝再拜訖樂止禮儀使奏前導皇帝還版位登歌樂作至位西向立樂止內侍舉鎮圭繅藉以鎮圭殿中監以授有司

薦饌

朝獻日太官令以饌實於俎及籩豆簠簋陳於饌幔內東西相向（俎實以乳餅籩實以粉餈豆實以黍稷）俟皇帝升奉玉幣訖還位樂止次引禮部尚書詣饌所執籩豆簠簋以入戶部尚書詣饌所奉俎以入太官令引入正門宮架吉安之樂作設於西階下北向北上奉俎者在南次引禮部尚書搢笏執籩豆簠簋戶部尚書搢笏奉俎以升執事者各迎於階上禮部尚書奉籩豆簠簋於聖像前北向跪奠訖執笏俛伏興有司設籩於糗餌前豆於醬前簠於稻前簋於黍前次戶部尚書奉俎於聖像前北向跪奠訖執笏俛伏興有司設於豆前樂止俱降復位次引左僕射

吏部侍郎詣聖祖座前立左僕射西向吏部侍郎東向次引吏部侍郎奉爵升詣皇帝版位前北向立內侍各執盤匜帨巾以進宮架樂作禮儀使奏請皇帝搢大圭盥手內侍進盤匜沃水皇帝盥手內侍進巾皇帝帨手訖又奏請皇帝洗爵吏部侍郎進爵內侍進巾皇帝拭爵訖樂止又奏請執大圭登歌祖安之樂作吏部侍郎受爵奉爵詣酌尊所東向立執尊者舉冪良醞令酌著尊之醴齊禮儀使前導皇帝詣聖祖座前北向立禮儀使奏請搢大圭跪吏部侍郎以爵授左僕射左僕射西向跪以進禮儀使奏請執爵進酒再進酒三進酒俱以爵授吏部侍郎吏部侍郎東向跪受爵置於聖祖座前禮儀使奏請執大圭俛伏興又奏請皇帝少立樂止左僕射以下俱復位舉冊官搢笏東向跪讀冊文讀訖奠冊各執笏興俱降復位禮儀使奏請再拜皇帝再拜訖禮儀使前導皇帝還版

位登歌樂作至版位西向立樂止文舞退武舞進宮架正安之
樂作舞者立定樂止禮直官太常博士引亞獻詣盥洗位北向
立搢笏盥手帨手執笏詣爵洗位北向立搢笏洗爵拭爵以爵
授執事執笏升詣酌尊所東向立宮架作中安之樂降直觀德
之舞執事者以爵授亞獻亞獻搢笏跪執爵執尊者舉冪太官
令酌壺尊之盎齊亞獻以爵授執事者執笏興詣聖祖座前北
向搢笏跪執事者以爵授亞獻亞獻執爵三進酒執笏俛伏興
少退北向再拜訖樂止降復位初亞獻行禮將畢禮直官太常
博士引終獻詣洗及升殿酌獻並如亞獻之儀訖降復位初終
獻既升獻戶部禮部尚書升詣殿西東向立次引殿中監太祝
太官令詣飲福東向立奉豆及爵酒者各立於其後禮儀使奏
請詣飲福位前導皇帝登歌樂作將至位樂止又登歌報安之
樂作皇帝至飲福位北向立尚醞奉御執尊詣酌尊所良醞令

酌上尊福酒各置二尊尚醞奉御酌福酒殿中監西向奉以立
禮儀使奏請再拜殿中監跪以爵酒進禮儀使奏請搢笏受爵祭酒三祭于地啐酒奠爵殿中監跪受爵以興太官令取黍于
盎摶以授太祝大祝受以豆東向跪以進皇帝受豆奠之太祝
乃受以興降復位次殿中監再跪以爵酒進禮儀使奏請受爵
飲福酒奠爵殿中監受虛爵以興以授尚醞奉御執事者俱降
復位禮儀使奉請執大圭俛伏興又奏請再拜皇帝再拜樂止
禮儀使前導皇帝還版位登歌樂作至版位西向立樂止次引
禮部尚書詣聖像前徹籩豆次戶部尚書徹俎籩豆俎各一俱
少移故處登歌吉安之樂作卒徹樂止禮部戶部尚書降復位
禮直官曰賜福酒行事助祭官拜賛者承傳曰賜福酒再拜在
位官皆再拜送神宮架太安之樂作一成止

望燎

太安之樂畢禮儀使奏請詣望燎位前導皇帝詣望燎位登歌樂作降自阼階樂止宮架樂作至位南向立樂止初賜福酒再拜訖吏部侍郎帥太祝執篚進詣聖祖座前取幣祝冊執事官以俎載黍稷飯及爵酒降階置於柴上禮直官曰可燎東西各以炬燎半柴禮儀使奏禮畢前導皇帝還大次宮架樂作出門外禮儀使奏請釋大圭殿中監跪受大圭以授有司侍衛如常儀皇帝至大次樂止禮部奏請解嚴次引大禮使以下詣殿門外揖位立禮直官贊禮畢揖訖退宣贊舍人等分引文武助祭官及宗室客使以次出次引諸神御殿分獻官及太祝各入就位太祝在南北向分獻官在東西向（神御殿獻官太祝俱常服）贊者曰再拜在位官皆再拜太祝升詣香案之西東向次引分獻官升詣香案前北向立搢笏三上香跪執珓奠茶三奠酒執笏俛伏興少立太祝跪讀祝文讀訖以興舉版置於案降復位分獻官再拜

訖降復位退其後南郊並如（儀）先公遺老齋雜誌景靈宮庚申秋大享明堂以余爲殿中監進接圭官明堂之禮十二上執大圭以行事奠鎮圭以禮神圭之爲性潤滑上所執處以錦纏之供奉官則以腦子粉澤手防滑墜也二圭皆以中貴一員掌之太常寺吏一人隨直皆在殿中監左右上詣景靈宮入思成門則跪進大圭上執以行至大次釋圭以授殿中監入大次暨奏中嚴外辦捲簾跪進如初上執詣縟位其時殿中監急趨石室外奉鎮圭以俟須臾上且至入室禮吏喝云搢大圭執鎮圭上既自搢于腰間遂跪進鎮圭上受以奠于神幣前禮吏又喝云執大圭上自腰間取以執則殿中監急就神幣前取鎮圭入第二室凡禮吏之引喝殿中監之跪進一如初室至十三室然後獻禮畢上執圭就縟位東向立以俟

亞終獻行禮凡明堂行禮之日設大次于殿廊上入俟嚴
辦設小次于殿門右上還小次以俟亞終獻行禮然祖宗
嚴禋帝祖例不還小次示恭勤也上暮年有內迫之證既
還縟位余方在室中收鎮圭以付內侍實不在上在前忽
有旨還小次內侍於上手取圭以從還余方至太常少卿
趙與訔呵詰曰殿中監何在上還小次無人接圭余爲震
恐因思惟有自劾待罪而已禮吏曰祖宗時未嘗還小次
此謂之非次還內尊官若待罪乃顯上失宜付之忘言余
心是之但從內侍取大圭跪俟小次簾外而已須臾捲簾
進圭上執詣飲福受胙位授受行禮既畢復詣望瘞位禮
畢詣殿門俟上至而後畢事自初日朝獻景靈宮次日朝
享太廟又次日明堂殿行禮皆如之禮云凡執玉執輕如
不克況與人主相授受乎其最可畏者上將入門跪進圭
圭進訖急趨旁側立恐妨天步之入也上將出門跪接
接訖又急趨旁側立恐妨天步之出也當是時倉皇失措
在俄頃間耳非夫平日端莊敬懼者不在此選朝廷蓋重
其人難其事云

右宋朝太廟原廟祭禮惟郊祀前親享爲盛儀註已見
於前遺老齋雜誌所書執圭一則并祔見于此

四孟朝獻景靈宮儀註

齋戒

朝獻前一日皇帝齋於內殿御崇政殿視事如故唯不弔喪問
疾作樂有司不奏刑殺文書其行事前導官齋於本司治事如
故唯不判書刑殺文書及行刑

陳設

前期有司陳香案及供奉之物於聖祖天尊太蒼元天大聖后

并諸帝后位前儀鸞司設御物於殿東廡西向設皇帝繡位於殿下東階之東西向及鋪設黃道褥并逐香案前褥位內第二日上詣後殿行禮

朝獻

其日質明皇帝服履袍出內即御座鳴鞭行門禁衛諸班親從等諸司祗應人員以下於崇政殿各自贊常起居次從駕臣僚并應奉前導陪位官并管軍於崇政殿起居如閤門儀訖先退以俟從駕俟皇帝自崇政殿乘輦出行宮北門將至景靈宮侍臣前導及陪位官於景靈宮櫺星門外殿門外迎駕起居再拜訖次有司引陪位官先詣殿下北向立禮直官太常博士太常卿詣御幄前北向立禮直官引侍臣二員升殿詣聖祖天尊大帝香案前東西相向對立諸帝后御前即引侍臣一員於香案前西向立俟進按茶酒畢上於殿上稍東西相向立陪位文武官入詣殿下北向立定俟皇帝乘輦入櫺星門於東廊便門步至御幄簾降閤門官於東幄前相向立閤門報班齊禮直官太常博士引太常卿於御幄前俛伏跪奏稱大常卿臣某言請皇帝行朝獻之禮奏訖復興奏禮畢簾捲太常卿閤門官太常博士禮直官前導皇帝詣殿下褥位西向立祇禮皆太常卿閤門官太常博士禮直官前導至位即分立於左右太常卿奏請拜皇帝再拜贊者曰拜在位官皆再拜訖前導官前導皇帝升自東階詣聖祖天尊太帝位香案前褥位北向立內侍奉香太常卿奏請上香再上香三上香內侍以茶酒授侍臣侍臣西向跪以進又奏請皇帝跪進茶進酒再進酒三進酒以授侍臣侍臣置于聖祖天尊大帝位前又奏請俛伏興又奏請拜皇帝再拜贊者曰拜在位官皆再拜訖前導官前導皇帝降自東階詣殿下褥位西向立奏請拜皇帝再拜贊者曰拜在位官皆再拜訖前導官前導皇帝還御幄簾降太常卿奏禮畢訖行事前導陪位官等先詣中

殿立班如前殿儀俟皇帝詣中殿御幄簾降閤門報班齊禮直官太常博士引太常卿於御幄前俛伏跪奏稱太常卿臣某言請皇帝行朝獻之禮奏訖伏興奏禮畢仍此簾捲太常卿閤門官太常博士禮直官前導皇帝詣殿下褥位西向立太常卿奏請拜皇帝再拜賛者曰拜在位官皆再拜前導官前導皇帝升殿詣宣祖皇帝位香案前褥位北向立內侍奉香太常卿奏請上香再上香三上香內侍以茶酒授侍臣侍臣西向跪以進又奏請皇帝跪一奠茶奠酒再奠酒三奠酒俛伏興又奏請拜皇帝再拜賛者曰拜在位官皆再拜訖次詣太祖皇帝太宗皇帝真宗皇帝仁宗皇帝英宗皇帝神宗皇帝哲宗皇帝徽宗皇帝欽宗皇帝神御神案前行禮並如上儀訖前導官前導皇帝降自東階殿下褥位西向立奏請拜皇帝再拜賛者曰拜在位官皆再拜訖前導官前導皇帝還御幄簾降太常卿奏禮畢訖陪位行事前導應奉官以次退皇帝歸齋殿以俟還內如來儀次日皇帝自內乘輦入櫺星門將至宮門就露輦降輦步至齋殿由後殿之後至後殿東廊御以俟詣元天大聖后次詣昭慶皇后孝明皇后懿德皇后明德皇后元德皇后章穆皇后章憲明肅皇后章懿皇后慈聖元憲皇后宣仁聖烈皇后欽聖憲肅皇后欽成皇后欽慈皇后昭慈聖獻皇后昭懷皇后顯恭皇后顯肅皇后神御香案前行禮並如前殿中殿之儀

第一日

其日質明皇帝服靴袍出內即御座鳴鞭行門禁衛諸班親從等諸司祗應人員以下於後殿各自賛起居次從駕臣僚并應奉前導陪位官等先詣中殿立班如前殿儀俟皇帝詣中殿御幄簾降閤門報班齊禮直官太常博士引太常卿於御幄前俛伏跪奏稱太常卿臣某言請皇帝行恭謝之禮奏訖伏興奏禮畢往

此簾捲太常卿閤門官太常博士禮直官前道皇帝升詣殿上
褥位西向立太常卿奏請拜皇帝再拜贊者曰拜在位官皆拜
訖前道官前道皇帝詣宣祖皇帝位香案前褥位北向立內侍
奉香太常卿奉請上香再上香三上香內侍以茶酒授侍臣侍
臣西向跪以進又奏請皇帝跪奠茶酒再奠酒三奠酒俛伏興
又奏請拜皇帝再拜贊者曰拜在位官皆再拜訖次詣太祖皇
帝太宗皇帝真宗皇帝仁宗皇帝英宗皇帝神宗皇帝哲宗皇
帝徽宗皇帝欽宗皇帝神御香案前行禮並如上儀訖前導官
前道皇帝還褥位西向立奏請拜皇帝再拜贊者曰拜在位官
皆再拜訖前導官前導皇帝還御幄簾降太常卿奏禮畢訖陪
位行事前導應奉官以次退帝歸齊殿以俟還內依已降指揮駕回入祥曦
殿門

第二日淳熙九年恭謝分作三日行禮內第二日詣後殿元天大聖后并昭憲皇后至慈聖
光憲皇后第二日詣後殿神御

皇帝自內乘輦入櫺星門至齊殿降輦步至後殿東廡御幄以
俟詣元天大聖后次詣昭憲皇后孝明皇后懿德皇后明德皇
后元德皇后章穆皇后章憲明肅皇后慈聖光憲皇后宣仁聖
烈皇后欽聖憲肅皇后欽成皇后欽慈皇后昭慈聖憲皇后昭
懷皇后顯恭皇后顯肅皇后顯仁皇后神御香案前行禮並如
前殿中殿之儀

太祖親饗廟四

乾德元年十一月十五日開寶元年十一月廿三日
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繫親郊朝廟
開寶九年三月五日繫親
告將幸西京行雩祀禮

太宗親饗廟五

太平興國三年十一月十四日六年十一月十六日
雍熙元年十一月二十日淳化四年正月一日
至道二年正月九
日繫親郊朝享

真宗親廟十二

咸平二年十一月六日　五年十一月十一日
景德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天禧元年正月十二日
三年十一月十八日繫親享朝廟
太中祥符元年九月十日繫親告將行封禪禮
十一月二十七日繫封禪禮成恭謝
三年十二月十一日繫親告將祀汾陰
四年四月六日繫汾陰禮成親謁
五年閏十月七日繫聖祖降宮謝
六年十二月十五日繫親告將謁太清宮
七年二月十五日繫東郊恭謝朝享

仁宗親饗廟十三

天聖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五年十一月十六日
八年十一月十八日　景祐二年十一月十三日
寶元元年十一月十七日　慶曆元年十一月十九日
四年十一月三十四日　七年十一月十七日
皇祐五年十一月三日繫親郊朝享
皇祐二年九月二十六日
嘉祐七年九月六日繫親祀明堂朝享
嘉祐四年十月十二日繫親行給祭
天聖十年十一月十一日繫脩大內恭謝

英宗親饗廟一

治平二年十一月十五日繫親郊廟享

神宗親饗廟六

熙寧元年十一月十七日　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十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元豐六年十一月四日繫郊祀朝享
熙寧四年九月九日
元豐三年九月二十日祀明堂朝享

哲宗親饗廟五

元祐七年十一月十二日　元祐元年九月五日
元祐四年九月十三日
元符元年十一月十九日繫親郊祀朝享
紹聖二年九月十八日繫祀明堂朝享

徽宗親饗廟九

建中靖國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崇寧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大觀四年十一月二日
六年十一月九日
政和三年十一月五日
四年十一月十四日
宣和元年十一月十二日
七年十一月十四日繫東祀朝享
大觀元年九月二十七日繫祀朝享

高宗親饗廟十

紹興七年九月二十一日
十年九月九日並明堂享廟
十三年正月十一日繫奉上徽宗皇帝徽號冊寶享廟
十六年十一月九日
十一月七日
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
十九年十一月十三日
二十五年十一月十八日
二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並繫親郊享廟
三十一年九月一日繫明堂享廟

孝宗親饗廟十

紹興三十二年七月十四日
隆興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乾道三年十一月一日
六年十一月五日
淳熙三年九月六日
九年十一月八日
十二月八日
九年九月十二日
十五年九月八日
六年九月十五日
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光宗親饗廟二

淳熙十六年四月六日
紹熙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寧宗親饗廟八

慶元三年十一月壬寅
開禧二年
嘉泰三年十一月癸酉
嘉定二年九月庚子
嘉定五年十一月辛酉
十一年九月庚辰
八年九月庚午
十四年九月庚寅

按古者宗廟之祭有正祭有告祭皆人主親行其禮正祭則時享禘祫是也告祭則國有大事嘗于宗廟是也自漢以來禮制隳廢郊廟之祭人主多不親行至唐中葉以後始定制於三歲一郊祀之時前二日朝享太清宮太廟次日方有事于南郊宋因其制於第一日朝享景靈宮第二日朝享太廟第三日於郊壇或明堂行禮國史所書親享太廟太率皆郊前之祭然此乃告祭禮所謂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所謂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于泮宮是也若正祭則未嘗親行雖禘祫大禮亦命有司攝事累朝惟仁宗嘉祐四年十月親行祫祭禮一次而已蓋法駕屬車其鹵簿鄭重祼薦升降其禮節繁多故三歲享帝之時僅能舉一親祠然

告祭之事亦有大於祀天者如即位而告廟則自舜禹受終以至太甲之見祖成王之見廟皆是也雖西漢時人主每嗣位亦必有見高廟之禮而自唐以來則人主未嘗躬謁宗廟致祭以告嗣位宋朝惟孝宗光宗以親受內禪特行此禮而其它則皆以喪三年不祭之說爲拘不復舉行然自以日易月之制既定諒闇之禮廢久矣何獨於嗣位告祭一事以爲不可行乎慶元間李大性李謙所言可謂至論要之親享既不能頻舉則合於禘祫大祀行之而嗣位告祭則亦必合親行如卜郊之祭則三歲常行之事又只爲將有事於上帝而告白則本非宗廟之大祭有攝事足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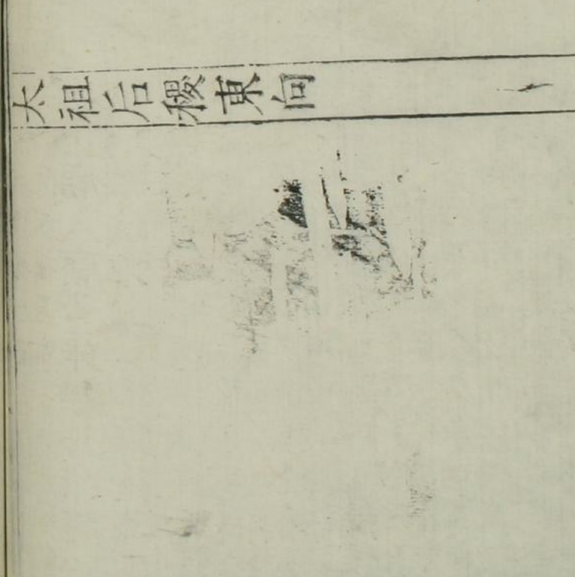
宋鄱陽 馬端臨 貴與 著
明蘄陽 馮天馭 應房 校刊

春秋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者何合祭也其祫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穀梁傳同○楊氏曰愚按此謂大合祭之也毀廟與未毀廟之主於太祖之廟而

右大祫

朱子周大祫圖

不窋至宣王爲昭皆南向



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祝曰祫祭於大祖宣王祫之時則祝迎高曾祖禰四廟而於太祖廟祭之天子合祭則迎六廟之主今言迎四廟者舉諸侯言也　主出廟入廟必蹕蹕止行者○主羣廟之主也出廟者謂出已廟而往太祖廟入廟謂從太祖廟而反還入已廟若在廟院之外當主出入之時必須蹕止行人○曾子問○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犆音特○春一礿而已不祫以物無成者不殷祭盧植曰春特餘時祫○程子曰祫合祭也諸侯亦祭祫只是祠禴嘗烝之祭爲廟禮煩故每年於四祭之中三祭祫食於祖廟惟春則祭諸廟也楊氏曰程子之言正解釋此章之義其曰祫合祭也只是禴祠嘗烝之祭爲廟禮煩故每年於四祭之中三祭合食於祖廟惟春則祭諸廟此說推明時祫之本意最爲明白又曰諸侯亦祭祫則通下章諸侯祫亦槩可見矣　諸侯礿犆礿文互明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王制○橫渠張子曰天子七廟一日而行則力不給故禮有一犆一祫之說特則祭一祫則徧祭如春祭高祖夏祫羣廟秋祭曾冬又祫來春祭祖夏又祫秋祭禰冬又祫楊氏曰張子謂禮有一特一祫之說正解釋此章但本章言礿嘗烝三祭皆祫惟禘一特一祫禮文殘缺指不分明故張子不從其言又別爲之說曰春祭高祖夏祫羣廟秋祭曾冬又祫來春祭祖夏又祫秋祭禰冬又祫雖一犆一祫之說若可通但言特只祭一廟而意備也又春祠夏禴秋嘗冬烝周時祭名詩所謂禴祠烝嘗于公先王是也此云礿禘嘗烝乃記禮者之誤也詳見四時祭篇○又按時祫即四時禴祠烝嘗之祭爲特祭羣廟禮煩乃

合高曾祖禰之主於太祖之廟並祭之故曰時祫

右時祫

朱子周時祫圖

稷 向東
文王
昭王 北向
共王
懿王
孝王

稷 向東
武王 向南
成王 北向
穆王
恭王
懷王

稷 向東
文王 向南
成王 北向
昭王
共王
懿王
孝王

稷 向東
武王 向南
成王 北向
穆王
恭王
懷王
孝王

稷 向東
文王 向南
成王 北向
懿王
孝王

稷 向東
武王 向南
成王 北向
穆王
恭王
懷王
孝王

稷 向東
文王 向南
成王 北向
懿王
孝王

稷 向東
武王 向南
成王 北向
穆王
恭王
懷王
孝王

朱子曰昭穆之不爲尊卑說已前見其大祫則始封以下以次相承亦無差舛故張璪以爲四時常祀各於其廟不偶坐而相臨故武王進居王季之位而不嫌尊於文王及合食乎祖則王季文王更爲昭穆不可謂無尊卑之序者是也但四時之祫不兼毁廟之主則右無昭而穆獨爲尊若兩世室之主則文常爲穆而武常爲昭也故陸佃以爲毁廟之主有不皆祫之時難之而未見璪之所以對也予竊以爲以上世之次推之一昭一穆固有定次而其自相爲偶亦不可易但其毁居本廟各自爲主而不相厭則武王進居王季之位而不嫌尊於文王及其合食于祖則王季雖遷而武王自當與成王爲偶未可以遽進而居王季之處也文王之爲穆亦虛其所向之位而已則雖北向而何害其爲尊哉作此圖以見之

問朱子祫祭考妣之位如何答曰太祖東向則昭穆之南北向者當以西方爲上則昭之位次高祖西而妣東祖西而妣東是祖母與孫並列於體爲順若余正父之說則高祖東而妣西祖東而妣西則是祖與孫婦並列於體爲不順彼蓋據漢儀中有高祖南向呂后少西更不取證於經文而獨取傳記曾之一二執以爲是斷不可回耳

祫祭考妣位圖

高祖妣 高祖 祖妣 祖 昭 祖妣 祖 高祖妣 高祖

太祖東向

祖妣未毀廟未祭公之列是

祖妣未毀廟未祭公之列是

祖妣毀廟未祭公之列是

楊氏曰愚聞之師曰祫祭有二曾子問曰祫祭於祖則視迎四廟之主王制云天子祫諸侯嘗祫烝祫此時祭之祫也公羊傳曰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升合食于太祖此大祫毀廟未毀廟之主而祭之也祫祭惟有此二條此外無餘禮矣漢儒之論又混禘祫而并言之何其紛紛多端耶馬融謂歲祫及壇墠禘及郊宗石室鄭玄謂祫則毀主未毀主合祭於太祖禘則惟大王王季以上遷主祭於后稷之廟文武以下若穆之遷主則祭於文王之廟昭之遷主則祭於武王之廟何休謂祫祭不及功臣禘則功臣皆祭及論禘祫之歲月則皆援公羊五年再殷祭之說爲據按祫祭年月經無其文惟公羊文二年大事于太廟傳云大事者何大祫也五年而再殷祭夫殷祭乃大祫之祭也謂五年而再殷祭謂三年一祫五年再祫猶天道三歲一閏五歲再閏也於禘祭乎何與漢儒乃援此以證禘祫相因之說爲鄭康成之說則曰三年而祫五年而禘爲徐邈之說則曰相去各三十月三十月而祫

三十月而禘唐自睿宗以後三年一祫各自計年不相通數然至二十七年凡五禘七祫其年夏禘訖冬又當祫而禘祫同歲太常議曰今太廟禘祫各自數年兩岐俱下通計或比年頻合或同歲再序或一禘之後併爲再祫或五年之內驟有三殷求於禮經頗爲乖失國朝宗廟之祭三年一祫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蓋用鄭康成之說其後有司又言三年喪畢遇祫則祫遇禘則禘二說牴牾不可稽考慶曆初乃用徐邈之說每三十月而一禘後又以二祭各不相因故熙寧八年既禘又祫竟無一定之論推原其所以然皆由混禘於祫而皆以爲合食於太祖也夫既混禘於祫皆以爲合食於太祖則禘祫無辨矣而又欲勉强穿鑿分別其所以不同此所以紛紛多端而莫之一也知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不兼羣廟之主而惟以其祖配之則禘與祫異不容混矣知大祫兼羣廟之主則自太祖而下毁廟未毁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矣又何壇墠與郊宗石室之分乎又何大王王季合食於后稷文武以下分昭穆各祭於文武二祧之分乎祫烝則功臣皆祭即司勳所謂祭於大烝是也誰謂祫祭功臣不與享乎知禘祫之不同則鄭康成徐邈之說皆非矣其間相因不同之說皆無謂矣又何同異得失之足論乎

司尊彝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皆有冊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蜼音誅大音泰○鄭司農云追享朝享謂禘祫也在四時之間故曰間大尊大古之尊山尊山罍也明堂位曰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玄謂追享祭迀廟之主以事有所請禱朝享謂朝受政於朝春秋傳曰間月不告朔猶朝于廟蜼禺屬卭鼻而長尾山罍刻而畫之爲山雲之形○禺音遇劉音隅卭魚丈反又五剛反○疏曰大尊大古之尊也故昔以明堂位爲證也云蜼禺屬卭鼻而長尾者案雞彝鳥彝相配皆爲鳥則虎彝蜼彝相配皆爲獸故尔雅註云蜼似猕

猴而大黃黑色尾長數尺似獼猴尾末有歧鼻露向上雨即自懸於樹以尾塞鼻或以兩指今工束人亦取養之爲物捷健其虎彝蜼彝富是有虞氏之尊故鄭註尚書云宗彝宗廟之中彝尊虞氏所用○春官

黃氏曰先鄭曰追享朝享禘祫也在四時之間故曰間祀其說是趙伯循春秋纂例曰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蓋帝王立始祖之廟猶謂未盡追遠之義故又推始祖所出之帝而追祀之以其祖配之者謂於始祖廟祭之而便以始祖配不兼羣廟之主爲其尊遠不敢褻也公羊傳曰大事祫也毀廟之主皆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故謂之大事也然則禘追祭其所自出故爲追享祫羣主皆朝于大祖而合食故爲朝享記曰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此朝之義後鄭亦曰追享追祭遷廟之主而曰有所請禱非常禮也又曰朝享月朔朝廟於義通然月月行之何以謂之間祀

禮運疏云祫祭之法備五齊三酒以實八尊祫祭在秋案司尊彝秋嘗冬烝朝獻用兩著尊饋獻用兩壺尊則泛齊醴齊各以著尊盛之盎齊醍齊沈齊各以壺尊盛之凡五尊也又五齊各有明水之尊凡十尊也三酒三尊各加玄酒凡六尊也通笙彝盛明水黃彝盛鬱鬯凡十有八尊故崔氏云大祫祭凡十八尊其明水玄酒陳之各在五齊三酒之上

楊氏曰愚按禮運疏云司尊彝尊皆云兩若禘祫之祭其齊既多不得惟兩而已蓋五齊各加明水當用十尊今云用兩大尊兩山尊此疏之所以疑也然司尊彝疏已云禘祫則用當時尊重用取足者泛齊醴齊各以大尊盛之盎齊醍齊各以山尊盛之是五齊各用五尊也五齊各加明水合之而爲十

尊

大祫九獻圖

若時祫則所用彝尊與春祠夏禴秋嘗冬烝九獻兩圖同禮運疏崔氏云周禮大祫於太廟則備五齊三酒朝踐王酌泛齊后酌醴齊饋食王酌盎齊后酌醍齊朝獻王酌泛齊因朝踐之尊再獻后酌醍齊因饋食之尊者侯爲賓則酌沈齊尸酢王與后皆還用所獻之齊賓長酳尸酢用清酒加爵亦用三酒

二彝　虎彝盛明水　蜼彝盛鬱鬯

五齊　太尊盛泛齊　太尊盛醴齊

山尊盛盎齊　山尊盛醍齊

山尊盛沈齊

裸　王一獻裸用蜼彝　后二獻裸用雌彝

朝踐　王三獻用太尊泛齊　后四獻用太尊醴齊

饋獻　王五獻用山尊盎齊　后六獻用山尊醍齊

朝獻　王七獻用朝踐大尊泛齊

再獻　后八獻用饋獻山尊醍齊

賓九獻用山尊沈齊

天府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鎮珍忍反又音珍○玉鎮大寶器玉瑞玉○大饗共王事與器之美者祫陳之以華國也○春官與音餘○盛其饌與貢謂祫祭先王○疏曰盛其饌者即三牲魚腊籩豆是也貢者則內金示和氣布庭實又非享賓時先王者以有三牲魚腊則非祭天以內金布庭實又非享賓時無此庭實故也知非朝而貢物者以朝而朝物不名大享孝經云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故知大享是祫祭也以享中最大故稱大享　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腊音昔○此內金示和也內音諸侯所獻

納○此所貢也內之庭實先設之金從革注和荆揚二州貢金
疏曰和爲庭實者三品○左傳云庭實旅百奉之以王帛故知
金爲庭實先云內金故知先設金 東帛加璧尊德也貢享所執
禹貢計三品者金銀銅三色也 致命者覲
子於王比德焉○疏曰知束帛加璧行享之時所執致命者覲
禮文也云君子於玉比德者謂諸侯執玉來貢欲自勵以玉
比德又示敬 龜爲前列先知也納錫大龜○疏曰龜能豫知吉
王以玉比玉 金次之見情也見賢遍反○金紹物金有兩
凶故云知事情所 義先入後設○紹音照○金
陳衆物龜最在前 紹物者觧經見情兩義者一示和二見情先入後設
者此經先云內金示和是先入陳在龜後是後設 丹漆絲編
竹箭與衆共財也編音曠○萬民皆有此物荆州貢丹充州貢
漆絲豫州貢纊揚州貢篠蕩○纊大黨反○
疏曰此皆見之 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其餘
於禹貢文也
謂九州夷服鎮服蕃服之國周禮九州之
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實爲贄 其出也肆夏而送之
謂諸侯之賓也禮畢而出作樂以節之肆夏當爲
享諸侯則諸侯出入奏肆夏此經其
蓋重禮也出謂諸侯之賓也禮畢客醉而後出宜奏陔夏故燕
陔夏○疏曰大享諸侯則諸侯出入奏肆夏此經其
助祭之後禮畢客醉而後出宜奏陔夏故燕 大饗之禮尚玄酒
禮大射賓出奏陔夏明不失礼也○禮器
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大享祫祭先王以腥魚爲俎
實不臑孰之大羹肉湆不調
以鹽菜○臑音而湆去及反○疏曰此皆質素之食而大享設
之人所不欲也然以其有德質素其味可重人愛之不忘故工

賓飲食之本也大享尚玄尊而腥魚先大羹而飲醆祭齊
大羹而飽乎庶羞○疏曰此皆質素之食而大享尚玄尊而用酒食先黍稷而飯稻粱祭齊
貴本而親用也

徵應鐘爲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
反徵張里反九磬依字九音大磬上昭反○黃鐘生於虛危之
氣虛危爲宗廟九德之歌春秋傳所謂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九
功之德皆可歌也陰竹生於山北者龍門山名九磬讀當爲大
韶字之誤○疏曰宗廟不言時節者天地自相對而言至此宗
廟無所對謂祫祭也○又分樂已見四時祭禮楊氏曰大司樂
圜鐘爲宮之樂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與上文乃奏黃鐘
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者不同則知圜鐘爲宮之樂非冬日
至祀昊天上帝則不得用矣函鐘爲宮之樂夏日至於澤中之
方丘奏之與上文以祭地示以祀四望以祭山川者不同則函
鐘爲宮之樂非夏至祭后土地祇不得用也以此推之黃鐘爲
宮之樂於宗廟之中奏之與上文以享先妣以享先祖者不同
則知於宗廟之中奏之者謂大祫也故疏家引公羊大事于太
廟大事者何大祫也其說爲有據矣宗
廟禮禘祫爲大祭禘禮亦當用此樂也

思文 天作 清廟 執競 維清 武雝

右祫祭禮物樂舞

按楊氏祭禮以思文以下六詩爲祫祭之樂歌蓋本通典之說然以序考之惟大祀先王公近於祫　祭而其它詩則皆非也蓋朱文公之釋詩皆廢序而自爲之說故其門人宗之然祫者合祭太祖以下所該甚廣則其詩之所賛頌者亦不當專指一人如天作如執競如武如雝賛頌者廣則祫祭之時歌之可也至於思文專言后稷清廟維清專言文王施之祫祭則不類矣恐當以序說爲正

前期十日 並見四時祭禮

祭之前日　小史大祭祀讀禮法史以書叙昭穆之俎簋 讀禮法者大史與羣執事史此小史也○疏曰大祭祀謂祭宗廟三年一祫之時有尸主兼序昭穆也大史讀禮法之時小史則叙昭穆俎簋當依禮出之節校比之使不差錯○餘並見四時祭禮　祭之日酒正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 說見祫祭九獻圖 餘並見四時祭禮

九獻

祼　祼用虎彝蜼彝皆有舟 餘並見四時祭禮○禮運疏云尸入室乃作樂降神故大司樂云凡祭祀之時眡瘞時皆同在太廟中依次而灌所灌鬱鬯乃出迎牲后從灌二獻也 祭之卒之奠之是爲一獻也 王乃出迎牲后從灌二獻也

朝踐　朝事之籩其實爵黃白黑形鹽膴鮑魚鱐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醢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茆菹麋臡 籩芳弁反又音情邪音○豆卯麋京倫反○詳見祭物

牲　白牲殷牲也周公死有王禮魯不敢與文武同 魯公用騂剛 騂息營反剛音剛○騂剛赤春周牲也魯公以諸侯不嫌改從周制以春爲差 羣公不毛 不毛不純色所以降于尊 周之文○王于況反 牲也不以夏黑牲者蓋改周之文○王于況反 騂息營反剛音剛○騂剛赤春周牲也魯公以諸侯不嫌改從周制以春爲差 羣公不毛 不毛不純色所以降于尊 祖○春秋文公十三年公羊傳○其朝踐用兩大尊 司尊彝○餘並見四時祭禮○禮運疏云迎牲而入至於庭故禮器云納牲詔於庭王親執鑾刀啓其毛而祝以血毛詔於室凡牲則割各別牢故公羊傳云周公白牲魯公騂剛案逸禮云毀廟之主昭共一牢穆共一牢於是行朝踐之事尸出於室太祖之尸坐於戶西南而其主在右昭在東穆在西相對坐主各在其右故鄭註祭統云天子諸侯之禮朝事延尸於戶外是以有北面是尸之礼祝乃取牲升

晞膋燎于爐炭入以詔神於室又出以藏于主前郊特牲云詔祝於室坐尸於堂是也王乃洗肝於鬱鬯而偪之以制於主前所謂制祭次乃升牲首於室中置於北墉下后薦朝事之豆籩乃薦腥於尸主之前謂之朝踐即禮運薦其血毛腥其俎是也王乃以王爵酌大尊之齊以獻尸三獻也后又以王爵酌大尊禮齊以亞獻四獻也○禮器周旅酬六尸疏曰大祫多主而唯云尸皆先儒與王肅並云獻廟無尸但有主也

饋獻　饋食之籩其實棗栗桃乾䕩榛實饋食之豆其實葵菹蠃醢脾析蠯醢蜃蚳醢豚拍魚醢

䕩古栗字䕩音老榛側巾反蠃力加反蠯蒲佳反蜃市軫反拍音博。○魯祭周公何以爲盛周公盛魯公壽羣公廩盛音詳見祭物

成粢盛也在器曰盛○盛者新穀壽者冐也故上以孰也廩者連新於陳上財今半用連耳此謂方祫祭之時序昭穆之差○疏曰若其時祭粢盛精鑿羣公之饌一何至此故知正是祫祭之時序昭穆之差尊祖故也○春秋文公十三年公羊傳○饋獻之尊見前祫祭九獻圖○餘並見四時祭禮○盥連疏云乃退而合享至薦熟之時陳於堂故禮器云設饌於堂乃後延主入室太祖東面昭在南面穆在北面徙堂上之饌於堂內坐前祝以羣爵酌奠於饌南故郊特牲註云天子奠角即此之謂也既奠之後又取腸間脂爓蕭合馨薌以特牲註云奠謂薦熟時當此大今樂也自此以前謂之接祭乃迎尸入室舉此奠羣主人拜以妥尸故郊特牲云舉尊角拜妥尸是也后薦饋獻豆籩王乃以玉爵酌山尊盛齊以獻尸是六獻也王爵酌山尊醴齊以獻尸是五獻也后又以

朝獻朝獻圖○餘並見四時祭禮運疏云於是尸食十五飯訖王以玉爵因朝踐之尊泛齊以酳尸爲七獻也故鄭云夾朝踐云朝獻尊相因也朝獻謂此王酳尸因朝踐之尊也后乃薦加豆籩尸酌酢主人主人受嚮王所以獻諸侯

再獻　其再獻用兩山尊司尊彝○加籩之實菱芡桌脯加豆之實芹菹兎醢深蒲醓醢茝菹鴈醢筍菹魚醢菱音陵芡音儉芹音勤茝音道○詳見祭物

○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昨讀爲酢聲之誤也○疏曰尸酢賓長即用罍尊三酒中清酒以自酢不敢與王之神靈共酒尊○餘並見四時祭禮○禮運疏云於是后以瑶爵因酌山尊酸齊以酳尸爲入獻也鄭註司尊彝云夾朝踐爲饋獻者亦尊相因也再獻后酳尸獻謂饋食時后之獻也於時王可以瑶爵獻卿也諸侯爲賓者以瑶爵酌山尊沈齊以獻尸爲九獻九獻之後謂之加爵案特牲三加則天子以下加爵之數依尊卑不止三加也故特牲三加爵別有嗣子舉奠爵之王世子諸侯謂之上嗣舉奠爵當然崔氏以爲后獻皆用瑶爵又以九獻之外加爵用璧散今案內宰云后祼獻則贊瑶爵亦如之鄭註云瑶爵謂尸卒食王既酳尸后亞獻之始用瑶爵則后未酳尸以前不用也又鄭註司尊彝云王酳尸用玉爵而再獻者用璧角璧散可知此璧角璧散則瑶爵也崔氏乃云王獻之外諸臣加爵用璧角璧

散其義
非也

周旅酬六尸 使之相酌也后稷之尸發爵不受旅○疏曰謂祫
祭時聚羣廟之主於太祖后稷廟中后稷在室西
與子孫爲酬酢餘自文武二尸就親
廟尸凡六在后稷之東相對爲昭穆更相次序以酬也大祫多
主而准云六尸者先儒與王肅並云毀廟無尸但有主也○曾子曰周禮其猶醵與醵其庶反又其
約反○合錢飲酒爲醵旅酬相酌似之也
王居明堂之禮中秋乃命國醵○禮器

右九獻

通典將祫祭前期十日之前夕肆師告其大宰太宗太史帥執
事而卜日既卜司隸隸僕脩除糞洒其廟將祭前夕於太廟南門
之外展牲庖人告牷太宰眡滌濯祭器掌次於廟門外之東設
主人及公卿以下次幕其尸次兼設幄掌次云凡祭祀張其旅幕張尸次鄭玄云旅衆
也公卿以下即位所祭祀之門外以待事爲之張大幕尸尸則有幄鄭司農註云尸次次所居更衣帳次百司所
供之物皆至廟門外司徒奉牛牲司馬奉羊牲司空奉豕牲每
廟各一牢按公羊云周公白牲魯公騂牲羣公不毛是各牲也司烜氏以夫燧取明火於
日以照饌以鑒取明水於月以加一五齊欲得與陽之發氣也加謂於上陳之邊人
陳四籩之實謂朝事之籩饋食之實盖籩之實名物各異前九獻條下醢人掌四豆之
實謂朝事之豆饋食之豆加豆之實名物見前九獻條下醢人共五齍七菹醢醬等
盖豆之實醢
鹽人共苦鹽顆鹽散鹽今海鹽也小史序昭穆之俎簠簋酒正共五齊三
酒以實八罇司罇彝共牢彝黃彝司罇云秋嘗冬烝祼用鬱鬯彝黃彝鄭玄云彝畫
禾稼黃彝黃目罇也謂以黃金爲目設於罇上以祫在秋故用
鼎鑊及大羹鉶羹鑊所以煑肉及魚腊之器既熟乃升於鼎舍人共簠簋甸師氏共
盛盛及蕭茅蕭茅則納於鄉師鄉師得而束之長五寸切之以藉祭凡后所陳薦玉齍玉
敦音對等物皆九嬪共之獻尸之瑤爵等內宰共之天府陳國之
玉鎮大寶器陳於東西序即尚書顧命者是也九服內諸侯及夷狄等來
助祭所貢方物珍異等皆陳廟庭其几筵司几筵云吉事變几
祼於室饋食于堂繹于祊每事易几神事文示新也席皆以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
席黼純左右玉几紛如綬有文而狹者繅席則削蒲筍展之編以五綵若今合歡矣畫謂雲氣次席桃枝席

有次列成文 司服共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則鷩冕尸服亦然凡百司所共之物皆太史校數之及教所當置處（太史職云祭之日執事以次位常是王所乘輅雞人呼晨司樂宿懸等一如圜丘其日夙興陳酒齊等室中近北陳鬱鬯鬱鬯之南陳明水明水之南室戶之內陳泛齊醴齊盎齊室戶之外堂上陳醍齊而已次堂下陳沈齊之南陳玄酒玄酒之南陳事酒昔酒清酒（此說取禮運玄酒在堂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昔酒在下之意楊氏曰愚按四時祭禮其陳五齊之序亦當如是但四時之祭陳之而不盡用只用醴盎二齊惟祫祭並用五齊）於是大宗伯出高祖以下木主守祧出先王先公祧主皆入太祖后稷廟中於室中之奧西壁下東面布太祖后稷位尸在東北面太祖之子於席前之北南面爲昭次昭之子在南方北面相對爲穆以次而東孫與王父並列直至禰其尸各居木主之左凡七尸（七尸者逸禮文禮器云君旅酬六尸鄭玄云后稷尸祭爵不受故是也○楊氏曰愚按祫祭禮有二大祫則不祧至宣王爲穆皆北向如朱子大祫圖所祫則太祖后稷東向二昭南向二穆北向世數遠遷妙朱子用九獻王服衮冕而入奏王夏后服副褘從王而入則時祫則奏齊夏次尸入奏肆夏不迎尸別嫌也）王乃珪瓚酌鬱鬯以授尸尸受之灌地祭之以降神乃啐之奠之此爲求神之始也此爲一獻（樂章歌九功之德詩用清廟）次后以璋瓚酌黃彝之鬱鬯以亞獻尸亦祭之啐之奠之此爲二獻次奏黃鐘宮大呂爲角太蔟爲徵應鐘爲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韶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人鬼則主后稷先奏是樂以致其神然後合樂而奏焉路鼓四面鼓也九德之歌春秋所謂六府三事也九功之德皆可歌樂陰竹生山北者龍門山名九韶當爲大韶前祼及樂皆爲求神謂之一始（楊氏曰愚按二始謂祼及樂也但通典此章先述一獻後述大司樂則祼先而樂後又按大司樂奏陰神乃灌則以云先奏是樂以致其神而祼尚禮運疏亦云作樂降神乃灌則樂先而祼後二說不同）以圜丘之樂先而祼後二說不同）以周人尚臭故以鬯臭次王出迎牲入奏昭夏（鄭特牲云既灌然後迎牲）王親牽牲大夫贊執幣而從（禮器註云納牲於庭時也當用幣以告神而殺牲）乃以牲告庭云博碩肥腯（禮器云納牲於庭註云詔於庭是也）王乃親

執鑾刀啓其血毛謂耳傍以授於祝祝入告神于室幽全之義也禮器註云血毛詔於室是乃延太祖尸主坐於室戶外之西南面主在其右亦南面昭在東穆在西相向而坐主各在其右王乃親射牲而殺之以行朝事之禮乃延尸於戶西南面取牲膟膋燎於爐炭洗肝于鬱鬯而燔之入以詔神於室右出以隳于主隳謂分臧肝膋以次乃升牲首于室中置於北墉下尊首尚氣祭主隳音許志反乃薦腥肉於尸主前謂朝踐之禮王乃以玉爵酌泛齊以獻尸謂之朝踐之獻凡三獻也后於是薦朝事之籩豆時堂上以大呂之調歌清廟之詩堂下以黃鍾之調作大武之樂奏大武之時則歌維清及大武之詩詩序云維清奏象舞也奏大武也獻后稷尸時樂同降神樂章則歌思文詩序云思文后稷配天也獻先王先公則大司樂云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先王先公樂章則歌天作詩序云天作祀先王先公獻文王尸歌清廟詩序云清廟祀文王獻武王尸歌執競詩序云執競祀武王樂同先王先公既獻皆大司樂帥瞽人登歌之時○小音亂下管奏�先獻幹音亂后薦之後遂以瑤爵酌著鑮之醴齊以亞獻凡四獻也於是堂下樂亦作時王從東階而西酌以獻尸后則從西而東酌獻尸按禮器云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鑮禮交至將薦熟時先以所薦之饌設於堂以告尸主設饌於堂乃人君之禮鄭玄云時祝以斝爵酌奠於饌之右鄭玄註郊特牲云天子奠絕斝此時又膟膋及黍稷燔於鄉蒿令臭陽達于墻室既乃迎尸入室各即席祝取向時所奠斝爵將祭之祝乃詔王拜尸以安之尸遂坐祭酒啐之奠之於是王又以玉爵酌壺鑮盎齊以獻尸謂之再獻凡五獻也時后薦饋食之籩豆薦訖乃以瑤爵酌壺尊醍齊以亞獻凡六獻也每獻作樂如初尸乃食食訖王以玉爵酌朝踐著鑮之泛齊以酳尸謂之朝獻凡七獻也司鑮彝云朝踐用兩著尊玄云變朝踐為朝獻尊相因后乃薦加事豆籩尸飲訖授祝祝酌清酒以授尸尸以酢王乃設酢席於戶內司几筵云祝先王酢席亦如之鄭玄註云尸卒

食王酳之卒爵祝受之又酌授尸尸以酢王於是席王於户内后及諸臣致爵乃設席○楊氏曰愚按禮運疏及通典皆云王酳尸訖后乃薦加事豆籩則后薦豆籩當王酳尸節又按籩人疏云此加籩當尸食後王酳尸后亞王酳尸於時薦之則后薦豆籩當后酳尸節二說不同於是后以瑶爵酌壺鐏醍齊以獻尸謂之再獻凡八獻也鄭玄註司尊彝云王酳尸之後后酌亞獻尸乃酢后后飲酢酒次諸臣爲賓酌壺鐏沈齊以備卒食三獻凡九獻司尊彝註云王及后各四諸臣一祭之正也

大祝乃設饌於廟門外之西室以索祭名爲祊郊特牲云索祭祝于祊是也緣此處生平待賓客之處故廣求既九獻王乃冕而總干戚率羣臣王在東舞大武樂皇尸所謂又皮弁而舞大夏兼作六代之樂遂行加爵爲旅酬之始禮器云周旅加爵但止於人九卿之長一人用璧角酌沈齊各行一加爵按少牢特牲之祭加爵但止於三也通前凡十一獻亦得於天數也明堂位云如以璧散璧角也然後煇胞上詩眷反下音炮翟閽等皆有所賜予於來日又祭名爲繹亦謂之祊爾雅云繹又祭也春秋云壬午酒繹杜註云先日辛巳有事於太廟是又鄭玄註禮器云祊繹也明日之繹祭也謂之祊者以於廟門之傍因名焉其禮先

設饌於廟門外之西室而事尸於堂其祭室之禮簡而事尸禮大以孝子求神非一處也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

楊氏曰愚按特牲饋食禮賈疏云天子大祫十有二獻夫宗廟祭禮莫重於大祫恐未必止於九獻周官諸公九獻諸侯七獻見於行人諸侯長十有再獻見於掌客註云諸侯長九命作伯者也獻公侯以下如其命數以諸侯長十有再獻推之則大祫十有二獻禮亦宜然但其禮既亡節文無所可據禮運疏及通典所述九獻大略著之于篇庶幾可以見禮之梗槩賈疏十有二獻之說今並存之以待作者

傳文公二年太事于太廟躋僖公躋升也僖公閔公庶兄繼升在閔上故書而譏之左氏曰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爲宗伯夏戶雅反○疏曰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辨廟祧之所掌亦當然也躋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之昭穆諸侯之官所掌僖公既爲兄死時年又長故見鬼大故鬼小新鬼僖公死時年小弗忌明言其所見先大後小

順也躋聖賢明也又以僖公明順禮也君子以爲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先悉薦反下不先同○齊子禮反○故禹不先鯀鯀禹父湯不先契契湯十三世祖文武不先不窋不窋后稷子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帝乙微子父厲王鄭桓公父二國不以帝乙厲王不肖而猶尊尚之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解佳賣反忒他得反○忒差也皇皇美也后帝天也詩頌僖公郊祭上天配以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先稱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大祫也詳見前躋者何升也何言乎升僖公譏逆祀也其逆祀奈何先禰而後祖也升謂西上後祖者僖公以臣繼閔公猶子繼父故閔公於文公亦猶祖也自先君之隱桓及閔僖各當爲兄弟顧有貴賤耳自繼代言之有父子君臣之道此恩義逆順各有所施也○穀梁傳同○國語魯語夏父弗忌爲宗弗忌魯大夫宗宗伯丞將躋僖公宗有司曰宗有司宗官司事臣也自玄王以及主癸莫若湯玄王契也主癸湯父也自稷以及王季莫若文武商周之孫也未嘗躋湯與文武爲不踰也不決相踰揚氏曰春秋書大事于宗廟謂大祫也大祫則群公不同國語云丞將躋僖公穀梁傳云著祫嘗曰烝曰嘗著指時祫言○定公八年冬十月從祀先公從祀也先公閔公僖公也將正二公之非也次位左氏曰順祀先公而祈焉陽虎將作大事欲順祀以取媚通典古者天子諸侯三年喪畢皆合先祖之神而享之以生有慶集之懽死亦應備合食之禮緣生以事死因天道之成而設禘祫之享皆合先祖之神而享之虞夏先王崩新王元年二年喪畢而祫三年春特禴夏祫禘秋祫嘗冬祫烝四年春特禴夏祫禘秋祫嘗冬特烝四年春特禘夏祫禘秋祫嘗冬祫烝夏特禴秋特嘗冬特烝四年春特禘夏祫禘秋祫嘗冬祫烝周歲皆然以終其代高堂隆云喪以奇年偶年畢則祫亦常在偶年殷先王崩新王二年喪畢而祫三年春特禘奇年偶年則祫亦常在偶年周歲奇偶如虞夏按殷改虞夏春禴曰禘又改禘爲禴按郊特牲春禘秋嘗則殷祭周制天子諸侯三年喪畢禫祭之後乃祫於太祖來年春禘于羣廟祫毀廟未毀廟皆合升於太祖禘則不及親廟但文武以下毀主依昭穆於文武廟中祭之王季以上於后稷廟祭之知先祫後禘者約春秋

魯僖公定公宣公皆八年而禘以再殷祭推之爾後五年再殷祭一禘一祫所以喪必有此禘祫者爲後再殷之祭本也喪畢之祫祫之本明年之禘禘之本故從此後各自數每至三年則各爲之故得五年再殷祭因以法五歲再閏天道大成也

禘以夏祫以秋

詩閟宮傳云諸侯再禘則不嘗唯天子兼之是也崔靈恩云禘以夏者以審諦昭穆序列尊卑夏時陽在上陰在下尊卑有序故大次第而祭之故禘者禘也禘也祫以秋者以合聚羣生其禮最大必秋時萬物成熟大合而祭之故祫也合也

右楊氏祭禮只分大祫時祫爲二而不言四代之制且不言祫祭之時蓋以經無明文不敢臆說而通典則備言之蓋通典取鄭康成所註禮記爲說而康成又約春秋所書爲說大槩皆臆說也是以先儒多排之然自鄭註既行而後之有國者多本之以定宗廟之祭矣故具載通典所述而列諸儒之論于左方

趙氏曰王制春礿夏禘鄭註以爲夏時禮祭統註謂夏殷禮祭義春禘秋嘗註以爲春禘者夏殷禮周以禘爲殷祭更名春祭曰祠郊特牲又註云禘當爲禴夫禮記諸篇或孔門之末流弟子所撰或是漢初諸儒私撰之以求購金皆約春秋爲之見春秋禘于莊公遂以爲時祭之名見春秋惟兩度書禘閔二年五月吉禘于莊公僖八年七月禘于太廟今之五月也所以或謂之春祭或謂之夏祭咎自著書不相符會理可見也而鄭玄不達其意故註郊特牲云禘當爲礿祭變與郊特牲同祭統及王制則云此夏殷時禮也且祭統篇末云成王追念周公賜之重祭郊社嘗禘是也何得云夏殷禮哉王制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丞烝則不禴撰此篇者亦緣見春秋中唯有禘烝嘗三祭謂魯唯行此三祭故云耳若信如鄭註諸侯每歲皆朝即遠國來往須歷數時何獨廢一時而已又須往來常在道路如何守國理民乎鄭註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廢一時祭公羊傳五年而再殷祭太宗伯註曰五年再殷祭一祫一禘又云禘祫俱殷祭祫則於太祖列

羣廟之主禘則於文武廟各迎昭穆之主夫太廟之有祫祭象生有族食之義列昭穆蓋尊卑今乃分昭穆各於一廟有何理哉若信有此理五廟七廟有虛主曾子問篇中何得不該蓋儒者無以分別禘祫之異强生此義也僖公三十三年左氏傳曰烝嘗禘於廟蓋左氏見春秋經前後記祭唯有此烝嘗禘三種以爲祭名盡於此但按經文不識經意所以云耳又昭公十五年禘于武宮二十五年禘于襄公定公八年禘于僖公亦左氏見經書禘于莊公以爲諸廟合行之故妄云禘于武宮僖宮襄宮皆妄引禘文而說祭耳問者曰若謂禘非三年喪畢之殷祭則晉人云以寡君之未禘祀何也答曰此左氏之妄也左氏見經文吉禘於莊公以爲喪畢當禘而不知此本魯禮不合施於他國左氏亦自云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即明諸國無禘可知是左氏自相違背亦可見矣

林氏曰事有出於一時之陋見行之數千百載莫有悟其非者良可嘆也夫禘祫之說諸儒聚訟久矣論年之先後則謂之先三而後三鄭康成高堂隆或謂先二而後三邈辨祭之小大則或謂祫大於禘鄭康成或謂禘大於祫王肅或謂一祭而二名禮無差降賈逵劉歆又或謂禘以夏不以春祫以冬不以秋矛盾相攻卒無定論此皆置而勿辨其可深責者始爲私見陋說召諸儒之紛紛者其鄭氏之失歟鄭氏之說曰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于羣廟自爾以後五年而再盛祭一禘一祫周禮廢絕久矣鄭氏何據而云爲之說者曰周禮盡在魯鄭氏據春秋魯禮則周禮可知矣僖公薨文公即位二年秋八月大事于太廟大事祫也推此是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也明年春禘雖無正文

約僖公定公八年皆有禘文可知蓋以文公二年祫則知
僖宣二年亦皆有祫則明年是三年春禘四年五年六年
秋祫是三年祫更加七年八年并前爲五年禘故禘於羣
廟也自後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嗚呼鄭氏不知春秋固妄
爲此說後學又不察固爲所惑也當春秋時諸侯僭亂無
復禮制魯之祭祀皆妄舉也諸侯而郊上帝禘始祖罪也
大夫而旅泰山舞八佾罪也春秋常事不書其書者皆悖
禮亂常之事故書郊者九書禘者二與夫大事一有事二
烝二嘗一之類無非記其非常俾後世以見其非奈何反
以爲周禮而足法乎使魯之祭祀如周之禮則春秋不書
矣據僖公以三十二年冬十二月薨至文公二年秋八月
喪制未畢未可以祫也而乃大事焉一惡也躋僖公二惡
也彼有二惡春秋譏之鄭氏乃謂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

者采禮耶又曰明年春禘經無三年禘祭之文何自知之徒
約僖公宣公八年皆有禘而云愈繆也魯之設祭何常之
有聖人於其常又不書之何得約他公之年以足文公而
見三年之禘與五年而再殷祭乎使文公二年不因躋僖
公則春秋不書大事使僖公八年不因用致夫人則春秋
不書禘又何準耶況宣公八年經書有事于太廟則是常
祭也而以爲禘何耶誠爲禘祭經不得謂之有事且閔公
二年春秋書夏月吉禘于莊公是魯常以二年即禘矣何
待三年與八年乎閔有禘文而不之據宣無禘文而妄據
之傳會可見也不然魯至僖公而始書三望豈他公皆不
望乎至成公而後書用郊豈他公皆不郊乎桓公一歲而
再烝十二公而唯一嘗又可以爲法乎取亂世之典以爲
治世之制鄭氏豈知春秋哉區區一鄭氏不足責後世諸

儒波蕩而從之歷代祀典咸所遵用益可悲也夫其論禘祫之制既謬至其言祭之時亦非矣春秋書大事於秋八月而彼以爲冬書閔公之禘於夏四月書僖公之禘於秋七月而彼一以爲夏既本魯禮以行祀典而又不用其時是自矣也故曰事有出於一時之陋見行之數千百歲莫有悟其非者禘祫之說是也雖然魯禮誠非矣先王之制可得聞乎曰孟子之時不聞周禮之詳矣矧加秦火之酷乎夫子曰多聞闕疑鄭氏惟不知闕疑之理乃妄說以惑世況又効其尤耶故求之聖經禘祫之文不詳所可知者禘尊而祫卑矣禮不王不禘或問禘之說夫子答以不知譏魯僭僭也春秋之法所譏在祭則書其祭名不然則不書郊書望禘則所譏在郊望與禘也若文公之祫則譏其短喪逆祀不在於祫故曰大事而已何者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王者豈始祖之廟未足以盡追遠尊先之意故近推祖所出之君而追祀之則謂之禘有虞氏夏后氏皆禘黃帝以其祖顓帝之所出也商人周人皆禘嚳以其祖契文王之所出也禘天子之祭名諸侯無禘禮魯用之僭也若夫祫則合食而已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合食于太祖非惟天子有祫諸侯亦得祫也詳二祭之名則禘尊而祫卑可謂明矣先儒據鄭氏說率以祫大於禘是以諸侯之祭加天子之祭可乎考之經籍禘祫之文可知者此爾蓋其禮當闕其疑不可據漢儒臆論也若世有聖君賢臣達禮之情觀時變通而爲之制可矣何必膠柱而不知變乎苟徒以鄭氏之誤說魯人僭禮之典以爲百代常行則恐爲後世知春秋者笑也

楊氏曰自漢以來宗廟之禮不合古制者其失有二混禘祫爲一事一失也輕宗廟而重原廟二失也其一曰禘祫之禮不同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以始祖配之所謂禘也合羣廟之主於始祖之廟而設殷祭所謂祫也先儒皆知祫爲殷祭矣而又兼以禘爲殷祭其說何從始乎蓋自成王念周公有大勳勞賜以郊禘專祭聖人已嘆其非禮然魯之有禘特祭於周公之廟而上及於文王以文王者周公之所出也其後閔公二年僭用禘禮行吉祭不於周公之廟而行之於莊公之宮而禘之禮始紊自僖公八年用禘禮合先祖叙昭穆用致夫人於廟而禘禮始與祫混淆而無別春秋常事不書特書閔公僖公兩禘者記失禮之始也文公二年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公羊傳曰大事者何大祫也謂大合毀廟未毀廟之主

於太祖之廟而祭之也天子有祫諸侯亦有祫於文公乎何譏譏其逆祀躋僖公也鄭康成乃謂禘祫皆爲魯禮夫謂祫爲魯禮可也魯之有禘行於周公之廟已非禮矣況僭而行之於莊公之宮又禘于太廟以致妾母可以謂之禮乎禘宗廟之大祭也故惟禘禮爲盛觀明堂位之言可見閔僖竊禘之盛禮以侈一時之美觀猶周公廟有八佾其後竊而用之於季氏之庭此聖人之所深惡也況三年喪畢而吉祭此祫禮也閔公喪未畢竊禘之盛禮以行吉祭合先祖叙昭穆此祫禮也僖公竊禘之盛禮以致夫人禘祫之混自此始也鄭氏不能推本尋源以辨禘祫二禮之異正閔僖僭禘之罪以明春秋之意反取春秋之所深譏者以明先王禘祫之正禮又妄稱禘祫皆爲殷祭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二禮常相因並行且多爲說以文之按鄭

註王制及春官大宗伯詩殷頌皆曰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于羣廟自爾以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愚始讀鄭氏三註意其必有昭然可據之實及攷其所自來則曰一祫一禘之說出於春秋魯禮及緯書夫溺於緯書之僞而不悟其非此鄭氏之蔽惑不足責也謂出於春秋魯禮者並無事實可證乃專取僖公之禘文公之祫二事穿鑿傅會以文致其說而已夫禘祫二禮其源各異本不相因舊公之禘未嘗因乎祫文公之祫未嘗關乎禘也今其說曰文公二年既有祫則僖公二年亦必有祫僖公八年既有禘則文公八年亦必有禘事之本無既牽合影射以爲有蓋欲明僖公之禘前有祫文公之祫後有禘以證一禘一祫之說而已此其妄一也夫既取僖公之禘文公之祫爲證矣又增宣公八年之禘以明之謂僖宣

八年皆有禘攷於春秋宣公八年有事于太廟未嘗有禘文乃鄭氏駕虛詞以多其證此其妄二也文二年公羊傳云五年而再殷祭所謂五年再殷祭者謂三年一祫五年再祫猶天道三年一閏五年再閏也鄭氏乃引之以爲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之證此其妄三也二年至八年相去凡七年與五年再殷祭之數不合也則爲之說曰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于羣廟自爾以後五年而再殷祭夫謂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可也明年春禘于羣廟何所據而爲是說乎强添此事於五年再殷祭之前直欲以掩五年七年不合之數爾後之儒者知其不可則爲之說曰喪畢之祫祫之本明年之禘禘之本此其爲說若巧矣惜乎其似是而實非也此其妄四也且後世之所以信鄭氏者以其所據者春秋也而鄭氏所據者乃是以無爲

有駕虛爲實取閔僖僭竊之禮以明先王禘祫之正禮既三註其說於經又以此說推演爲禘祫志註疏盈溢文不勝繁故觀者莫辨諸儒靡然而從之是皆求其說於鄭註之中未嘗以經而考註之真僞也王肅最爲不信鄭氏亦以禘爲五年殷之祭名不亦誤乎自鄭氏之說立混禘於祫而禘之禮遂亡混祫於禘而祫之禮亦紊夫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見於大傳見於小記見於喪服子夏傳非不甚明祭法首述虞夏殷周四代已行之禮又信而有證固有國家者所當講明而舉行也自漢以來世之儒者皆置之而不論其故何哉蓋後之言禘者皆求其說於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之中而不求之於禘其祖之所自出皆由漢儒混禘於祫而遂至於不知有禘此禘禮之所由亡也可不惜哉漢儒既以禘祫皆爲魯禮又以禘祫

同爲殷祭於禘祫之本原已失之矣又欲尋沈逐末欲禘祫之名所以不同是故馬融謂禘大祫小（禘三年大禘及郊宗祫祫歲祫及壇墠）鄭玄謂祫大禘小（祫毀主未毀主合於太祖禘者毀主合食未毀則各祭於其廟）賈逵劉歆謂一祭二名紛紛異同得失不能相遠最是鄭氏多爲之說附經而行其汨經爲尤甚於是祫禮爲禘所混歷代所行衆說紛錯歲月先後拘牽纏繞而祫禮亦不得其正是祫之禮亦從此而紊矣故曰混禘祫爲一事其失一也（輕宗廟重原廟說見宗廟門）

又曰愚按鄭氏註王制春官大宗伯及詩殷頌皆云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于羣廟及註鬯人廟用脩又云始禘自饋食始信如是言則喪畢而有祫祫之前又有禘自饋食始也以喪禮考之大祥禫皆有此祭猶是喪祭也喪畢則有吉祭未聞喪畢既有吉祭之祫祫前又

有吉祭之禘也自鄭氏註有此說魏卞後唐睿宗之喪皆
禫後有禘喪畢有祫明年春有禘國朝治平二年同知太
常禮院呂夏卿亦建此議謂之小禘後之儒者意在尊信
聖經不知經無其文乃鄭氏說也若如疏家謂鄭氏用穀
梁練爲壞廟之說爾時木主新入廟禘祭之此尤非也禘
吉祭也練而遷廟之時遽行吉祭尤無是理

按禘祫之制禮經無明文而漢儒之釋經者各以意言
之其說莫詳於鄭氏而其支離亦莫甚於鄭氏故先儒
皆不以爲然如趙氏林氏楊氏之言辨析詳明已無餘
蘊然其所詆訾者大槩有四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一也
混禘祫爲一事二也以禘爲喪服卽吉之祭三也以禘
爲時祭四也夫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經無其文蓋禘書之說
若混禘祫爲一事則鄭氏據魯之僭禮妄作而以爲周
禮先儒言之詳矣至於以禘爲喪服卽吉後之祭爲非
則愚以爲王制言三年之喪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
紼而行事然則喪服未除宗廟諸祭盡廢非特禘祫也
左傳言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然則喪服既
除宗廟諸祭盡舉亦非特禘祫也以是觀之則鄭註所
謂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恐只
是泛指喪畢則可以吉祭而言未見其卽以祫禘爲喪
畢之祭也如喪畢之祭則禮謂之祔然左氏所謂特祀
於主者先儒註釋以爲祀新主於寢則不及羣廟也儀
禮士虞禮載祔祭祝文曰孝子某孝顯相夙興夜處小
心畏忌不惰其身不寧用尹祭脯曰祭嘉薦普淖普薦溲
酒適爾皇祖某甫以隮祔爾孫某甫尚享則祔亦有告
祭于廟之禮但儀禮所言乃士禮若國家之禮則禘祫

時享之外必別有一祔祭之禮而經文無可考至魯則始以禘爲祔而禮之失自此始矣先儒議康成之釋禘祫病其據魯之失禮以爲周禮然魯自以禘爲祔祭而康成自謂三年喪畢祫於太祖則其意乃以祔爲祫本不以禘爲祔實未嘗專以魯爲據也蓋祫者合祭也大祫則以已毀廟之主合于太祖而祭之時祫則以未毀昭穆廟之主合于太祖而祭之至於祔則亦是以新主合于舊主而祭之然則以祫訓祔祭亦未爲不可而所謂明年春禘於羣廟則自是言祭矣故愚以爲康成所謂三年喪畢祫於太祖明年禘於羣廟本非據魯禮而言未可深訾也特不當以春秋所書而遽推其禘祫之年則爲無據而臆說耳若禘之又爲時祭則王制天子祫禘諸侯禘一犆一祫之說左傳丞嘗禘於廟之說所

載魯人言寡君未禘祀之說皆指時祭而言無緣皆妄蓋禘有二名有大禘之禘大傳所謂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祖配之禮運所謂魯之郊禘非禮也是也有時禘之禘祭義所謂春禘秋嘗王制所謂天子祫禘諸侯禘一犆一祫是也趙伯循必以禘爲非時祭之名因不信鄭氏而并詆禮記左傳其意蓋謂禘只是大禘無所謂時禘然禘之名義它不經見惟禮記詳言之耳趙氏所言亦是因不王不禘之說魯郊禘非禮之說見得禘爲天子之大祀故不可以名時祭然大傳禮運禮記也王制祭義亦禮記也今所本者大傳禮運所詆者王制祭法是據禮記以攻禮記也至於禘烝嘗於廟一語雖左氏所言然其所載昭公十五年禘于武宮二十五年禘于襄公定公八年禘于僖公襄公十

六年晉人曰寡君之未禘祀則皆當時之事今趙氏皆以爲左氏見經中有禘于莊公一事故於當時魯國及它國之祭祀皆妄以爲禘則其說尤不通矣安有魯國元無此祭晉人元無此事而鑿空妄說乎蓋魯伯禽嘗受郊禘之賜則魯國後來所行之禘其或爲大禘或爲時禘亦未可知也至於左氏所謂丞嘗禘於廟晉人所謂寡君未禘祀則時禘之通行於天子諸侯者非止魯國行之而已恐難儕之郊望而例以僭目之也

宋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明蘄陽馮天馭應房校刊

宗廟考 祫禘

有虞氏禘黃帝趙氏曰虞氏祖顓頊顓頊出於黃帝則所謂禘其祖之所自出夏后氏亦禘黃帝義同舜也殷人禘嚳殷祖契出自嚳周人禘嚳義與殷同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出而以其祖配之自出謂所系之帝諸侯及其太祖太祖始受封君也○趙伯循曰諸侯有五廟唯太王不禘無所疑也不言祫也大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有省謂有功德見省記也干者逆上之意也言逆上及於高者四時皆祭故不言祫也○楊氏曰愚按天子有祫大夫無祫惟有大功德見知於其君乃得祫祭及高祖○儀禮喪服不杖期章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服子夏傳曰都邑之士則知尊祢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祖之所自出○楊氏曰按大傳及子夏傳二章皆言大夫祭祖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祖之所自出所謂禮不王不禘也

按鄭氏注禘其祖之所自出以爲王者之先祖皆感大微五帝之精以生祖者后稷也祖之所自出者蒼帝靈威仰也遂指禘以爲亦祭天之禮混禘於郊捨嚳而言靈威仰其說妖妄支離特甚先儒多攻之蓋祖者后稷也祖之所自出者帝嚳也郊祀只及稷而禘則上及嚳是宗廟之祀莫大於禘故祭法先禘於郊以其所祀之祖最遠故耳於祀天無預也至楊氏引子夏傳以釋祖之所自出其說尤爲明暢云

禘大祭也五年一大祭 繹又祭也疏云知非祭天之禘者以此文下云繹又祭也爲宗廟之祭知此禘大祭亦宗廟之祭也○爾雅 長發大禘也詩頌殷

朱子曰序以此爲大禘之詩蓋祭其祖之所出而以其祖配也蘇氏曰大禘之祭所及者遠故其詩歷言商之先君又及其鄉士伊尹蓋與祭於禘者也商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禮也豈其起於商之世歟今按大禘不及羣廟之主此宜爲祫禘之詩然經無明文不可考也

雝禘太祖也周頌

朱子曰祭法周人禘嚳又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及太祖之廟而七周之太祖即后稷也禘嚳於后稷之廟而以后稷配之所謂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者也祭法又曰周祖文王而春秋家說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于廟亦謂之吉禘是祖一號而二廟禘一名而二祭也今此序云禘太祖則宜爲禘嚳於后稷之廟矣而其詩之詞無及於嚳稷者若以爲吉禘于文王則與序已不協而詩文亦無此意恐序之誤也此詩但爲武王祭文王而徹俎之詩而後用於他廟耳

陳氏曰趙伯循謂禘祭不兼羣廟之主爲其疏遠不敢褻此殆未嘗考之於經也詩須長發大禘而歌玄王桓撥相土烈烈與夫武王之湯中葉之太甲雖禘太祖而歌皇考之武王烈考之文王則不兼羣廟之說其足信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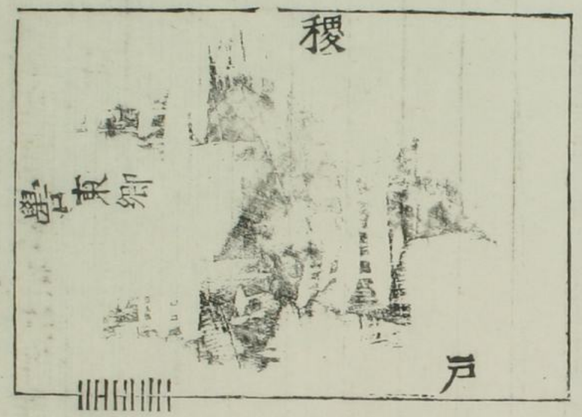
楊氏曰愚按禘祭不兼羣廟之主此非趙伯循之臆說也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則不兼羣廟之主明矣曾子問云祫祭其大廟祝迎四廟之主又云非祫祭則七廟五廟無虛主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祫也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此皆指祫祭而言並無一言說禘爲殷祭則禘不兼羣廟之主又明矣是以朱子疑長發爲大祫之詩疑雖爲武王祭文王而徹俎之詩是蓋以理決之而不爲詩序所惑也且詩須長發大禘但述玄王以下而上不及於所自出之帝雖禘

太祖無一詞及其譽稷而皆稱述文王武王則安得謂之禘詩乎詩序之不足信於此尤可見矣

按爾雅以禘爲大祭祭法序禘先於郊夫子答或人之問禘不敢易其對而以爲知其說者於天下國家如指諸掌由是後之儒者以禘爲祭中之至大者而必推尊其所以大之說故或以祖之所自出爲天帝其意必謂郊明堂猶祀天禘大祭也豈止於祀祖而已乎又以禘爲并祀羣廟之主其意必謂祫猶並祀羣廟禘大祭也豈止於祀祖及祖之所自出而已乎此二說者趙伯循楊信齋諸公闢之善矣至於大禘之外復有時禘則見於禮記左傳者具有明文而趙楊二公獨不以爲然其意亦必謂禘大祭也不當復以此名時祭然不知祫亦大祭而亦有大祫時祫之分則禘何害其爲一名而二

祭乎然則以禘爲配天以禘爲合祀羣祖以禘爲非時享其意皆本於欲推尊禘祭之所以大而不欲小之故耳

朱子周大禘圖



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之所自出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

司尊彝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鄭司農云追享謂禘也○黃氏曰禘追祭其所自出故爲追享○詳見祫祭條司尊彝註楊氏曰司尊彝云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謂禘祫也所用尊彝皆同則禘禮大略當如祫禮○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烝升也全其牲体而升之也○國語周語○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牲牛也○國語楚語○禘郊不過繭栗繭栗○同上○王肅聖證論曰昭王問觀射父祀牲何及角如繭栗對曰禘郊不過繭栗射父自謂天子之禘特用繭栗之牲不以禘爲祀天也

楊氏曰愚按王肅以禘用繭栗之牲而非祀天此言是矣但王肅又以禘爲殷祭則與祫無異而不知所謂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亦未爲得也愚謂祭天用騂犢天子適諸侯諸侯膳用犢尊尊之義禘者禘其所自出之帝也尊而且遠亦用繭栗尊之如天也祖考與天本一氣祖考近而親故以人道事之所自出之帝尊而且遠故以天道事之也○又按禘禮大略雖與祫禮同然大祫則合毀廟未毀廟之主而祭之禘又上及其祖之所自出則禘又大於祫矣馬融王肅皆云禘大祫小此言是也鄭玄注經乃云祫大禘小賈逵劉歆則云一祭二名禮無差降彼蓋不深考大傳小記之文與四代禘郊祖宗之義但以禘祫同爲殷祭而不知禘爲祭其祖之所自出所以徒爲此紛紛也鄭氏禘祫志曰祫備五齊三酒禘以四齊二酒祫用六代之樂禘用四代之樂賈公彥曰祫十有二獻禘九獻此蓋注疏家溺於祫大禘小之說然也爾雅曰禘大祭也夫禴祀烝嘗時祫大祫皆宗廟祭也爾雅特言禘爲大祭則禘大於祫可知矣明堂位言魯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牡尊用犧尊山罍鬱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篹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角璧散俎用梡嵗其樂則升

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此蓋王禮也用之於周公之廟已爲非禮其後他廟遂僭用之如閔二年夏五月乙丑吉禘于莊公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之類是也苟偃士匄曰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則不惟僭用之於祭亦僭用之於享賓矣此何異魯有佾舞雍徹而其後亦用之於季氏之庭三家之堂也故春秋特書二禘所以譏僭禮之始也而注疏反引之以爲先王之正禮不亦誤乎賈公彥曰大祫十有二獻禘大於祫其禮尤隆至於獻數亦當同之但禮文殘缺莫得而見節文之詳爾

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魯公謂伯禽也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牲用白牡尊用犧尊山罍鬱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梡[梡胡管反]嵌[居衡反]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此蓋王禮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於太廟言廣魯於天下也李夏建巳之月也禘大祭也周公曰太廟魯公曰世室羣公稱宮白牡殷牲也尊酒器也犧尊以獻也鬱尊以鬱鬯也以竹爲之雕刻飾其直者爵君所進於尸黃彝也瓚爵饗遷屬也以竹爲之飾也加加爵也散角皆以璧飾其謂圭瓚爵饗遷屬也以竹爲之形爲蛇口也因也因爵之形爲蛇口也仍因也因爵之形爲蛇口也梡始有四足也嵌爲之距清廟周頌也象謂周頌舞也以管播之朱干赤大盾也戚斧也冕冠名也諸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也大武周舞也大夏夏舞也周禮昧師掌教昧樂詩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廣大也○疏曰夏之季夏非禘祭之月故知是周之季夏犧尊山罍謂夏后氏之尊謂爲犧牛及象之形鑿其背以爲尊山罍謂夏后氏之尊謂祭時所薦蒜醯之屬鬱鬯以竹爲之雕鏤其柄殘夏后后之爵名加謂尸入室饋食竟主人酌醴齊酳尸名爲朝獻獻名爲再獻又名爲加于時薦加朝獻竟而夫人酌盎齊亞獻名爲再獻又名爲加于時薦加豆籩也此再獻之時夫人用璧角內宰所謂瑶爵也其璧散者夫人再獻訖諸侯爲賓用之以獻尸雖非正加是夫人加爵之後總而言之亦得稱加故此總云加以璧散璧角先散後角便文也梡嵌兩代俎也虞俎名梡梡形四足如案長二尺四寸廣一尺二寸高一尺諸侯加雲氣天子犧飾之夏俎

名巖巖亦如梡而横在四吳中央如距也賀云直有陟曰梡加脚中央横木曰巖升歌非堂歌清廟下管堂下吹管以播象武之詩朱干玉戚赤盾朱干玉斧而舞大武者冕衮冕也大武武王樂也王著衮冕執赤盾玉斧而舞武王伐紂之樂也皮弁素積陽而舞大夏者皮弁三王之服也楊見美也大夏夏禹之樂也王又服弁楊而舞夏后氏之樂也六也即樂是武武質故不楊夏家樂文文故楊也若諸侯之祭各服所祭之冕而舞故祭統云諸侯之祭也與竟內樂之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是也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者周公德廣非唯用四代之樂亦為蠻夷所歸故賜奏蠻夷之樂於庭也唯言蠻則戎狄從可知也○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房中君肉袒迎牲于門夫人薦豆籩卿大夫贊君命婦贊夫人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而天下大服偉音輝袒音誕副首飾也詩云副笄六珈周禮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褘王服之上服雅魯及王者之後夫人服之諸侯大夫則自褕翟而下贊佐也命婦於內則世婦也於外則大夫之妻也祭祀世婦以下佐夫人揚舉也大刑重罪也天下大服知周公之德宜享此也○珈音加追丁回反褕羊昭反○跪巳明祀周公之時君與夫人卿大夫命婦行禮之儀尸初入之時君待之於阼夫人立於東房中魯之太廟如天子明堂也此文承上禘祀周公之下知周公之德宜享此也○閔公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周公莊公喪制未闋時別立廟廟成而吉祭又不於太廟故詳書以示譏左氏曰速也公羊曰言吉者未可以吉也何以書譏始不三年也穀梁曰吉禘者不吉是也祭事未畢而舉吉祭故非之也趙氏曰魯之用禘蓋於周公廟而上及文王文王之廟周公之所自出也故此祭唯得於周公廟為之閔公時遂僭於莊公廟行之亦猶因周公廟有八佾李氏遂用之於私庭也以其不追配故直言莊次而不言莊宮明用其禮物耳不追配文王○僖也春秋書吉禘于莊次譏其不當及又不當禘于莊公○僖公八年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禘三年大祭之名大廟周公廟致者致新死之主於廟而列之昭穆夫人沛而與祔不麗於寢於禮不應致故書之○殺音諂左氏曰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寢小寢也同同盟將葬又不以殯過廟據經哀姜不得致也公羊曰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不宜致也穀梁傳禘用致夫人非禮也趙氏曰譏其非時之○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也記魯失禮所由也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也魯以周公之故得以正月日至之後郊天亦以殆祖后稷配之獻

子欲尊其祖以配天之月對曰禘之非也魯之宗廟猶以夏時之孟月爾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疏曰獻子言十一月建子冬至既祭上帝故建午夏至亦可禘祖以兩月日至相對故欲祭祖廟與天相對也故曰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也此言非也凡大祭宜用首時應禘於孟月於夏家是四月於周爲六月故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是夏之孟月也獻子捨此義欲以此二至相當以天對祖殊失禮義○雜記下○趙氏曰禘本以夏之孟月至孟獻子乃以夏之仲月爲之又曰其年數或每年一行或三年一行未可知也○孔子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禮運○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朱子曰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爲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禮矣灌者方祭之始用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魯之君臣當此之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自此以後則浸以懈怠而無足觀矣蓋魯祭非禮孔子本不欲觀至此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發此歎也○論語入俗或問禘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朱子曰先王報本追遠誠敬之至下足以與此非或人之所及也而下王不禘之法又魯之所當諱者故以不知答之示與視同指其掌弟子記夫子言此而自指其掌言其明且易也蓋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而治天下不難矣聖人於此豈真有所不知也歟

問禘之說朱子曰禘之意最深長如祖考與自家身心未相遼絶祭祀之理亦自易理會至如郊天祀地猶有天地之顯然者不敢不盡其心至祭其始祖已自大段闊遠難盡其感格之道今又推其始祖之所自出而祀之苟非察理之精微誠意之極至安能與於此哉故知此則治天下不難也又曰程先生說禘是禘其祖之所自出併羣廟之主皆祭之祫則止自始祖而下合羣廟之主皆祭之所謂禘之說恐不然故論語集解中止取趙伯循之說○問禘之說諸儒多作魯躋僖公於閔公之上昭穆不順故聖人不欲觀之如何曰禘是於始祖之廟推所自出之帝設虛位以祀之而以始祖配卽不曾序昭穆故周禘帝嚳以后稷配之王者有禘有祫諸侯只有祫而無禘此魯所以爲

失禮也

楊氏曰愚聞之師曰鄭氏以禘祫皆爲魯禮抑不知天子有禘有祫諸侯有祫而無禘成王賜周公以禘禮蓋亦禘於周公之廟爾閔僖二公竊禘之盛禮以行吉祭致夫人春秋常事不書特書閔僖二禘者惡僭竊之始也今乃據春秋書二禘以爲魯禮可乎又以禘祫同爲殷祭抑不知祫者合毁廟未毁廟之主於太祖之廟而祭之方謂之殷祭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此祭不兼羣廟之主爲其尊遠不敢褻也今乃謂禘爲殷祭可乎惟其以禘祫皆爲魯禮又以禘祫同爲殷祭故後之言禘者皆求之於一祫一禘之中而不求於禘其祖之所自出混禘於祫而遂至於不知有禘遂使二千年來國家大典禮爲所汨壞是誰之過與然義理在人心終不可埋

沒唐大曆間趙伯循作春秋纂例獨得其說於大傳小記祭法之中以破鄭氏諸儒注疏之繆學士大夫皆是之然其說不明於上也伏讀國朝會要元豐五年神宗皇帝因論廟祭以爲禘者本以審諦祖之所自出故禮不王不禘蓋王者竭四海之有以奉神明力大可以及遠故於祖禰之外又及其遠祖猶以爲未足也推而上之及其祖之所自出自秦漢以來譜諜不明莫知其祖之所自出其禘禮固可廢也宰臣蔡確曰諸儒議論紛紜莫知禘之本意聖訓發明非臣等所及神宗皇帝聖學高明當時儒臣有能推廣上意尋繹古典以成之則二千年已廢之禮可復舉行於後世惜也禘之說已明於上而莫有能將順之於下也或曰虞夏殷周四代各有自出之帝則禘禮可行也後世如漢高祖崛起草野五載而成帝業非有所自出之帝

如虞夏商周世系相承可考也則宜何禘乎曰木有本水有源人莫不有所自出之祖若論所自出之根源則厥初生民之祖是也虞夏殷周有所自出之帝故報本追遠之心上及於黃帝帝嚳而止若報本追遠之心未有所止則必至於厥初生民之祖而後已是以程子祭禮有冬至祭初一條以明孝子慈孫報本追遠深長之思仁孝誠敬無之念後來朱子又以初祖之祭似禘而不敢行夫程曾建議於朝修定祭禮所論冬至祭始祖一節亦統禮之大綱未及於尊卑輕重隆殺之差也朱子以初之祭似禘而不敢行者以禮不王不禘故也漢世既無祖廟又不禘及初祖此不可以為法後之子孫有能推大傳小記之文虞夏殷周已行之禮參之以程子朱子精微之論則禘禮可行而古人甚盛之典復見於後世矣

又曰愚按禮經唯禘禮為注疏汨壞最甚夫禘王者之大祭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見於大傳小記祭法及儀禮子夏傳甚詳且明如此鄭康成見祭法禘文皆在郊上率爾立論謂禘大於郊而以禘為祭天之名既又以地示宗廟亦是大祭復指禘為祭地示祭宗廟之名且於大司樂注中立為三禘之說以實之支離泛濫不可收拾諸儒已辨其謬矣若夫以禘為祭宗廟似矣但謂禘為時祭又謂禘為殷祭又與大傳小記祭法大相違背其故何哉蓋以禘為時祭此緣記禮者之誤鄭氏不能察而遂指為夏殷禮趙氏已辨之矣唯以禘為殷祭則其失已久其混淆益甚愚前已言之今併列先儒之說於後庶可參見

漢元帝永光四年罷郡國廟詔將軍列侯中二千石諸大夫博

士議廟制

韋玄成等四十四人奏議曰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迭互也親盡則毀）毀廟之主藏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言一禘一祫也（師古曰殷大也禘諦也一二祭之祫合也）祫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父爲昭子爲穆孫復爲昭古之正禮也祭義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如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爲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疎之殺示有終也（餘見宗廟門）

哀帝時議毀廟劉歆以爲禮去事有殺（去除也殺漸也所例反）故春秋外傳曰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祖禰則日祭曾高則月祀二祧則時享壇墠則歲貢大禘則終王（服虔曰蠻夷終王乃入助祭各以其珍貢以共大禘之祭也師古曰每一王終新王即位來助祭）德盛而游廣親親之殺也彌遠則彌尊故禘爲重矣孫居王父之（廢正昭穆則孫常與祖相代此遷廟之殺也聖人於其祖出於情矣禮無所不順故無毀廟晉灼曰以情推子以子兄祖衍人心孔何所違故也下三桃廢而爲墠故也）自貢禹建迭毀之議惠景及太上寢園廢而爲墠失禮義矣

漢舊儀宗廟三歲一大祫祭子孫諸帝以昭穆坐於高廟諸隳廟神皆合食設左右坐高祖南面幄繡帳堂上西北隅帳中皆長一丈廣六尺繡裀厚一尺著之以坐幄郤六寸白銀扣釦器每大牢中分之右辨上帝左辨上后尸俱俎餘委肉穆東面皆曲几如高祖饌陳其尸各配其左坐如祖妣之坐法太常道皇帝入北門羣臣陪位者皆舉手班辟及走逆首伏大鴻臚大行令九賓傳曰起復位而皇帝上堂盥侍中奉觶酒從帝進謁贊享曰嗣曾孫皇帝敬再拜前上巵酒郤行至昭穆之坐次上酒子爲昭孫爲穆各父子相對也畢却西

而坐坐如乘輿坐贊享曰奉高祖賜賚皇帝起再拜即席以
太牢之左辨賜皇帝如祠見夜半入行禮平明上九巵畢羣
臣皆拜因賜胙皇帝出即更衣中詔罷從者奉引皇帝

按西漢書未嘗言禘祫之祀惟漢舊儀載其制頗詳又
韋玄成傳載諸儒因議毀廟而及禘祫其說并著于此
然則以禘爲五年之殷祭以禘爲祀天以禘爲並祭羣
廟韋劉諸人所言已如此鄭康成特襲其訛耳劉歆大
禘則終王之說是每王一世方一舉禘禮又與五年之
說不合云

光武建武十八年幸長安詔太常行禘禮於高廟序昭穆父爲
昭南向子爲穆北向二十六年有詔問張純禘祫之禮不施行
幾年宜據經典註爲其制純奏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春秋傳
曰大祫者何合祭也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

食大祫五年再殷祭漢書制三年一祫毀廟主合食高廟存廟
主未嘗合祭元始五年諸王公列侯廟會爲禘祭又建武十八
年親幸長安亦行此禮記說三年一閏天氣小備五年再閏天
氣大備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父爲昭南嚮子爲穆北嚮父子不
並坐而孫從王父禘之爲言禘諦諦昭穆尊卑之義也禘祭以
夏四月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也祫祭以冬十月
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也斯典之廢於茲八年謂可
如禮施行以時定議上難復立廟遂以合祭高廟爲常後以三
年冬祫五年夏禘之時但就陳祭毀廟主而已謂之殷太祖東
面惠文武元帝爲昭景宣帝爲穆惠景昭三帝非殷祭時不祭
自是禘祫遂定志及純傳張章帝建初七年八月飲酎高廟禘祭光
武皇帝孝明皇帝甲辰詔書云祖考來假明哲之祀予末小子
質又非薄仰惟先帝烝烝之情前修禘祭以盡孝敬朕得識昭

穆之序寄遠祖之思今年大禮復舉加以先帝之坐悲傷感懷樂以迎來哀以送往雖祭亡如在而虛空不知所裁庶或享之豈亡克謹肅雍臣辟公之相皆助朕之依依今賜公　錢四十萬卿半之及百官執事各有差

按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之說先儒林氏楊氏皆以爲鄭康成因春秋文公二年有祫僖公定公八年有禘遂依約想像而立爲此說蓋以魯僭亂之制定爲周禮以誤後人然光武建武二十六年詔問張純禘祫之禮而純奏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然則其說久矣蓋此語出於緯書緯書起於元成之間而光武深信之當時國家典禮朝廷大事多取決焉故此制遂遵而行之康成蓋以漢禮爲周禮非魯禮也

魏明帝太和六年尚書難王肅以曾子問唯祫於太祖羣主皆

從而不言禘知禘不合食肅荅曰以爲禘祫殷祭羣主皆合食祫則禘可知也袁准正論曰先儒或以爲同或以爲異然祫及壇墠禘及郊宗石室此所及近遠之殺也大傳曰禮不王不禘諸侯不禘降於天子也若禘祫同貫此諸侯亦不得祫非徒不禘也武宣皇后太和四年六月崩至六年三月有司以今年四月禘告王肅議曰今宜以崩年數按春秋魯閔公二年夏禘于莊公是時猶經之中至二十五月大祥便禘不復禫故譏其速也去四年六月武宣皇后崩二十六日晚埜除服即吉四時之祭皆親行事今當計始除服日數如此禮須到禫月乃禘趙怡等以爲皇帝崩二十七月之後乃得禘祫王肅又奏如鄭玄言各於其廟則無以異四時常祀不得謂之殷祭以粢盛百物豐衍備具爲殷祭者夫孝子盡心於事親致敬於四時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無緣儉祭其親累年而後一豐其饌夫謂殷者因

以祖宗並陳昭穆皆列故也毀以爲毀廟之主皆祭謂殷者夫毀廟祭於太祖而六廟獨在其前所不合宜非事之理近尚書難臣以曾子問唯祫於太祖羣主皆從而不言禘知禘不合食臣荅以爲禘祫殷祭羣主皆合舉祫則禘可知也論語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所以特禘者以禘大祭故欲觀其盛觀也禘祫大祭獨舉禘則祫亦可知也於禮記則以祫爲大於論語則以禘爲盛進退未知其可也漢光武時下祭禮以禘者毀廟之主皆合於太祖祫者唯未毀之主合而已矣鄭玄以爲禘者各於其廟原其所以夏商夏祭曰禘然其殷祭亦名大禘商頌長發是大禘之歌也至周改夏祭曰礿以禘唯爲殷祭之名周公以聖德用殷之禮故魯人亦遂以禘爲夏祭之名是以左傳所謂禘于武宮又曰烝嘗禘於廟是四時祀非祭之禘也鄭斯失矣至於經所謂禘者則殷祭之謂鄭據春秋與大義乖（按大和八年表准曰祫及壇墠禘及郊宗石室此所及用王肅議）表准曰禘不王不禘諸侯不禘降殺於天子也若遠近之殺也大傳曰禮不王不禘諸侯不禘降殺於天子也若禘祫同貫此諸侯亦不得祫也然則禘大而祫小謂祫爲殷祭者大於四時皆大祭也國語曰禘郊不過繭栗烝不過把握明禘最大與郊同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祫毀廟之主陳于太祖夫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乎太廟何謂也曰夫禘及壇墠則毀廟也俱祭毀廟但所及異耳所及則異毀與未毀則同此論者所惑鄭謂不同是也謂禘不及毀廟則非也劉歆賈逵同毀與未毀是也不別禘祫遠近則非也

東晉升平五年五月穆帝崩十月殷興寧三年二月哀皇帝崩明帝大和元帝五月皇后庾氏崩（廢帝海西公后也）十月殷（此哀皇帝在周之內庾氏既葬之後殷也）大元二十一年十月應殷其年九月孝武崩至隆安三年國家大吉乃循殷事元興三年夏應殷太常博士徐乾等范臣

議應用孟秋進用孟冬時孔安國云自太和四年已後殷祭皆用冬夏復詳徐乾議用孟秋非失也

安帝義熙三年當殷御史中丞范泰議以章后喪未一周不應殷祠時從太常劉瑾議小君之喪不以廢大禮泰議曰今雖既祔之後得以烝嘗禮有喪薦廢志祭祭新主於寢今不設別寢既祔遂祭於廟故四時烝嘗以寄追遠之思三年一禘以習昭穆之序義本各異三年喪畢則合食太祖過時而殷無取於限三十月也隆安之初以喪而廢矣瑾議曰臣尋升平已後殷祭皆在周內永和十年至今五十餘載三十月輒殷是依禮五年再殷而泰言非當若臣啓不允則責失奏彈

初元帝元興三年四月不得殷祀進用十月若計常限今當用冬若更起端則應四月時尚書奏從領司徒王謐議反初四月爲殷祠之始謐議曰有非常之慶有非常之禮殷祭蒸嘗在不差至於義燕之慶經古莫二雖曰反正理同受命愚謂屈伸運惟新於是乎始宜用四月太常劉瑾議殷無定月考時致敬以具禮意尚簡去年祠雖於日有差而情典允備宜仍以爲正從徐乾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以爲正從徐廣議若用三月今則應經傳經籍不見補殷之文若作郎從徐廣議若用三月殷祠若依常三冬從太元元年十月殷祠若用四月于時有殷而遷在冬從太元元年十月末歲十月末合六十月而十月今則應用二年四月是追計立十未歲十月末合六十月而再殷劉潤之等議太元元年四月廢殷而禮官墮失遂用十月本非正朝以失爲始尚書奏從謐議

博士陳舒表三歲一閏五年祭八年又殷兩頭如四實不盈三又十一年殷十四年殷凡間舍二則十年四殷與禮五年再殷其義合矣博士徐禪議春秋左氏傳曰歲祫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許慎稱舊說曰終者謂孝子三年喪終則禘於太廟以致新死者也徐邈議禮五年再殷凡六十月分中每三十月殷也大學博士曹述初難云三年之喪其實二十有五月則五年何必六十月禮天子特祀三時皆祫禘祫雖有定年而文無定月按明堂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則今之四月七月至孟獻子禘其祖則今之五月春秋文公二年大事于太廟則今之六月邈答曰五年再殷象再閏無取三年喪也祫三時皆可者蓋喪終則吉而祫服終無常故祫隨所遇唯春不祫故曰特祀非殷祀常也禮大事有時日故烝嘗以時況祫之重無定月乎今據徐邈議每三十月當殷祀賀循祫祭圖太祖東向昭北行南向穆南行北向

宋制殷祭皆即吉乃行武帝永初三年九月十日奏傅亮議權

制卽吉聖代宜耳文帝元嘉六年祠部定十月三日殷祀十三烝禮太學博士徐道娛議曰按禘祫之禮三年一五年再在四時禮也周禮仲冬享烝月令季秋嘗稻晉以春丞曲沃齊十一月嘗太尉此並孟仲區分不共之明矣尋殷丞祀重祭薦禮輕輕尚異月重寧反同且祭不欲數數則黷今隔旬頻享於煩禮爲孝武建元元年十一月有司奏依舊今年十月是殷祠之月領曹郎范義參議依永初三年例再周之外殷祭尋祭再周來二年二月若以四月殷則猶在禫內下禮官議正國子助教蘇瑋主議按禮三年喪畢然後祫於太祖又云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且不禫卽祭見譏於春秋末之古禮喪服未終故無祼享之義自漢已來一從權制宗廟朝聘莫不皆吉太學博士徐宏議三年之喪雖從權制再周祥變猶服縞素未爲純吉無容以祭謂來年四月未宜便殷十月則允太常丞朱膺之議虞禮云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謂二十七月旣禫祭當四時之祭月則未以其妃配哀未忘也推此未禫不得祭也春秋閔公二年吉禘于莊公鄭注云閔公心懼於難務自尊大以厭其禍凡二十二月而除喪又不禫明禫內不得禘也按舊說三年喪畢遇禘則禘遇祫則祫鄭玄云禘以孟夏祫以孟秋今相承用十月如宏所上公羊之文亦以魯閔因紀制耳何必全許素冠何吉禘郎中周景遠參議永初三年九月十日傅亮議曰權制卽吉聖代宜耳宗廟大禮宜依舊古典謂徐宏朱膺之議用來二年十月殷祀爲允詔可大四七年二月有司奏四月應殷祠若事中未得用孟秋領軍長史周景僕射孔安國議自太和四年祠承殷祭皆用冬夏又云永和十年至今五十餘年用三十月殷祠是不專用孟秋殷祀博士徐乾難安國又引晉咸康六年七月殷祠是不專用冬夏時雖不從乾議而安國無以奪之今若以來年四月未得殷祀遷用孟秋於禮無違矣詔可

梁制三年一禘五年一祫謂之殷祭禘以夏祫以冬皆以功臣配其儀頗同南郊

尚書左丞何佟之議曰禘於首夏物皆未成故爲小祫於秋冬萬物皆成其禮尤大司勳列功臣有六皆祭於大烝知祫尤大乃及之也近代禘祫並不及功臣有乖典制宜改詔從之

陳制五年再殷殷大祫而合祭也

魏文帝大和十三年詔公卿議王鄭言禘祫之是非尚書游明根言曰鄭氏之義禘者大祭之名大祭圜丘謂之禘者審諦五精星辰也大祭宗廟謂之禘者審諦其昭穆百官也圜丘常合

不言祫宗廟時祫故言祫斯則宗廟祫禘並行圓丘一禘而已宜於宗廟俱行禘祫之禮二禮異故名殊依禮春廢特礿於嘗於烝則祫嘗祫烝不於三時皆行禘祫之禮中書監高閭又言禘祭圓丘與鄭義同者以爲有虞禘黃帝黃帝非虞在廟之帝不在廟非圓丘而何又大傳云祖其所自出之祖又非在廟之文論語稱禘自既灌以據爾雅稱禘大祭也諸侯無禘禮唯夏祭稱禘又非宗廟之禘魯行天子之儀不敢專行圓丘之禘改殷之禘取其禘名於宗廟因先有祫遂生兩名其宗廟禘祫之祭據王氏之義祫而禘禘止於一時一時者祭不欲數一歲三禘愚以爲過數詔曰明根閭等據室家之義論禘祫詳矣至於事取折衷猶有未允閭以禘祫爲名義同王氏禘祭圓丘事與鄭同無非間然明根以鄭氏等兩名兩祭並存並用理有未俱稱據二義一時禘祫而闕二時之禮事有難從先王制禮內緣人子之情外協尊卑之序故天子七廟數盡則毀藏主於大祖之廟三年而祫祭之代盡則毀以示有終之義三年而祫以申追遠之情禘祫既是一祭分而兩之事無所據毀廟三年一祫又有不盡四時於禮爲闕七廟四時常祭祫則三年一祭而又不究四時於情爲簡王以祫爲一祭王義爲長鄭以圓丘爲禘與宗廟大祭同名義亦爲當今互取鄭王二義禘祫并爲一名從王禘是祭圓丘大祭之名上下同用從鄭君以數則黷五年一禘改祫從禘五年一禘則四時盡禘以稱今情則旅天理文先禘而後時祭便卽施行著之於令永爲代法

宣武帝景明中祕書丞孫惠蔚上言魏明帝以景初三年正月崩至廢帝正始二年積二十五晦爲大祥有司以爲禫在二十七月到其年四月依禮應祫王肅以爲祥月至其年二月宜應祫祭雖各異議至於喪畢之祫明年之禘其義一焉請取鄭祫

王禫終此晦來月中旬禮應大祫六室宗廟并食太祖明年春享咸禘羣廟自茲以後五年爲常又古之祭法時祫並行天子先祫後時　諸侯先時後祫此於古爲當在今則否且禮有升降事有文質適時之制聖人弗違當祫之月宜減時祭從之延昌四年正月宣武帝崩孝明卽位三月時議來秋七月應烝祭于太祖太常卿崔亮上言今宣武皇帝主雖入廟然烝嘗時祭猶別寢室至於殷祫宜存古典按禮三年喪畢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又按杜元凱云卒哭而除三年喪畢而禘魏武皇后以太和四年六月崩其月旣葬除服卽吉四月行事而猶未禘王肅以爲旣除旣吉故特時祭至於禘祫宜存古禮高堂隆如肅議於是停殷祭又仰尋太和二十三年四月孝文帝崩其年十月祭廟景明元年七月祫於太祖三年春禘於羣廟亦三年乃祫准古禮及晉魏之議并景明事故愚謂來秋七月祫祭應停宜待三年終乃後祫禘從之

致堂胡氏曰宗廟之祭莫重於禘祫而自漢以來諸儒之論紛紜交錯誠知聚訟莫得其要則混然行之不有達理真儒擇乎經訓而折其衷何以破古昔之昏昏示後來之昭昭耶諸儒之言曰天子禘諸侯祫大夫享庶人薦此尊卑之等也所以知天子禘者以禮云禮不王不禘知之也所以知諸侯祫者魯侯國當用祫而以賜天子禮樂故春秋中有禘無祫而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言諸侯不當用禘也禘祫者合祭之名耳天子有所自出之帝爲東向之尊餘廟以昭穆合食於前是之謂禘諸侯無所自出之帝則合羣廟之主而食於太廟是之謂祫若其時其物則視其所得用而隆殺之矣以此斷禘祫豈不明哉

按以禘祫爲共一祭而異名以禘爲合祭祖宗審諦昭

穆之議漢儒之說也近代諸儒多不以爲然獨致堂從之然大傳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卽斷之曰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太祖其文意亦似共只說一祭天子則謂之禘所謂不王不禘而祭則及其祖之所自出諸侯則不可以言禘而所祭止太祖大夫士又不可以言祫必有功勞見知於君許之祫則干祫可及高祖蓋共是合祭祖宗而以君臣之故所及有遠近故異其名所以魯之禘祭者卽祫也若大傳文諸侯之下更有一祫字則其義尤明

後齊禘祫如梁之制每祭一太牢始以皇后預祭

後周祫禘則於太祖廟亦以皇后預其儀與後齊同

隋三年一祫以孟冬遷主未遷主合食於太祖之廟五年一禘以孟夏其遷主各食其所遷之廟未遷之主各於其廟禘祫之日則停時享而陳諸瑞物及伐國所獲珍奇於廟庭及以功臣配享

唐高宗上元三年十月當祫而有司疑其年數太學博士史玄璨等議以爲新君喪畢而祫明年而禘自是之後五年而再祭蓋從禘去前禘五年而祫常在禘後三年禘常在祫後二年魯宣公八年禘僖公蓋二年喪畢而祫明年而禘至八年而再禘昭公二十年禘至二十五年又禘此可知也議者以玄璨言有經據遂從之

玄宗開元六年睿宗崩喪畢而祫明年而禘自是之後禘祫各自計年不相通數凡七祫五禘至二十七年禘祫並在一歲有司覺其非乃議以爲一禘一祫五年再殷宜通數而禘後置祫歲數遠近二說不同鄭玄用高堂隆先三而後二徐邈先二後

三而邈爲謂二禘相去爲月六十中分三十置一祫焉此最爲得遂用其說由是一禘一祫在五年之間合於再殷之義而置祫先後不同焉

致堂胡氏曰禮記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是天子禘諸侯大夫士祫之正文也終大傳一篇無舛駁于聖王之教者此孔氏所傳也王制乃漢儒刺經爲之出於孝文之世其言舛駁干聖王之教者多矣固非孔氏所傳也以義類考之禘祫皆合食也故君子曰禘其所自出之帝爲東向之尊其餘合食於前此之謂禘諸侯無所自出之帝則於太祖廟合羣廟之主而食此之謂祫天子禘諸侯祫上下之殺也魯諸侯何以得禘成王追念周公有大勲勞於天下賜魯以天子禮樂使用諸太廟

上祀周公於是乎有禘所以春秋言禘不言祫也此精大傳而折衷者也王制之文曰春礿夏禘又曰天子祫禘祫嘗祫烝又曰諸侯禘一犆一祫又曰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其言紛錯淆亂莫可按據鄭氏不能辨正又曲爲之說春礿夏禘乃夏殷祭名周則改之以禘爲殷祭且王制所載六官之事皆周制也此惑於漢儒而不通禘義之一也又曰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祫此惑於漢儒不通禘義之二也又曰天子先祫而後時祭此惑於漢儒不通禘祭之三也又曰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于羣廟此惑於漢儒不通禘義之四也又曰禘殷祭也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此又自叛其說不曉禘義之五也又曰諸侯祫歲不禘下天子此又不悟禘義之六也其釋大傳禘祫曰禘其所自出謂郊天也

此又斷以己意不曉禘義之七也其失有七而未嘗折衷於孔子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則知諸侯無禘而當祫天子無祫而有禘豈不明白而易知乎後世惟王制之信遷鄭氏所釋而不考祭法大傳及孔子之言唐遂至夏禘冬祫始知其數而瀆也不亦失之遠乎天子諸侯之禮若一與二之辨豈可僭哉魯受成王之賜以臣僭君孔子已深非之況後世遵漢儒之謬以君用臣反不能知其失乎聖君監此則一言而決矣

天寶八載制國家系本僊宗業承聖祖自今以後每禘祫並於太清宮聖祖前設位序正上以明陟配之禮欽若玄宗下以盡虔恭之誠無違至道比來每緣禘祫其常享則停事雖適於從宜禮或虧於必備已後每緣禘祫其常享無廢享以素饌三焚香以代三獻

致堂胡氏曰唐非李聃之裔而以聃爲祖孝子慈孫豈忍爲也使聃而果祖也猶非所自出之帝不得與合食之享況非其祖而加之祖考之上是有兩姓之廟也此唐世典禮之大失而當時無一人言者君好諛而臣獻諂故雖以他人爲祖而終不得知又況其餘乎

德宗貞元七年太常卿裴郁奏曰國家誕受天命累聖重光景皇帝始封唐公實爲太祖中間世數既近在三昭三穆之內故皇家太廟惟有六室其弘農府君宣光二祖尊於太祖親盡則遷不在昭穆之數著在禮志可舉而行開元中加置九廟懿獻二祖皆在昭穆是以太祖景皇帝未得居東向之尊今二祖已祧九室惟序則太祖之位又安可不正伏以太祖上配天地百代不遷而居昭穆獻懿二祖親盡廟遷而居東向微諸故實有所未安請下百僚參議勑旨依

禮禘祫太祖位于西而東向其子孫列爲昭穆昭南向而穆
北向雖已毁廟之主皆出而序于昭穆殷周之興太祖世遠
而羣廟之主皆出其後故其禮易明漢魏以來其興也衆又
其上世微故創國之君爲太祖而世近毁廟之主皆在太祖
之上於是禘祫不得如古而漢魏之制太祖而上毁廟之主
皆不合食唐興以景皇帝爲太祖而世近在三昭三穆之内
至禘祫乃虛東向之位而太祖與郡廟列於昭穆代宗　即位
祔玄宗肅宗而遷獻祖懿祖于夾室於是太祖居第一室禘
祫得正其位而東向而獻懿不合食建中二年大學博士陳
京請爲獻祖懿祖立別廟至禘祫則享禮儀使顔真卿議曰
太祖景皇帝居百代不遷之尊而禘祫之時暫居昭穆屈已
以奉祖宗可也乃引晉蔡謨議以獻祖居東向而懿祖太祖
以下左右爲昭穆由是議者紛然貞元十七年太常卿裴郁
議以太祖百代不遷獻懿二祖親盡廟遷而居東向非是請
下百僚議工部郎中張薦等議與直卿同太子左庶子李縈
等七人曰真卿所用晉蔡謨之議也謨爲禹不先鯀之說雖
有其言當時不用獻懿二祖宜藏夾室以合祭法遠廟爲祧
而壇墠有禱則祭無禱則止之義吏部郎中柳冕等十二人
曰周禮有先王之祧遷祖藏於后稷之廟其周未受命之祧
乎又有先公之祧其遷主藏於文武之廟其周已受命之祧
乎今獻祖懿祖酋周先公也請築別廟以居之司勲員外郎
裴樞曰建石室於寢園以藏神主至禘祫之歲則祭之考功
員外郎陳京同官縣尉仲子陵皆曰遷神主於德明興聖廟
京兆少尹韋武曰祫則獻祖東向禘則太祖東向十一年左
司郎中陸淳曰議者多矣不過三而已一曰復太祖之正位
二曰並列昭穆而虛東向三曰祫則獻祖禘則太祖迭居東

向而復正太廟之位爲是然太祖復位則獻懿之主宜有所歸一曰藏諸夾室二曰置之別廟二曰遷于園寢四曰祔于興聖然而藏諸夾室則無享獻之期置之別廟則非禮經之文遷于寢園則亂宗廟之儀唯祔于興聖爲是至十九年左僕射姚南仲等獻議五十七封付都省集議戶部尚書王詔等五十五人請遷懿祖祔興聖廟議遂定由是太祖始復東向之位

四門博士韓愈獻議曰今輙先舉衆議之非然後申明其說一曰獻懿廟主宜永藏之夾室臣以爲不可夫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當合食於太祖獻懿二祖卽毀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祫之時豈得不食於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不可謂之合矣二曰獻懿廟主宜毀之瘞之臣又以爲不可謹按禮記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墠其毀廟之主皆藏

於祧廟雖百代不毀祫則陳於太廟而享焉自魏晉已降始有毀瘞之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懿二祖猶在壇墠之位況於毀瘞而不禘祫乎三曰獻懿廟主宜各遷於其陵所臣又以爲不可二祖之祭於京師列於太廟也二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惟人聽疑抑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遲不卽享於下國也四曰獻懿廟主宜附於興聖廟而不禘祫又以爲不可傳曰祭如在景皇帝雖太祖其於蜀乃獻懿之子孫也今欲正其子東向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爲典矣五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於京師臣又以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爲祧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墠去墠爲鬼漸而愈遠其祭益稀昔者魯立煬宮春秋非之以爲不當取已毀之廟既藏之主而後築宮以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於禘祫也合

食則禘無其所廢祭則於義不通此五說者皆所不可故臣博采前聞求其折中以爲殷祖玄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爲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向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稱者蓋以紀一時之宜非傳於後代之法也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蓋言子爲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祫之時獻祖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人情又常祭甚衆合祭甚寡則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此於伸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

朱子韓文考異曰今按韓公本意獻祖爲始祖其主當居祊室百世不遷懿祖之主則當遷於太廟之西夾室而太祖以下以次列於諸室四時之享則唯懿祖不與而獻祖太祖以下各祭於其室室自爲尊不相降厭所謂所伸之祭常多者也禘祫則唯獻祖居東向之位而懿祖太祖以下皆序昭穆南北相向於前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而所屈之祭常少者也韓公禮學精深蓋諸儒所不及故其所議獨深得失孝子慈孫報本反始不忘其所由生之本意真可爲萬世之通法不但可施於一時也程子以爲不可漫觀者其謂此類也歟但其文字簡嚴讀者或未遽曉故竊推之以盡其意云

貞元十二年祫祭太廟近例祫祭及親拜郊令中使引傳國寶至壇所昭示武功至是上以傳國大事中使引之非宜又令禮官一人就內庫監引領至太廟

昭宗大順元年將行禘祭有司請以三太后神主祔享於太廟三后者孝明太皇太后鄭氏宣宗母恭僖皇太后王氏敬宗母正獻皇太后韋氏文宗母三后之崩皆作神主有故不當入太廟當時

禮官建議並置別廟每年五享三年一禘五年一祫皆於本廟
行事無奉神主入廟之文至是亂離之後舊章散失禮院憲曲
臺禮欲以三太后祔享太常博士殷盈孫獻議非之 議見后妃廟門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二

宋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明蘄陽馮天馭應房校刊

宗廟考 禘祫

後唐長興二年四月禘享于太廟

周顯德五年六月禘于太廟先是言事者以皇家宗廟無祧遷之主不當行禘祫之禮國子司業聶崇義以爲前代宗廟追尊未毀皆有禘祫引援故事九條以爲其證曰魏明帝以景初三年正月崩至五年二月祫祭明年又禘自茲以後五年爲常且魏以武帝爲太祖至明帝始三帝而已未有毀主而行禘祫其證一也宋文帝元嘉六年祠部定十月三日殷祠其太學博士議禘云按禘祫之禮三年一五年再宋自高祖至文帝纔亦三帝未有毀主而行禘祫其證二也梁武帝用謝廣議三年一禘

五年一祫謂之殷祭禘祭以夏祫祭以冬且梁武乃受命之君
僅追尊四廟而行禘祫則知祭者是追養之道以時移節變孝
子感而思親故薦以首時祭以仲月間以禘祫序以昭穆乃禮
之經也非關宗廟備與不備其證三也唐禮貞觀九年將祔高
祖於太廟國子司業朱子奢請准禮立七廟是時乃立六廟而
行禘祫今檢會要及通典并禮閣新儀皆載此禮並與實録符
同此乃廟亦未備而行禘祫其證四也貞觀十六年四月己酉
光祿大夫宗正卿紀國公段綸卒太宗甚傷悼爲不視朝將出
臨之太常奏禘祫祭致齋不得哭乃止此明太宗之時宗廟未
備實行禘祫其證五也貞觀二十三年自九嵕葬回迎神主於
太極殿之西階日中行虞祭之禮有司請依典禮以神主祔廟
高宗欲留神主於內寢旦夕供養申在生之敬詔停祔禮英國
公李勣等抗表固請曰竊以祖功宗德飾終之明典文昭武穆

嚴配之明訓今停祔廟奉徇哀情直據典章垂替爲甚又國哀
已後而廟停時祭逾月之後須申大祫以唐禮九廟觀之自太
宗已上纔足七廟未有毀主將申大祫其證六也貞觀十六年
四月癸丑有司言將行禘祭依令禮祫享功臣並得配享於廟
廷禘享則不配請集禮官學士等議太常卿韋挺議曰其禘及
時享功臣皆應不預故周禮六功之官皆大蒸而已大蒸即祫
祭也梁初誤禘功臣左丞駁議武帝允而依行降及周隋俱遵
此禮竊以五年再禘合請天道一大一小通人雅論小則人臣
不預大則兼及有功今禮禘無功臣誠謂禮不可易太宗改令
從禮載詳此論該曉歷代援據甚明又貞觀年中累陳禘祫其
證七也高宗上元三年有司祫享於太廟止有七室未有遷主
通典會要及禮閣新儀具明此禮其證八也中宗景龍三年八
月帝將祠南郊欲以韋皇后助行郊禮國子司業郭山等議云

皇朝舊禮圜丘分祭天地唯有皇帝親拜更無皇后助祭之文
及時享并禘祫亦無助祭之事今據中宗之代國子祭酒等舉
禘祫之文稱是皇朝舊禮又明太宗高宗之朝皆行禘祫其證
九也疏奏從之
宋制三年一祫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
仁宗嘉祐四年冬十月大祫于太廟
先是上將親祫不禮官集議東向之位同判宗正寺趙良規
請正太祖東向位而知太常禮院韓維以爲宜如祖宗故事
虛東向之位便時禮官不敢決乃與待制以上臺諫官同議
曰太祖爲受命之君然僖祖以降四廟在上故大祫上列昭
穆而虛東向魏晉以來已此用禮今親享之盛宜如舊便詔
恭依禮官張洞韓維又言唐郊祀志載禘祫祝文自獻祖至
睿宗所配皆一后惟睿宗二后蓋昭成明皇母也續曲臺禮
有別廟皇后合食之文蓋未有本室遇祫享即祔祖姑下所
以大順中三太后配列禘祭博士商盈孫以謂誤認曲臺禮
意每室既有定配則餘后不當參列請依奉慈例學士承旨
孫抃等八人曰春秋傳太祫者何合祭也未毀廟之主皆升
合食于太祖是以國朝事宗廟百有餘年至祫之日別廟后
主皆升合食非無典據祥符五年已曾定議禮官著酌中之
論先帝有恭依之詔他年有司攝事四后合食今甫欲親祫
四后見黜不亦疑於以禮之煩也受命之君以議禮制典爲
繼體之君以承志遵法爲美先帝議之制之陛下承之遵之
臣曰可矣宗廟之祭至尊至重苟未能盡祖宗之意則莫若
守其舊禮疑文偏說未可盡據傳曰祭從先祖又曰有其舉
之莫敢廢也臣等愚以謂如其故便學士歐陽脩吳奎等九
人曰古者宗廟之制皆一帝一后後世有以子貴者始著並

祔之文其不當祔者則又有別廟之祭本朝禘祫乃以別廟之后列於配后之下非惟於古無文於今又有四不可淑德太宗之元配也列於元德之下章懷真宗之元配也列於章懿之下一也升祔之后統以帝樂別廟諸后以本室樂二也升祔之后同牢而祭牲器祝冊亦統於帝別廟諸后乃從專享三也升祔之后聯席而坐別廟諸后位乃相絕四也章獻章懿在奉慈廟每遇禘祫本廟致享最爲得禮若四后各祭於廟則其尊自申而於禮無參差不齊之失以爲行之已久重於改作則是失禮之舉無復是正也請從禮官於是劉敞特奏曰今群臣不務推原春秋之法而獨引後儒疑似之說不務講求本朝之故而專倡異代難通之制不務將順主上廣孝之心而輕議宗廟久行之儀欲擯隔四后使永不得合食臣切恨之夫宗廟之禮神靈之位豈可使有後悔哉當當

聖念初上春秋高議者恐上勞拜起禮官遂造此議上微聞之及得敞奏謂近臣曰朕初謂禮當然苟以拜起爲煩朕猶能之何憚也乃詔別廟四后祫享如舊俟大禮畢別加討論

楊氏曰伏讀國朝會要仁宗皇帝嘉祐四年三月內出御札曰惟祫享之義著經禮之文大祭先王合食祖廟盛迪嘗之薦深肅優之懷追孝奉先莫斯爲重慈享之廢歷年居多有司所行出於假攝禮之將墜朕深惜之大哉王言此仁聖之君至孝至敬之心之所形而不能自已也當時建明此議出於富公弼弼之言曰國朝三歲必親行南郊之祀其於事天之道可謂得禮獨於宗廟祇遣大臣攝行時享而已親祀未講誠爲闕典檢會今年冬至當有事于南郊又孟冬亦當合享於太廟欲望詔有司講求祫祭大禮所有降赦推恩則並用南郊故事富公弼之言可謂一

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者也夫聖王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以祫享之禮比於南郊誠哉是言也然南郊推恩肆赦本非古典乃人主一時之優恩其後遂以爲故事今孟冬祫享冬至南郊二大禮相繼而並行祫享推恩南郊可復行乎祫享肆赦南郊可復行乎南郊而不推恩肆赦又非祖宗之故事於是祫享之禮行而南郊因而權罷是雖有以盡宗廟親祫之誠而又失南郊祀天之禮夫豈聖主之本心然哉蓋欲矯其輕則事從其重而遂至於過重過重則不可繼也夫因有原廟則宗廟之禮必至於輕欲矯其輕則宗廟之禮必至於過重不惟過重而已自是親祫止行於一時而其後遂輟而不舉此則矯輕過重而終於不可繼也夫三年一祫此宗廟祀典之大者其實亦宗廟之常禮也豈禮則非異事也何欲矯其輕而遂至於過重而終至於不可繼哉故曰輕宗廟而重原朝其失二也

神宗熙寧八年太常禮院言已尊僖祖爲太廟祖孟夏禘祭當正東向之位又言太廟禘祭神位已尊始居東享之位自順祖而下昭穆各以南北爲序自今禘祫著爲定禮詔恭依元豐四年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所言禘祫之義存於周禮春秋而不著其名行禮之年經皆無文唯公羊傳曰五年而再盛祭禮緯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而鄭氏徐邈又分爲二說爲鄭氏之說則曰前三後二謂禘後四十二月而祫祫後十八月而禘爲徐邈之說則曰前二後三謂二祭相去各三十箇月駁鄭氏者則曰三年而祫爲月不足駁徐氏者則曰禘在祫前則是三年而禘祫在禘後則是二年而祫以二說考之惟鄭氏曰魯禮三年喪畢祫於太廟明年禘於群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盛祭一祫一禘由此言之鄭氏依倣魯禮推明王制實爲有據本朝

慶曆初用徐邈說每三十月一祭熙寧八年既禘又祫此有司之失也請今十八月而禘禘四十二月而祫庶幾舉禮不煩事神不瀆太常禮院言唐開元中禮官用晉徐邈之說以二祭相去各三十月合五年再盛祭之說以爲禘祫之數本朝自慶曆以來皆三十月而一祭至熙寧五年後始不通計遂至八年禘祫併在一歲昨元豐三年四月已行禘禮今年若依舊例十月行祫享耶比年頻祫復踵前失請依慶曆以來舊制通計年數皆三十月而祭詔依見行典禮十月詳定禮文所言古者祼獻饋食禰祠烝嘗並爲先王之享未嘗廢一時之祭故孔穎達正義以爲天子夏爲大祭之禘不廢時祭之礿秋爲大祭之祫不廢時祭之嘗則王禮三年一祫與其禘享更爲時祭國朝沿襲故常禘祫之月不行時享久未釐正非古之制請每禘祫之月雖已大祭仍行時享以嚴天子備禮所以丕崇祖宗之義其郊禮親祠準此從之

五年帝謂宰臣曰禘者所以審禘祖之所自出故禮不王不禘秦漢以來譜牒不明莫知祖之所自出則禘禮可廢也宰臣蔡確等以爲聖訓得禘之本意非諸儒所及乃詔罷禘享

於是詳定禮文所言按記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若舜禹祖高陽世系出自黃帝則虞夏禘黃帝以高陽氏配商祖契出自帝嚳則商人禘嚳以契配周祖文王亦出自嚳故周人禘嚳以文王配虞夏商周四代所禘皆以帝有天下其世系所出者明故追祭所及者遠也藝祖受命祭四廟推僖祖而上所自出者譜失其傳有司因仍舊說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禘與祫皆合群廟之主綴食於始祖失禮莫甚臣等切謂國家世系所傳與虞夏商不同既求其祖之所自出而不得則禘禮當闕必推見祖系所出乃可

以行從之

禮文所又言古者天子祭宗廟有堂事焉有室事焉按禮祝延尸入奥灌之後王乃出迎牲延尸主出於室坐於堂上始祖面南昭在東穆在西乃行朝踐之禮是堂事也設饌於堂入復延主入室始祖東面昭面南穆面北徙堂上之饌於室中乃行饋食之禮是室事也請每行大祫堂上設南面之位室中設東面之位詔侯廟制成取旨

徽宗大觀四年議禮局言周官天府掌祖廟之守藏九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說者以謂大祭禘祫也國朝始祫四年將行祫享議者請陳瑞物及陳國之寶今曹中有司請親祠太廟令戶部陳歲之所貢以充庭實世祖神宗皆可其奏今請祫享陳設應瑞寶貢物可出而陳者並令有司依嘉祐元豐詔旨凡親祠太廟準此從之

又言古者祫祭朝踐之時設始祖之位於戶西南面昭在東穆在西相向而坐薦豆籩脯醢王北面而事之此堂上之位也徙饌之後設席於室在戶內西方東面為始祖之位次北方南面布昭席次南方北面布穆席其餘昭穆各以序此室中之位也設始祖南方之位而朝踐焉在禮謂之堂事設始祖東面之位而饋食焉在禮謂之室事考漢舊儀宗廟三年大祫祭子孫諸帝以昭穆坐於高廟毀廟神皆合食設左右坐高祖南面則自漢以前堂上之位未嘗廢也元始以後初去此禮專設室中東向之位晉宋隋唐所謂始祖位者不過論室中之位耳且少牢饋食大夫禮也特牲饋食士禮也以儀禮考之大夫士祭禮無薦腥朝踐之事故惟饋食于室至於天子祭宗廟則堂事室事皆舉堂上位廢而天子北面事神之禮缺矣伏請每行大祫堂上設南面之位室中設東面

之位始祖南面昭穆東西相向始祖東面則昭穆南北相向以應古義詔依所奏

楊氏曰愚按大祫則如朱子周大祫圖時祫則如朱子周時祫圖堂上之所以異於室中也太祖南向昭西向穆東向而已

高宗建炎二年車駕南巡祫享于洪州紹興二年祫享于温州

吏部員外郎董弅言臣聞戎祀國之大事而宗廟之祭又祀之大者也大祀固不一而禘祫爲重祫大禘小則祫爲莫大焉在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審諦其祖之所自出謂之禘列群廟而合食于太祖謂之祫一禘一祫循環無窮有國家者未始或廢今戎事方飭祭祀之禮未暇徧舉然事有違經戾古上不當天地神示之意下未合億兆黎庶之心特出於一時大臣好勝之臆說而行之六十年未有知其非者顧雖治兵禦戎之際正厥違誤謂宜不緩者仰惟太祖皇帝受天明命削平僭僞混一區宇立極居尊建萬世不拔之基垂子孫無窮之緒即其功德所起則有同乎周之后稷若乃因時特起之蹟無異乎漢之高帝魏晉而下莫可擬倫是宜郊祀以配天宗祀以配上帝祫享以居東鄉之尊傳千萬世而不易者也國初稽前代追崇之典止及四世故於祫享用魏晉故事虛東鄉之位逮至仁宗皇帝嘉祐四年親行祫享之禮嘗詔有司詳議太祖東鄉用昭正統之緒當時在廷多洪儒碩學僉謂自古必以受命之祖乃居東鄉之位本朝太祖乃受命之君若論七廟之次有僖祖以降四廟在上當時大祫止列昭穆而虛東鄉蓋終不敢以非受命之祖而居之允協禮經暨熙寧之初僖祖以世次當祧禮官韓維等據經有請援

證明白適王安石用事奮其臆說務以勢勝乃俾章衡建議
尊僖祖爲始祖肇居東鄉神宗皇帝初未爲然委曲訪問安
石乃謂推太祖之孝心固欲尊宣祖而上孝心宜無以異則
尊僖祖必當祖宗神靈之意神宗意猶未決博詢大臣故馮
京奏謂士大夫以太祖不得東鄉爲恨安石肆言以折之已
而又欲罷太祖郊配神宗以太祖開基受命不許安石終不
然之乃曰本朝配天之禮不合禮經一時有識之士莫敢與
辨元祐之初翼祖既祧正合典禮至於崇寧宣祖當祧適蔡
京用事一遵安石之術乃建言請立九廟自我作古其已祧
翼祖及當祧宣祖並即依舊循沿至今太祖皇帝尚居第四
室遇大祫處昭穆之列識者恨焉臣切謂王者奉先與臣庶
異必合天下之公願垂萬世之宏規匪容私意於其間祖功
宗德之外親盡迭毀禮之必然自古未有功隆創業爲一代

之太祖而列於昭穆之次者也亦未有非受命而追崇之祖
居東鄉之尊歷百世而不遷者也
又言漢魏之制太祖而上毀廟之主皆不合食唐以景帝始
制故規規然援后稷爲比而獻懿乃在其先是以前後議論
紛然乍遷乍祔使當時遂尊神堯爲太祖豈得更有異論其
後廟制既定始以獻懿而上毀廟之主藏於興聖德明之廟
遇祫即廟而享焉是爲別廟之祭以全太祖之尊蓋合於漢
不以太公居合食之列魏晉武宣而上廟堂皆不合食之義
當時剛勁如顏真卿儒宗如韓愈所議雖各有依據皆不能
易陳京之說以其當理故也
太常丞王普奏曰僖祖非始封之君而尊爲始祖太祖實創
業之主而列於昭穆其失自熙寧始宣祖當遷而不遷翼祖
既遷而復祔其失自崇寧始爲熙寧之說則曰僖祖而上世

次不可知宜與稷契無異然商周之祖稷契謂其始封而王
業之所由起也稷契之先自帝嚳至於黃帝譜系甚明豈以
其上世不傳而遂尊爲始祖耶爲崇寧之說則曰自我作古
而已夫事不師古尚復何言宜其變亂舊章而無所稽攷也
臣謹按春秋書成宮僖宮災譏其當毀而不毀也書立武宮
煬宮譏其不當立而立也然則宗廟不合於禮聖人皆貶之
矣又況出於一時用事之臣私意臆說非天下之公論者豈
可因循而不革哉臣切惟太祖皇帝始受天命追崇四廟以
致孝享行之當時可也至于今日世遠親盡迭毀之禮古今
所同所當推尊者太祖而已董弅奏請深得禮意而其言尚
有未盡蓋前日之失其甚大者有二曰太祖之名不正太禘
之禮不行是也今日之議其可疑者有四曰奉安之所祭享
之期七世之數感生之配是也古者廟制異宮則太祖居中

而群廟列其左右後世廟制同堂則太祖居右而諸室皆列
其左古者祫享朝踐于堂則太祖居右而諸室皆列其西饋
食于室則太祖東鄉而昭穆位於南北後世祫享一於堂上
而用室中之位故唯以東鄉爲太祖之尊焉若夫群廟迭毀
而太祖不遷則其禮尚矣臣故知太祖即廟之始祖是爲廟
號非謚號也惟我太宗嗣服之初太祖皇帝廟號已定雖更
累朝世次猶近每於祫享必虛東鄉之位以其非太祖不可
居也迨至熙寧又尊僖祖爲廟之始祖百世不遷祫享東鄉
而太祖常居穆位則名實舛矣尚以熙寧之禮爲是則僖祖
當稱太祖而太祖當改廟號此雖三尺之童知其不可至於
太祖不得東鄉而廟號徒爲虛稱則行之六十餘年抑何理
哉然則太祖之名不正前日之失大矣大傳曰禮不王不禘
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祭法所謂商人周人禘

嚳是也商以契爲太祖嚳爲契所自出故禘嚳而以契配焉
周以稷爲太祖嚳爲稷所自出故禘嚳而以稷配焉儀禮曰
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
所自出蓋士大夫尊祖則有時祭而無祫諸侯及其太祖則
有祫而無禘禘其祖之所自出唯天子得行之春秋書禘魯
用王禮故也鄭氏以禘其祖之所自出爲祭天又謂宗廟之
禘毀廟之主合食於太祖而親廟之主各祭於其廟考之於
經皆無所據唯王肅之說得之前代禘禮多從鄭氏國朝熙
寧以前但以親廟合食爲其無毀廟之主故也唯我太祖之
所自出是爲宣祖當時猶在七廟之數雖禘未能如古然亦
不敢廢也其後尊僖祖爲廟之始祖而僖祖所出系序不著
故禘禮廢自元豐宗廟之祭止於三年一祫則是以天子之
尊而俯同於三代之諸侯濫亂等威莫此爲甚然則大禘之

禮不行前日之失大矣臣愚欲乞考古驗今斷自聖學定七
廟之禮成一王之制自僖祖至于宣祖親盡之廟當遷自太
宗至于哲宗昭穆之數已備是宜奉太祖神主第一室永爲
廟之始祖每歲告朔薦新止於七廟三年一祫則太祖正東
鄉之位太宗仁宗神宗南鄉爲昭貞宗英宗哲宗北鄉爲穆
五年一禘則迎宣祖神主享于太廟而以太祖配焉如是則
宗廟之事盡合禮經無復前日之失矣乃若可疑者臣請辨
之昔唐以景帝始封尊君太祖而獻懿二祖又在其先當時
欲正景帝東鄉之位而議遷獻懿之主則或謂藏之夾室或
謂毀瘞之或謂要於陵所或謂當立別廟卒從陳京之說祔
於德明興聖之廟蓋皐陶涼武昭王皆唐之遠祖也故以獻
懿祔焉惟我宣祖而上正如唐之獻懿而景靈崇奉聖祖之
宮亦德明興聖之比也臣切謂四祖神主宜放唐禮祔于景

靈宮天興殿方今巡幸或寓于天慶觀聖祖殿焉則奉安之所無可疑者昔唐祔獻懿于興聖遇祫即廟而享之臣切謂四祖神主祔于天興大祫之歲亦當就行享禮既足以全太祖之尊又足以極追遠之孝考之前代實有据依則祭享之期無可疑者禮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則是四親二祧止於六世而太祖之廟不以世數爲限也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蓋舉其總數而言非謂七世之祖廟猶未毀也是以周制考之在成王時以亞圉太王文王爲穆以公叔祖類王季武王爲昭并太祖后稷爲七廟焉高圉於成王爲七世祖已在三昭三穆之外則其廟毀矣惟我宣祖雖於陛下爲七世祖亦在三昭三穆之外則其禮當遷無可疑者又言宗廟之禮有天下者事七世百王之所同也而崇寧以來增爲九世三年一祫則叙昭穆而合食於祖百王之所同也而去冬祫享祖宗並爲一列謂之隨宜設位失增七廟而爲九踵唐開元之失其非禮固已甚明至於不序昭穆而強名爲祫則歷代蓋未嘗聞究其所因直以廟之前極追狹惲於增廣而已夫重葺數椽之屋輕變千古之禮臣所未諭且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今行朝官府下逮諸臣之居每加營繕顧於宗廟獨有所靳節用之術豈在是乎大抵前日之肆爲紛更則曰自我作古今日之務爲苟簡則曰理合隨宜要皆無所据依不可爲法臣今所陳定七廟之禮正太祖之位如或上合聖意願詔有司他年祫享必叙昭穆以別東鄉之尊勿以去冬所行爲例庶幾先王舊典不廢墜於我朝使天下後世無得而議詔侍從臺諫禮官等皆謂太祖開基創業爲本朝太祖正東鄉之位爲萬世不祧之祖理無可疑廖剛謂四祖神主當

遷之別宮祫祭則即而享之五年一禘則當禘僖祖任中先謂祫祭既正太祖東鄉之位則大禘之禮僖祖實統系之所自出太祖暫詘東鄉而以世次叙位在禮爲當晏原復謂正太祖東鄉之位以遵祫享之正禮僖祖而下四祖則參約漢制別爲祠所而異其祭享無亂祫享之制議上不果行自是遇祫享設幄僖祖仍舊東鄉順祖而下以昭穆爲序

孝宗乾道三年禮部太常寺言孟冬祫享其別廟懿節皇后神主依禮例合祔於神宗室祖姑之下安穆皇后神主安恭皇后神主合祔於徽宗室祖姑之下詔禮部祕書省國史院官參明典故擬定申尚書省李燾等擬乞以懿節皇后神座設於神宗幄內欽慈皇后之右少却安穆皇后安恭皇后神座設於徽宗幄內顯仁皇后之左皆少却其籩豆鼎俎并祝辭等別設並如舊制仍候酌獻祖宗位畢方詣三后位詔從之

吏部尚書江應辰等言準尚書省送到太常少卿林栗劄子祫享之禮古人不以別廟祔姑而祔于祖姑者以別嫌也按曲臺禮別廟神主祔于祖姑之下有三人則祔於親者既祔于祖姑又各祔于親者之下明共一幄同享一位之薦不得別設幄次矣從來有司失於檢照將別廟神主祔享之位別設幄次若別設幄次當在舅姑之下豈得上祔于祖姑乎今來太廟祫享懿節皇后祔于神宗幄祖姑之下別設幄次在哲宗徽宗之上此其不可者一也神宗與三后共享一位犧牲粢盛之薦而懿節來祔獨享其一今來安穆皇后安恭皇后各設幄次祔于徽宗幄祖姑之下徽宗與三后共享一位之薦而安穆安恭共享其二揆之人情夫豈相遠此其不可者二也且祔之言附也孫婦之於祖姑其尊卑絕矣禮無不順祔豐而尊殺祔伸而尊屈將得爲順乎栗切謂別廟神主

祔于祖姑之下宜執婦禮不當別設幄次陳其籩豆列其器
俎亦不當別致祝詞但於本幄祖姑之下添入別廟祔享其
皇后某氏於禮爲稱
淳熙元年詔議祫享東鄉之位
吏部侍郎趙粹中言謹考前代七廟異宮合享則太祖東鄉
始得一正太祖之尊倘祫享又不得東鄉則開基之祖無時
而尊矣乃者紹興五年董弅建議乞正藝祖東鄉之尊謂太
廟世數已備而藝祖猶居第四室乞遵典禮正廟制遇祫享
則東鄉得旨下侍從臺諫集議既而王普復有請當時集議
如孫近李光折彥質劉大中廖剛晏原復王俣劉寧正胡文
脩梁汝嘉張致遠朱震任中先何慤楊煥莊必强李弼直皆
以其議悉合於禮藝祖東鄉無疑乞行釐正時臣叔父渙任
將作監丞因陛對奏陳甚力据引詩禮並文乞酌漢太公立

廟萬年南頓君立廟章陵故事別建一廟安奉僖順翼宣四
位烝祫禘嘗並行別祀而太祖皇帝神主自宜正位東鄉則
受命之祖不屈其尊遠祖神靈永有常奉光兗皇帝深以爲
然即擢董弅爲侍從叔父渙爲御史是時趙霈爲諫議大夫
以議不已出倡邪說以害正然亦不敢以太祖東鄉爲非不
過以徽宗在遠宗廟之事未嘗專議以此宣言脅制議者而
欲祫享虛東鄉今若稽以六經典禮三代之制度定藝祖爲
受命之祖則三年一祫當奉藝祖東鄉始尊開基創業之主
其太廟常享則奉藝祖居第一室永爲不祧之祖若漢之高
祖其次奉太宗居第二室永爲不祧之宗若周之武王若僖
順翼宣追崇之祖一稽舊禮親盡而祧四祖神主別議遷祔
之所則臣亦嘗攷之祔於德明興聖之廟唐制也立太公南頓
君別廟漢制也前日王普既用德明興聖之說而欲祔於景

靈宮天興殿朱震亦乞藏於夾室今若酌三代兩漢別廟之
制與唐陳京之說或別建一廟爲四祖之廟若欲事省而禮
簡或祔天興殿或祇藏太廟西夾室每遇祫享則四祖就夾
室之前別設一幄而太祖東嚮皆不相妨庶得聖朝廟制盡
合典禮詔禮部太常寺討論既而衆議不同乃詔有司止遵
見行祫享舊制行禮
紹熙五年閏十月時寧宗已即位詔別建廟遷僖順翼宣四帝神主太
廟以太祖正東向之位孟冬祫享先詣四祖廟室行禮次詣太
廟逐幄行禮詳見天子廟制
孟冬祫享儀注
時日
太廟三年一祫以孟冬之月其年太常寺預於隔季以孟冬時
享前擇日祫享太廟關太史局擇日報太常寺太常寺參酌訖

且時日散告
齋戒
前享十日受誓戒於尚書省其日五鼓贊者設位版於都堂下
初獻官在左刑部尚書在右並南向並終獻禮官位於其南稍
東北向西上監察御史位於其西稍北東向戶部兵部工部尚
書押樂太常卿光祿卿押樂太常丞光祿丞位於其南稍西北
向東上凡設太常丞光祿丞位皆稍却奉禮協律郎太祝太官令內常侍內謁
者薦香燈宮宮闈令扶持內侍捧腰輿內侍位於其東西向北
上捧俎官位其後質明贊者引行事執事官就位立定禮直官
引初獻降階就位禮直官贊揖初獻搢笏讀誓文
云十月某日孟冬祫享太廟各揚其職不共其事國有常刑讀
訖執笏禮直官贊奉禮郎協律郎太祝太官令內常侍以下先
退餘官對拜乃退散齋七日治事如故宿於正寢不弔喪問疾

作樂判書刑殺文書決罰罪人及與穢惡致齋三日光祿卿丞太官令齋一日二日於本司宗室於睦親宅都廳如相妨即於宗學餘官無本司者並於太廟齋坊內侍以下亦於太廟齋坊致齋質明至齋所唯享事得行其餘悉禁前享一日質明俱赴祠所齋坊官給酒饌享官已齋而闕通攝行事陳設除設權奉安別廟南神門外東向及不設皇帝位版止設三獻禮官位外並同朝享太廟

別廟神主過太廟

前享一日捧擎腰輿內侍官援衛親事官等宿於太廟齋坊享日丑前五刻所司陳行障坐障等於別廟東偏門外設腰輿於殿之下南向少頃禮直官贊者分引內常侍以下於殿庭北向西上重行立別廟內常侍行事禮直官引餘官皆贊者引贊者曰再拜內常侍以下皆再拜本廟宮闈令升殿開室捧懿節皇后安穆皇后安恭皇后神主至室門次引內常侍北向俛伏跪稱攝內常侍臣某言請懿節皇后安穆皇后安恭皇后神主祫享於太廟降殿乘輿奏詣俛伏興凡內常侍奏請准此又宮闈令捧接神主內常侍前引置於輿內常侍以下分左右前導詣太廟南神門外幄次東向權奉安援衛親從官等至太廟門外止障坐障至太廟南門外止內常侍以下俟導引詣殿上神幄如儀省牲器儀同朝享太廟

晨祼

享日丑前五刻行事用丑刻祠祭官引宮闈令入詣廟庭北向立祠祭官曰再拜宮闈令再拜升殿開室整拂神幄帥其屬掃除退就執事位次引薦香燈官入詣殿庭北向立凡宮闈令薦香燈官行事皆祠祭官引祠祭官曰再拜薦香燈官再拜升殿各就職事位次樂正帥工人二舞人就位登歌工人俟監察御史點闕訖升西階各就位次太官令光祿丞帥其屬實饌具畢光祿丞還齋所次引光祿卿入詣殿庭席位北向立贊者曰再拜光祿卿再拜升殿點視禮饌畢次引監察御史升殿點閱陳設糾察不如儀凡點視及點閱皆先詣僖祖位以至次位光祿卿

還齋所餘官各服祭服次引行事執事官詣東神門外揖立定
禮直官贊揖次引押樂太常卿太常丞協律郎次引監察御史
奉禮郎太祝太官令入就殿下席位北向立次引初獻戶部兵
部工部尚書終獻禮官入就殿下席位西向立祭官於殿上贊
奉神主次引薦香燈官入室搢笏於祏室內奉帝主出詣殿上
神幄設於座（奉神主詣神幄同於几後啓櫝巾覆之）執笏退復執事位次
引宮闈令奉后主如上儀（以青羅巾覆之）退復執事位初殿上贊奉神
主內常侍以下於太廟南門外神幄奉別廟懿節皇后安穆皇
后安恭皇后神主腰輿入南神西偏門至殿下南向內常侍以
下北向立贊者曰再拜內常侍以下再拜俟殿上奉神主訖內
常侍稍前奏懿節皇后安穆皇后安恭皇后神主祫享於太廟
奏訖退詣懿節皇后安穆皇后安恭皇后神主前奏請降輿升
殿奏訖宮闈令捧神主升自泰階至殿上本廟宮闈令捧持懿

節皇后神主附於神宗神幄內欽慈皇后神主之右安穆皇后
安恭皇后神主附於徽宗神幄內顯仁皇后神主之右各設于
座（奉神主設於座並如上儀）內常侍以下退詣東神門內道南西向立以俟
祠祭官於殿上贊奉神主訖禮直官稍前贊有司謹具請行事
贊者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次引監察御史押樂太常卿太常
丞奉禮協律郎太祝太官令各就位立定（太官令就僖祖位尊彝所）次引初
獻詣盥洗位北向立搢笏盥手帨手執笏詣爵洗位北向立搢
笏洗爵拭爵以授執事者執笏升殿詣僖祖位尊彝所東向立
（若南北向神御尊彝所即皆西向立酌獻准此）執事者以爵授初獻初獻搢笏跪執爵
執彝者舉冪太官令酌鬱鬯訖先詣順祖位尊彝所北向立（諸
北向神位尊彝所即南向立酌獻准此）初獻以爵授執事者執笏興詣僖祖神位
前西向立（若南向神位即北向立酌獻准此）搢笏跪次引奉禮郎搢
笏南向跪執事者以爵授奉禮郎奉爵授初獻初獻爵以鬯祼

地奠訖以瓚授執事者次執事者以幣授奉禮郎奉禮郎奉幣授初獻訖執笏興先詣順祖神祖前西向立（若北向神位即東向立）初獻授幣奠訖執笏俛伏興少退再拜次詣順祖位翼祖位宣祖位太祖位太宗位眞宗位仁宗位英宗位神宗位哲宗位徽宗位欽宗位懿節皇后位安穆皇后位安恭皇后位祼鬯奠幣並如上儀訖俱復位協律郎跪俛伏舉麾興工鼓柷宮架作興安之樂孝熙昭德之舞九成偃麾戛敔樂止（凡樂皆協律郎跪俛伏舉麾興工鼓柷而後作偃麾戛敔而後止）既晨祼薦香燈官入取膋燎於神位前太官令取肝以鸞刀制之洗於鬱鬯貫之以膋燎于爐炭薦香燈官以肝膋詔於神位又以墮祭三祭於茅苴退復位

饋食

享日有司帥進饌者詣廚以七升牛于俎（肩臂臑在上端肫胳在下端正脊一直脊一橫脊一長脊一短脊一次升羊豕如牛各實于一俎每位牛羊豕各一皆二骨以並在中）次升羊豕如牛各實于一俎每位牛羊豕各一入設於饌幔內俟初獻既升祼訖捧俎官入執事者捧俎入詣西階下次引戶部（兵部奉羊工部奉豕）兵部工部尚書詣西階下搢笏奉俎（戶部奉牛）升殿宮架豐安之樂作詣僖祖神位前西向跪奠（若南向神位即北向跪奠北向神位即南向跪奠）先薦牛次薦羊次薦豕各執笏俛伏興有司入設于豆右腩胃膚之前（牛在左羊在中豕在右）次詣每位奉俎並如上儀樂止俱降復位初奠俎訖次引薦香燈官取蕭合黍稷擩於脂燎于爐炭當饋熟之時薦香燈官取菹擩於醢祭于豆間三又取黍稷肺祭如初俱藉以茅退復位次引太祝詣神位前北向立次引初獻再詣盥洗位宮架正安之樂作（初獻升降行止皆作正安之樂）至位北向立搢笏盥手帨手執笏詣爵洗位北向立搢笏洗爵拭爵以授執事者執笏升殿樂止登歌樂作詣僖祖位酌尊所東向立樂止登歌基命之樂作（順祖位大寧之樂翼祖位大順之樂宣祖位天元之樂仁宗位熙文之樂哲宗位重光之樂太祖位皇武之樂太宗位大定之樂眞宗位熙文之樂英宗位治隆之樂神宗位大明之樂哲宗位重光之樂徽宗位大成之樂欽宗位大成之樂）

之樂徽宗位承元之樂欽宗位端慶之樂
懿節皇后安穆皇后安恭皇后歆安之樂執事者以爵授初獻
初獻搢笏跪執爵執尊者舉冪太官令酌著尊之醴齊訖先詣
順祖位酌尊所北向立初獻以爵授執事者執笏興詣僖祖神
位前西向立搢笏跪執事者以爵授初獻初獻執爵祭酒三祭
于茅苴奠爵執笏俛伏興少立樂止次太祝搢笏跪讀祝文讀
訖執笏興先詣順祖神位前東向立（若北向神位即西向立）初獻再拜次
詣每位行禮並如上儀太官令復詣僖祖次詣每位行儀並如
上儀太官令復詣僖祖位酌尊所太祝復位初獻將降堦登歌
樂作降堦樂止宮架樂作復位樂止文舞退武舞進宮架正安
之樂作舞者立定樂止次引亞獻詣盥洗位北向立搢笏盥手
帨手執笏詣爵洗位北向立搢笏洗爵拭爵以授執事者執笏
升殿詣僖祖位酌尊所東向立宮架作武安之樂禮洽儲祥之
舞執事者以爵授亞獻搢笏跪執爵執尊者舉冪太官令

酌盎尊之盎齊訖先詣順祖位酌尊所北向立亞獻以爵授執
事者執笏興詣僖祖神位前西向立搢笏跪執事者以爵授亞
獻亞獻執爵祭酒三祭于茅苴奠爵執笏俛伏興少退再拜次
詣每位行禮並如上儀樂止降復位初亞獻將詣太室次引終
獻詣洗及升殿行禮並如亞獻之儀復位初終獻畢既升次引
七祀及配享功臣禮位詣盥洗位搢笏盥手帨手執笏詣神位
前搢笏跪執爵三祭酒奠爵執笏俛伏興再拜詣次位並如上
儀退復位（唯七祀先詣司命位奠爵訖興少立次引太祝進次詣神位前北向跪讀祝文讀訖退復位禮官再拜）次
引太祝徹籩豆（籩豆各一位豚故麸登歌恭安之樂作卒徹樂止次引宮
闈令東茅訖俱復位禮直官曰賜胙贊者承傳曰賜胙再拜在
位者皆再拜送神宮架興安之樂作一成止祠祭官於殿上贊
奉神主入祏室次引薦香燈官搢笏奉帝主入祏室（薦香燈官先捧匱置
於神座納神主於匱訖捧入祏室）執笏退復位次引宮闈令奉后主入祏室並

如上儀退復位若別廟神主還本廟則候祠祭官贊納神主次引內常侍以下先入詣殿庭北向立俟納神主訖次引內常侍升殿詣神宗神幄內於懿節皇后神主前奏請懿節皇后神主降殿乘輿并詣徽宗神幄內安穆皇后神主前奏請恭皇后神主前奏請並如上儀赴本廟奏訖宮闈令捧神主降自泰階內常侍前導名置於輿內常侍以下分左右前導腰輿出太廟南神西偏門至朝門外援衛親事官等援衛還別廟如還太廟之儀腰輿至本廟殿下北向內常侍詣腰輿前奏請懿節皇后安穆皇后神主降輿升殿奏訖復位本廟宮闈令捧接神主升殿並如太廟之儀闔戶以降內常侍以下北向西上立贊者曰拜內常侍以下再拜訖退　次引初獻戶部工部兵部尚書亞終獻禮官就望瘞位有司詣神位前取幣束茅置於坎次引監察御史押樂太常卿太常丞奉禮協律郎太祝詣望瘞位立定禮直官曰可瘞賓主半坎本廟宮闈令監視次引初獻以下詣東神門外揖位立禮直官贊禮畢揖訖退次引禮官詣西神門外七祀望燎位西向立有司置祝版於燎柴焚訖退太官令帥其屬徹禮饌監察御史詣殿監視收徹訖還齋所宮闈令闔戶以降乃退太常藏祝版於匱光祿卿以胙奉進監察御史就位展視光祿卿望闕再拜乃退